

年

卷

期

1

1

第

第

FEB 2 - 1933

新報

號刊創月一



新壘文藝月刊社

啓事 一：

本社社址設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六十八號，凡接洽編輯事務及推廣，發行，廣告等務請至此處或函寄上海第一七四六號信箱交本社亦可。

啓事 一一：

本社現租定上海郵務管理局第一七四六號信箱，凡蒙投稿及交換，寄贈書報等，均請直投此箱交本社。

啓事 一二：

凡預定閱本刊者，請至下列本刊代定處接洽即妥：

- 一，上海公共租界靶子路華僑圖書公司。
- 二，上海河南路漢口路口蔚藍書局。
- 三，上海四馬路中市羣衆圖書公司。

惟一印刷公司
廣告



本社承印	中西書籍	報章雜誌
五彩石印	禮券單據	美術圖畫
招貼傳單	名片禮帖	出品精良
定價低廉	承蒙惠顧	無任歡迎

新壘月刊

一月創刊號

文

新的壁壘

李 猷 生 (二)

文學派別之產生及其對壘

榮 植 (一一)

自由詩與十四行

小 鵠 (一五八)

政治之路與文藝之路

李 猷 生 (二五五)

小

灰色牛 (長篇創作)

彭子蘊 (二二)

十三

白鷗女士 (五八)

申訴

馬 兒 (八六)

蠢子

白 木 (二三四)

狐

笑 驚 (一四九)

葬禮

虹 電 (一七九)

出路

萬仲文 (二三五)

劇 戲

▲藝術家之妻

榮 植 (一一二)

詩 兩 首

▲我已成了一條耕牛
▲從黃昏到天明

子 蘊 (二六七)

小

品

遊動圓木 (日本 萬西善藏)
得不到結論的問題

劉石克 (二九九)
舒景屏 (二〇〇)

作 家 評 傳

詩史吳梅村

猷 生 (二二三)

文 壇 消 息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之回顧

天 狼 (二〇四)

(二四九)

蘇聯今年銷路最廣之小說(芷)
阿非利加之文藝獎金(芷)
戰後法德文壇新人(芷)
詩人歐本汗逝世(芷)
安戰國時代之英出版界(芷)
熱河的新作(芷)
巴黎的音樂(鑑平)
巴勃的戲劇博物院(鑑平)
蕭伯南將來的命運(鑑平)
托羅斯基的新作(鑑平)
安羅斯的新作(鑑平)

編後的話

編 者 (二五九)

THE

第一卷 第一期

一月號

FOOTBALL

JANUARY

新壘

VOLUME I

NUMBER 1

1933

新的壁壘

箴生

我們要從事一點文藝工作。

但在這烏烟瘴氣荒蕪頹廢的現代中國文壇上，我們不能不盡一些掃除和創造的責任。於是，我們任需要上，不能不設法建立一個壁壘，新壘月刊之出版，就是我們新的壁壘建立之開始。

我們是嗜好文藝者之一羣，但不過嗜好而已，對文藝沒有什麼企圖，更說不上什麼野心。所以，從來祇有做文藝講座下的聽衆，做文藝劇台下的觀衆。但是，我們文藝王國裏的發號施令者，不知怎的，沒有樹起令我們佩服的權威，沒有給我們一個滿意的印象。我們以前之研究文藝，賞鑑文藝，是希望瞭解文藝，以文藝充實我們的生活，表現我們的生命。然而結果沒有如我們的願望。於是，我們便無暇估量我們的力量，要盡文藝王國國民的義務，爲我國文藝盡些責任。

我國舊時代的文藝，給五四運動中之新文化運動高潮捲蕩之後，已無力挽回其衰敗沒落

的命運。而承繼者，當然是跟着新文化運動而興的各種各式的新文藝運動。配了我國十餘年來之文藝界。在此短促的十餘年中，幾乎將歐洲二百年來之先或後或同時的搬演過來。如果我們的文藝家，忠實地，正確地，對文藝負有令人滿意的成績，不至於令人興起新文藝運動原是這麼一回事之感。自我國國物興而至衰敗之幾年，中國文藝界，又似乎開了特別快車，有急速發展的傾向，然而深刻一點來考察，則文藝實在已跑入魔道，所謂差強人意的成績，實微乎其微。到了現在，割據中國文壇的各種文藝派別，無論其為舊有的，或新起的；或為一般少爺紳士們所迷戀為精神的鴉片，或為一般政治運動者利用為黨派的工具，甚而至於以之做巴結要人之進身階，求名求利之敲門磚，不但文藝的價值和意義為之失掉，即從事於文藝者的人格與氣節，亦為之蕩然無存，以前以中國新文藝運動沒有多大成績為可憾者，現在則以造成衰敗墮落為可悲，使人望而灰心，聞而短氣。此種不幸的原因之構成，實由於一般致力於文藝者，對於文藝，抱着他種的見解。他們曲解文藝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把文藝帶上歧途。於是有價值的文藝作品無從產生，有意義的文藝使命，無從履行。

我們，研究文藝的我們，賞鑑文藝的我們，以文藝為充實與表現生命的我們，便下了一



新 的 壁 墨

嘗試個的決心，以從事於文藝運動，即不能積極地，爲中國文藝界找出一條正確而光明遠大的前路，也要消極的爲中國文藝界做點應做的工作。

在此，我們謹略表明我們對於文藝的態度：

第一，文藝的解釋如何？在中國文學史上固然找不到相當的術語，不過在東西洋文學家，則有各種不同的說明。如托爾斯泰，認藝術爲人類情緒傳染的手段。廚川白村，則認文藝是生命力用絕對的自由而表現的唯一的機會。莫泊桑對藝術之解釋，則謂各人對於世界都有一種幻象……著作家之能事，便是誠實實質的用他所有的藝術方法，將這幻象表現出來。但蘇俄之共產黨代言人布哈林，於認文藝爲社會生活的產物之後，則跟着說，文藝非依社會之勞動的生產之一定的水平線，必凋萎而至滅亡。此種負有執行黨的文藝政策任務的曲解，與純文學的解釋，當有若干之不同。至我們則認定，文藝是人生深處之描寫，是人類靈感之火花。此人生深處，人類靈感，不是什麼創造生活，組織生活，影響生活，批評生活，認識生活，表現生活……等任何一個流行術語所能代表。所以，我們認定文藝家所負的使命，其所表現的思想感情，不能絕對個人的，而要帶有客觀性，即衆人所具有之思想感情。所以文藝所表現的，與其說是作家自我的生命，無甯說是社會大我的生命，換句話說，文藝不祇

是作家個性之流露，而同是時代精神之代表。文藝的任務，是永久的，絕對的，不能用文藝領域外旁的東西所能代替。「牠有時給予社會思想家們的理論以解釋，有時候可以供給實際的例證，有時候甚至於會攪到連社會思想都未及批評或剖解的硝碎地方去」，（語見現代月刊蘇汝君之「論文藝上的干涉主義」）。是文藝本身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是不能因別的東西和關係而拋棄的。所以，著作者，不要忘記他在某種環境事物中生存，在某段時代階程中而佔在。要對文藝固有的任務負責，不能對文藝領域外什麼任務來負責。所以我們第一，要認清楚文藝本身所具的價值和意義，對文藝負其純正的任務。

第二，我們以為文藝不是科學，也不是道德，更不是主義。科學是理智的發現，是人類智識的體系；道德是意志的發現，是人類行為的體系；主義是政治，經濟，社會現象思想之分析與組合，是人類政治社會制度的信仰的體系。文藝固然離不掉理智與意志，離不掉政治社會制度的影響。但文藝是感情的流露，是人類感情的組織與生命之交流。其主要的原素，就是感情。所以，文藝雖與科學，道德，主義有相當的連帶關係，但却於科學，道德及主義領域之外，自為一特殊的領域，自有其特殊的法則，是不容許旁的東西所能侵略與強姦的。而年來之文藝運動者，過去的，什麼民族主義文藝，三民主義文藝；現在的，什麼無產階級

文藝，馬克司主義文藝。或是什麼政治口號的××主義文藝，他們是黨派的文藝政策之宣傳者，不管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也不管「斧頭鐮刀，紅旗階級」在亂噴，皆欲文藝為政治宣傳的工具，為其所依附之政治勢力及集團欺騙人們的勾當，不惜歪了文藝的標準，把文藝拉入狹道中，以達到其個人缺乏道德觀念的某種目的，或完成其個人缺乏理性的政治偏見。以此種不純正之行爲以利用文藝，在政治者眼光看來，固然是高明，但在文藝者看來，實在是卑劣。我們對於任何黨派所信奉的主義，站在政治立場，固然應該尊重他們各人的信仰，因為無論何種主義，都沒有絕對的好與壞。是不能非議的。但站在文藝的立場，此種黨派的宣傳員，以文藝來主義化，以文藝來政治化，黨派化，我們是極端反對的。現在，民族文藝與三民主義文藝，雖然放棄其佔領的文藝地盤，而所謂無產階級馬克司主義的文藝者還在如日本人一樣，高唱其自衛與合法。於是，反對文藝上的干涉主義的沉痛呼聲，在本刊籌備中，已呼喚出來，所以我們更有勇氣的，提出第二個主張，鞏固文藝之壁壘，反對文藝主義化，黨派宣傳化。

第三，我們在前面已引用過廚川白村的說話，認「文藝是生命力用絕對的自由而表現的唯一的機會」的一句話。廚川白村跟着說：「因為有向較高，較大，較深的生活而躍進創

造的慾求毫不受拘束地表現着，所以在這裏面常常暗示着大的未來。從過去直到現在的生命之流，只有在文藝中得作別處所不能有的自由的飛躍」。所以我們對於著作的見解，主張各人運用其生命之力，本着文藝的價值與意義，活躍的，自由的，將自己對於世界的幻象，用藝術的手腕，創作出來。祇要創作具有文藝的意義和價值，什麼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我們是不管的。不必在文藝領域內割地自封的。同時，祇要其作品具有文藝的意義與價值，無論其爲什麼階級，資產階級也可，無產階級也可，小資產階級也可，都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以藝術眼光來看藝術，不願以政治經濟眼光來看藝術。所以，卽不是特意以一種固定主義來創作作品，不違背藝術法則而其純正的藝術觀念，偶然流露其信仰，我們也不反對的。不過，廚川白村又說：「文藝」常在那裏發見具創造新世界，故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現象上還沒有出現的事情，早已在文藝的作品中暗示又啓示着」。那麼，無論在文藝上，或政治主義上的殘尸，非有做大生命力的作者所願留意的。所以我們第三個主張，是要作品具有文藝的意義與價值。是要文藝創作的活躍與自由。

我們根據上述的主張，打算致力於下面幾種工作：

其一，沒有理論，便沒有行動，列甫的一句政治口語，有人以之運用到文藝領域內。自

然，文藝是要有正確的理論。（但不是受政治力量支配的理論）在現在的中國文壇，理論有建設之必要。但若果披襲了蘇俄共產黨文藝政策之文藝宣傳綱領，或為日本的左翼作家的應聲言論，或者搬運來若干西洋某偏見文學家之理論，是不必的。我們不能無條件無異議的接受任何理論。我們要為今後之文藝界，以藝術科學的知識，來開始建設理論。但此種創造工作，是非常困難的。惟其困難，必要用許多的精力，長久的時間，才能夠擔負得起。但此乃每個致力於文藝者責無旁貸的天職，我們的力量雖還薄弱，但相信必有許多和我們抱有相同主張的人，和我們一起努力，完成此偉大的工作。其二，我們要本我們的基本主張，運用藝術固有的法則，拿出公平的態度，努力於文藝批評的工作。從批評中，以充實我們文藝理論，優秀的文藝作品之產生，正有待於正確的文藝批評之指導和贊助。我們知道中國文藝界尚缺乏一種正確的文藝批評。而許多所謂批評家：有些把文藝批評來做政治鬥爭的戰術。有些把文藝批評做書店老板的廣告。有些則迷信其萬壽無疆的人性論，有些則以個人趣味為轉移。其他互相標榜，互相攻訐，更說不勝說了。凡此種種，不但不是正確的文藝批評，且說不上文藝批評。要樹立正確的文藝批評，非擺脫一切政治的，商業的，個人的利害，拿出正確的文藝主張和公正的批評態度來工作不可。其三，說到創作，非具有相當的文藝素養，非具

有深厚的藝術天才，不能有偉大成就的。這一點知非我們所能擔任的。但我們已經從事於文藝了，又不敢妄自菲薄，仍當盡我們一點一滴的能力做去。我們相信，我們的主張能正確，只要具有素養與天才的文藝作品們，參加我們工作，則優秀的文藝作品，自不難產生出來。

其四，關於翻譯，我們則本介紹之旨。不過介紹而已，不是無條件接受其主張，不是以之做我們的偶像。只要有文藝的價值與義意，或者可以供我們文藝界之參考和補助，我們都願意介紹的。

至此，我們願意表示我們的真摯態度，使閱者明白：

第一，我們是純粹站在文藝的立場上來做文藝運動。我們中有些人過去雖飲了那革命的迷湯，參加過深悔當初之革命工作。但革命現在被踏壞了，我們不願繼續此無意義的政治工作，加重靈魂的擔負。我們於是脫離了一切黨派的政治關係，回復當年之我——社會之人。所以，我們之從事文藝運動，就是恢復我們的社會事業。不是出於任何黨派的命令，也不願有些微的任何黨派的意味。我們只對於我們的人生觀負責，對於我們的文藝見解負責，絕不對於什麼黨派負責。總之，我們的結合，是為文藝而給合，根據友誼而結合。我們之致力文藝，完全由於個人的自由和自動，我們是為人生而藝術的。如果以我們曾參加過政治工作為嫌

時。則我們可以說我們是爲藝術而藝術。這是希望閱者注意的。第二，文藝理論有待於我們之開始建設，上面已經說過，但此文藝之建設，須賴集思廣益，共同討論。辯論是發見真理的最好方法，真理是愈辯論而愈明。惟有從不斷的討論中。始能把理論體系建設起來。我們的主張，已經舉出來了。贊成的，固希望他來參加，即反對的，也歡迎提出意見來討論，要是反對者提出的是對的，我們都樂從，而反之，以我們主張爲對的，則我們希望大家共同而努力。真理具我們的目的，偏見是達到此目的的障礙，唯有虛心才是達到此目的的唯一途徑，這是我們的真摯態度，讀者應該瞭解的。

我們是新起的一枝孤軍，新建的一個壁壘。我們既集合我們的隊伍，認定我們的目的。消極的，我們願以我們薄弱的力量，爲被侵略之文藝防守其固有之領域。積極的，在陰霾所佈爲文藝國土裏衝出一條光明的大道。我們要盡我們的天職，不肯自餒其氣，我們不能做一個創造者，也要作一個發起人，我們歡迎我們的主張之反對者，對我們使用其有用的武器，我們更歡迎我們主張之贊成者，來參加我們的作戰計劃。而其能力優越，足以領道我們者，尤其是我們所歡迎。

這是我們開始新的壁壘之建設的獻詞。

文學派別之產生及其對壘

榮楨

文學是人生的明鏡，牠在反映人生中的一切。

因此，如果說，人生是多方面的，那麼，反映在文藝上的，便也不得不不是多方面的了。如果說，人生便是一個戰場，那麼，反映在文壇上的，便也非是一個戰場不行了。不看見嗎？在文壇這一個戰場上，不都各已築就了他們底壁壘，正像是人生的戰場上各築就各的壁壘一樣嗎？不過他們所使用的武器一者是鎗，一者是筆吧了。

自從地域的差別，造就了民族間的隔膜之後，民族間的壁壘便由此產下了。這樣，反映在文學上的，便有了所謂民族文學，有了民族文學的對立。其次，自從私有財產制度造就了人類的階級之後，階級間的壁壘便由此產生了。這樣，反映在文藝上的，便有了階級文學，便有了階級文學的對立。因此，從科學的立場上，我們可以承認，不管是民族文學或階級文學，在民族與階級的界限沒有消滅以前，都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且必然地存在。

然而，不知是人性之愛走極端，或是被某種卑劣的政客官僚所利用了，使提倡民族文學的人，不能真正反映其民族意識，而專以宣傳民族間的仇視爲其職志，因而形成了帝國主義

及資產階級之利用，以麻醉其壓迫下的民衆，使其忘却其政治與經濟上的革命意識，進而爲其所謂愛護祖國的名義，替那一般野心的政客官僚去搗炮灰。而一般提倡階級文學的人呢？同樣也不能真正反映其階級意識，因爲信仰的關係，只得削足就履，將自己底階級意識勉強變了轉來，結果，在文學上，作成了一種非驢非馬的東西，在意義上，又僅僅成了一种宣傳階級鬥爭的工具，而湮滅了文學的實在意義。

這樣一來，便將所謂民族文學，階級文學送入了墳墓，使牠們永遠沒有超生的機會。就是有一篇兩篇東西產生出來，然而，其結果不是成了一种宣言符籙式的文字，便即成了一种死板而無生命的東西。

在這時候，有一部分感覺到這種缺陷的青年，深深地認識了所謂文學，畢竟不是政治宣傳的工具；不論怎樣，文學自有其獨立的存在，文學的創作，是不能被任何文學以外的東西利用的。

然而，爲了補償這種文學上的缺陷，他們不惜隔絕人生，而創造了一种獨立的純美的文學。他們因爲忍受不住現代社會的一切慘酷而使人不堪的現象，想在這種現象中找尋一種麻醉的方法。於是他們建築了一座幽靜的隔絕人世的囂嚷的象牙之塔。他們深深地躲在象牙塔

中，享受詩人的純美的生活。

因為能夠過這種幽美的生活的人，至少在經濟上把握住了某種優勝的地位。他們雖然想隔絕了人生，而終於隔絕不了人生，於是，在有意識與無意識的當中，他們表現了他們底階級意識，他們表現了他們人生中的優越的地位。結果，偶爾從他們底象牙塔中，流露出來了一聲兩聲的歌詞，便不免為那些正是求之不得的資產階級與統治勢力所利用，以作為麻醉其壓迫下的民衆之反抗意識與戰鬥意識的工具。

爲了麻醉人生與忘却人生，他們便不得不離開大衆，走向與大衆也許是極端相反的個人意識之生活中去。他們將人生沉醉於醉酒婦人之中，便產生了『酒嘯！愛嘯！』的文學；他們將人生沉醉於自然享樂之中，便產生了『花呀！月呀！』的文學。在當初，未嘗不發自其內心的真情，尚不失其美的意義；往後，因為醉酒婦人之沉湎，因為自然風月之陶養，他們生命中的生命力被消失了，靈魂中的剛強意識被消失了。於是，結果便只能產生那種奴隸化的，柔弱的，靡靡之音的文學，而唯美文學的生命也就不宜告壽終正寢了。

這種文學的別一支派，便是所謂偵探小說與俠義小說之類。他們也是一批批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出路，而又不能忍受社會的壓迫與剝削的人。他們沒有反抗的精神與堅強的意志，

然而又不忍肉麻地去叫喊那種『花呀！月呀！愛人呀！』的聲調，於是他們不得不將他們底靈魂，寄託在渺茫的幻想之中，而神怪小說產生了；他們不得不將他們底反抗意識麻醉於復仇的夢幻之中，而俠義小說產生了；他們不得不迎合封建社會的神祕的心理，而偵探小說產生了。他們之創造文學，並不發自己心的真情，而只是對社會的迎合與投機，所以他們永遠產生不了有價值的有生命的文學，所以他們也可以說是唯美文學中之下乘者。

時代到了現代，社會的複雜，反映了歷史上的多少世紀。我們試走到馬路上去，一個離奇的現象也許會使你叫喊。那兒有代表原始經濟的拉水車；也有代表手工業經濟的小販；那兒有代表封建經濟的人力車，也有代表資產主義經濟的汽車，電車以及電線，電話之類，從這樣經濟的多樣性，反映到人底意識的多樣性；又從人底意識的多樣性，反映到社會趣味的多樣性，——這是文學派別之所由生及其成立的理由，也是他們能夠併存於現代的原故。

然而，爲了取得一個時代的信仰，他們不得不標榜自己底成功；爲了標榜自己底成功，却不得不詆毀與自己底理論不相同的文學團體之失敗，而文壇上的對壘的事實，也就在這當兒發生了。

假如是研究過文學史的人，當能夠知道：在過去，爲了人生與純美的問題，在世界文壇

上曾引起過如何劇烈的鬥爭。爲這鬥爭而築下的堅固的壁壘，一直到現在還和萬里長城一樣地被保存着，被牠們底信仰者所看守着。

假如是留心過現代文學的人，當能夠知道，在不久以前，爲了階級與民族文學的問題，與「社會定貨說」之探討的問題，在世界文壇上也曾引起過如何劇烈的鬥爭。爲這鬥爭所築下的壁壘，也一樣被保存着，看守着，雖然牠們底聲骸已不得不隨着時代的演進而冷淡了，而沉寂了。

中國是一個落伍的國家，不獨在物質的設備上，使人覺得相形見拙；就是以此著名的文化建築，也要覺得遠不如人。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方面，因爲物質設備之缺乏，其不如人，那是當然的結果；就是物質的影響比較弱一點的文學，也只能跟隨他人，替他人吹噓筒，作他人底尾巴主義者。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從此以後，因爲專制政體之鉗制，在思想上不能夠自由，在生活上亦備受束縛，所以一直到新文化運動以前，在中國文學上表示的不外以下的兩種思想：第一，是對君主貴族的歌功頌德，其次是避免政治的牽連的遁世思想。前者的目的是在替君主貴族產生娛樂的藝術，進而替他們麻醉一般有思想的民衆。這樣的藝術，

在文學史上，固然沒有取得他們的地位。然而後者，因為政治的壓迫促成思想界的統治，使一般即使是有反抗意識的文學者，也無法露其頭角；其具有反抗意識的文學作品，則更無法發表出來了。而唯美文學，幾乎佔去了中國二千多年的文壇，也正是這個原故。

五四運動既作，中國文壇，立刻隨着整個的文化運動，而洶湧澎湃起來。無疑地，這是幾千年的文化思想之一個大的反動。因此，如果說，中國過去的文化思想是保守的話，那麼新文化運動時代，便是一個絕對的解放。因為他底解放，所以一切舶來的思想，都得如潮水般地湧了進來。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雖然也有過經學派與漢學派的種種的鬥爭，然而，那是他們研究學問的態度不同，並不是人生觀有什麼根本的差異，也不是對文學的特別的態度。所以像中國近代文壇上所出現過的什麼主義，什麼派別，那幾乎都是囫圇吞棗地從外國舶來，沒有那一種是中國原有的文學的派別。就使有，那也已經染上了一層西洋文學的色彩了的。

我們并不盲目地反外國文化之輸入，適得其反，我們也深深地覺得：新文化運動，復活了中國的文化。至少牠已使中國文化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這新的出路，便給與了中國文化以新的生命。文學是整個的文化結構之一部，新文化運動的着重點，無疑地也偏重在文學

方面。這樣，西洋文學潮流之輸入，那完全是當然的結果。

然而，「我們始終覺得，中國是一個無奇不有的國家，她底多樣性與變態性使人要覺得可怕。不論什麼黨，什麼主義，只要一到了中國，便像起了化學變化似地，馬上變更了他原來的性質。文學也正是這樣：牠不會逃脫這變態的命運。——文學波濤起伏得最厲害的法國，雖也曾影響過我們底文壇；革命後在文學上也驚動了世界的俄國，雖也曾影響過我們底文壇。然而，過後，他們都變了，變得與原來的性質也許是相反的地步去。這也許是使我們異常失望的地方。」（錄拙作「流沙細語」中的話）。

像德謨克拉西政體之於中國似的，近代文學者，似乎也只學會了西洋文學的表面，而未能探索其內心；因此，一切西洋文學，壞的結果，他們都學到了，而好的成績，反被他們抹煞了去。許多學者到外國留學幾年，但是，他們留學的意義，彷彿都只是爲了模仿這種壞的結果似的，這是如何使人覺得傷心的事呵！

我們曾經見過一批一批的留學生從外國回來，他們頭髮梳得光光的，裝飾到是美化了許多，問他們學會了什麼？無疑地，他們是唯美文學的研究者；我們也曾經見過許多的留學生，他們一回國來，便不顧國情與時代地作着一種人粗暴的叫喊，問他們學會了什麼？無疑地

、他們是學會了某種黨的文藝政策。

這樣，在西歐，在法國，在斯坎底那維亞，在俄羅斯，在日本，在拉丁亞美利加，……曾出現過的文壇上的戰爭又活生生地被搬運到中華民國的國土上來了。於是，他們也各個築就了一個堅強的壁壘，用筆鋒的箭互射着，互相詆毀着，互相批判着。然而，他們都各有他們值得批判的地方。

然而，我們覺得現時代的中國，已如中世紀的歐洲重入了一種極端沉悶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青年們所需要的文學，是一種表現與暴露的文學，是一種指導青年的情感向那條路的文學；表現是表現我們內心的苦悶與要求；暴露則是暴露一切黑暗勢力的罪惡。從事實的教訓，使我們覺得，中國現代的文壇，是需要建設，需要健全其自身，需要表現與暴露的力量。自然，在健全其自身的當中，我們也需要着一種嚴格的自我的批判，因為批判也正是健全其自身的一種方法。然而，我們却不能因為自我的批判，而忘却了我們表現與暴露的使命。

我們要朝朝暮暮鼓勵自我，批判自我，進而健全自我；我們要整齊我們底步伐，對准一切黑暗的勢力下總攻擊。

因為我們覺得：階級意識與民族意識之表現，那是作家自身意識作用之當然的結果。譬如生在現時代的青年，而寫富有民族意識的抗日小說；生在窮苦工人的家庭中的青年，而寫富有反抗經濟上的特權者的階級小說，都是當然的事，用不着人力去製造的。所以，我們不能同情那般帶上政治的色彩眼睛的文學作家。就使「普羅文藝」曾經在社會上出過怎樣的風頭，就使「民族文藝」怎樣大吹大擂過，但是，我們不肯插足到那園地中去，因為我們不能讓文學披上一條政治的披巾。

同時因為我們覺得：處在現時代中，人們只覺得生命的窒息與生活的恐怖。大馬路上與十字街頭充滿的是可憐的羣衆的呼聲，除了知覺麻痺與靈魂消失了的人，誰也不能安靜地住在那種幽靜的象牙塔中，過其「花呀！月呀！愛人呀！」的生活。所以我們不能同情那般醉生夢死的，唯美派的，有閑階級的文藝作家。就使「啼笑因緣」之類的東西怎樣迎合了封建社會的低級趣味，就使「江湖奇俠傳」之類的東西怎樣受到了商業資本社會的殘餘意識的歡迎，但是我們不能承認牠們的文學價值，因為我們不忍過那種醉生夢死的生涯。

我們承認文學是推進時代的力之一種，但是這種力是象徵的，而不是政治宣傳式的；我們也承認文學是一種美的感染，但是這種美是有氣節的，適應於當代社會最前鋒的要求的，

而不是娼妓式的。

我們願意根據我們底認識，從過往一切的文藝對壘中超脫了出來。我們願意在十字街頭，在大衆的空氣中，在進步青年的腦海裏，建築起一座新的壁壘來，我們更希望我們底壁壘能夠負得起這最低的也最高的使命：「表現與暴露。」其他則暫非我們所敢企望的。

十一月十七日寫於新都西隅

得不到結論的問題

舒景屏

暇與A君談及人生問題，晝亙日夜，而得不到結論。我對於他連珠式的一步緊一步的問話，每每答之以「啞然。」這好像以前在館之時，白衣常皺着眉，向我對人生問題作澈底的質疑，而我的答復，只是「以手揣他的背」；伯玉兄亦曾以「人生目的何在？價值何在？」的問題示我，而我亦只是以「人生目的在人生，價值在人生」等混蛋的話答復他。真的，人生這問題，根本就不應該談起，談起就得不到結論的。人啊！你既是人，生着好了，還問什麼呢？

不過這次A君却很有毅力，他硬要問我一個究竟。我迫得無法，對他說了下面幾句有趣的話：

（接第五十七頁）

灰色牛

彭子蘊作

獻辭

革命在路卜洵 (Roubin) 眼前幻滅過後，他曾經寫了一部題名「灰色馬」的小說；我則仿其意而作「灰色牛」。——非欲借名自高，實以「灰色」兩字，早成了我生活的骨幹；而牛又是一種蠢笨的東西，所以覺得用這種名詞很為適當。

然而，閱者諸君正不必把「灰色馬」與「灰色牛」看作一類的東西。因為它們至少有如下的出入：——

第一，「灰色馬」乃出自俄國鼎鼎大名的文學家路卜洵之手；我則連文學的氣味還不曾十分嗅到，所寫的完全是我底生活的實錄，直覺的感情，絕無半點修辭或裝做的氣味。——至於文學的結構及其章法，更非我所能辦得到的了。

第二，「灰色馬」是對革命幻滅的表示；「灰色牛」則是對人生幻滅的表示。所以「灰色馬」可以說是革命的別別動隊，「灰色牛」則為人生的別動隊。

第三，「灰色馬」是一部有計劃的日記體的小說，「灰色牛」則不過一部散漫的雜感式的雜記與書簡。雖然也許有人要把牠當做小說看待，在我寫這些東西的當初，却沒有存過佈局的觀念，因此也沒有存過寫小說的觀念。

但是，牠們也不無相同之處：「灰色馬」是對革命幻滅了的表示，而其背後實在隱藏着一種革命的熱情。我於寫「灰色牛」之時，雖然也不免表示着對人生的幻滅，而我對於人生的熱情，也許并不比他人冷。「物極必反」，這是天然的公例。路卜洵是對革命太熱望了，所以他不得不失望；我是對人生太熱望了，所以我不得不墮落。——失望與墮落正是熱望的反面，正是前進的反面。

可是，誰也知道，「灰色馬」是被斥為個人主義的作品的：「灰色牛」雖不是作品，而「個人主義」諸字，我相信也可以討得到。可是，我不管他。我底創作，正如路卜洵底創作一樣，是不為批評家而創作的。人底情感，本身便是一匹野馬，牠底放縱與不羈，終不是說教者們底教義所能規範的。

文學的創作者，我以為要有一種殉道者（*Martyr*）的精神，才能得文學的真價。顧此顧彼，勢必有所束縛，有所牽就，則於文學之真價，便不免大受損失了。我是有這信仰的人。

，所以我不惜將這種也許將受嚴重的批判的東西與世人相見，幸而能於萬千衆生中，得到一
二人的了解時，便算對得起我底「灰色牛」了。

臨了，我還得說明，「灰色馬」是取義於聖經中之某章某節。我是不相信什麼聖經的，
所以「灰色牛」並沒有什麼來歷，只是一條蠢笨，奔放，而且是灰色的牛罷了。

大家都說我是墮落了。這是當然的。一個與人們走着不同的道路，過着不同的生活，具
着不同的性僻，說着不同的言詞，懷抱着不同的思想的人，怎能不被人認爲墮落呢？而且，
這批評不止人家如此，就是我自己對自己也這麼嚴格地批評着。不敢護短，我自己也承認我
是墮落了。然而，這墮落究竟是誰的賜與？且而，我不墮落又怎樣呢？萬萬千千的上進的青
年，他們幾曾討到了上進的代價？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頭，正是他上進的結果，正是他對人類
熱望的結果，正是他對門徒忠實的結果。人類根本便是一種卑下而又卑下的東西，只有墮落
，只有玩弄，只有輕視，才能應付牠的卑下。否則，你便只有被人玩弄，被人輕視，被人踐
踏的資格。在過去，我是被人玩弄、輕視與踐踏得夠了。當我被人踐踏的時候，幾曾有人對
我同情？幾人不在旁邊對我訕笑？現在，是輪到我玩弄他人，輕視他人，踐踏而且訕笑他人

的時候了。爲了復仇，我不得不墮落；爲了洩憤，我不得不墮落。如果要顧全他人底毀謗，便是自陷牢籠，便只好供人踐踏。我恨我是覺悟得遲了，不然，也得少被踐踏幾年。猶大喇！你這千古被人唾罵的門徒！我如今才了解你底精神的偉大。

實際上。我底墮落，並不是今日開始。在我被人擯棄的當年，便已走上了墮落的道路；然而，世人不理解我，他們反說我是上進。記得我在投考X軍校的時候，我底父母曾歡喜得什麼似的，以爲我能夠擺脫一切情感的羈絆，而走入他們所謂『上進』的道路，那簡直不是他們預想得到的；我底朋友們也都說我是健者，是有希望的青年，他們覺得我能夠從失戀的苦海中自拔出來，毅然決然再走上革命的路，那不是一般人所辦得到的。其實，他們那裏知道我考X軍校的初心，他們那裏知道投考X軍校，正是我不能從失戀的苦海中自拔出來的原故；他們那裏知道，我底上進正是我墮落的開始。

假如我不想對席斯蒂（唉！那提起來便令我心痛的名字喲！）復仇，我便不會有升官發財的虛榮觀念；我不有升官發財的虛榮觀念，便不會再去考什麼烏軍官學校。其實，革命？我還講什麼革命呢？不過和大家一樣，想借此混一混頭銜，好取得一個更厲害的吸吮民脂民膏的地位罷了。老實說，不是對革命的幻滅，我何至於投身愛河？愛河既經幻滅，我還有心

再去革什麼烏命嗎？我底父母與友朋是被我欺騙了。他們用肉眼來觀察我底心靈，於是便不得不將我底墮落誤爲上進了。

現在，我個人的『命』是『革』過了。我吸吮夠了民脂民膏，不，我吸吮夠了強盜的血，我便想把這些民脂民膏，把這些強盜的血，去作一種真正的革命事業。我對人類復仇，便是我對人類的革命。因爲從來人類都厚着臉皮自認爲萬物之靈，我要用復仇的手段，也是革命的手段，革除他們這種厚臉的觀念，揭破人類一層漂亮的表皮，使他們認清人的性靈之根本的卑下，便是我底最大的成功。

自然，我是墮落了。不止他人認我墮落，我也自認墮落。但是，我對於墮落却不是他們那麼解釋的。我底墮落，正是我底革命，正是我對人類的復仇。我這種深刻的觀念，又和我前次投考x軍校一樣，是不會得到肉的眼睛的了解的。這是他們大家所以說我墮落了的主因。然而，正好，我正應該利用這種機會，進行我底復仇，也就是革命的手段，我要將我滿肚皮的憤氣，在這些可憐的動物（Poor creature）身上發洩。至於這種發洩是否正當，那當非人道說教者流所能界說的。

將正在對人類革命的人認爲墮落，將正在墮落的人認爲革命，這是現代人的根本錯誤的

觀念，我便要對這種錯誤的觀念革命；因為我以前正是他們所認為革命的人。將真正對人忠實的人認為不值一顧，將以手段以金錢收買他人底忠實的人認為可靠，這是現代人根本錯誤的慾望；我便要對這種根本錯誤的慾望革命。我要從事實上指示人們何者忠實，何是虛偽，何者歪巧，何者可靠。姜太公釣魚，曾謂「願者上釣」，我願那般上了我底釣餌的可憐虫，給與人類一個事實的警告。

一

我為什麼會這麼殘忍的呢？自己說不出來。不過，大概可以用言語表現得出來的，顯然是我對人類已失去了愛的本能作用。在我底心目中，已沒有了愛這樣東西的存在。不愛便憎，這是人性之必然。我對人類既生出了這許多憎惡的觀念，那麼，我對人類還有什麼殘忍與不殘忍呢？佐治說：「我沒有上帝，我自己便是我底上帝；我沒有愛人，我自己便是我底愛人。」人們只能以自己為上帝，只能以自己為愛人了時，對身外的一切，又有什麼殘忍與慈悲的區別呢？

我對申靜真的欺騙，當然免不了他人底非難；但是，我管他們作什麼？我既不需要同情，便無用避人非難，——怕人非難的，正是他們還在需要着人類的同情的原故。我對申靜真

的虛偽，便是我對她的忠實。實際上，自從我被擯棄過後，早已不願把她們當人看待，早只把她們當成肉的機械。人類對於一具機械，又何須什麼忠實與不忠實呢？

昨日在馬路上奔跑的時候，在道路旁的報章上，偶爾看到如下的幾句話：『一個人不能安慰自己，而需要他人底安慰，這是無聊；一個人不能鼓勵自己，而需要他人底鼓勵，這是無用。要知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一切都是粉飾的把戲，除非你會創造自己，自己創造。』我覺得這些話正敲中了我底心裏。申靜貞不能自己安慰，自己鼓勵，更不能自己創造，這便造下了她被欺騙的命運。我能對她這樣的一個人欺騙，便是我底慈悲。

我始終覺得：人們能夠在欺騙下偷活一生，并不比在真誠下偷活一生更不幸福。老實說，假使當年席斯蒂能夠看透這一點，使我能夠在她底欺騙下安然地渡去我底一生，我也許不會有今日的墮落，不會有今日的憤怒；我也許能夠在她底欺騙的鼓舞下，完成我莫大的事業。因為人生的意義，并不完全在追求真誠，假如欺騙得適當，也許比真誠更有價值。靜貞！我雖不曾以狂熱的心安慰過你，然而，你能夠在我底欺騙下安眠到現在，終不能說不是你底幸福。

而且，說得刻薄一點：當時不是我底地位，我底金錢，恐怕并不能激起她對我的狂熱。

以金錢與地位爲起點的靈魂的追求，其不能得到理想的結果，那是當然的。我於心的創痛之餘，拿一具無靈魂的軀殼，充實她底空虛的心；我不會將我破碎了的靈魂，破壞了的靈魂的貞操去填補她的軀殼，我也可以對我底靈魂無愧了。

誠然，在我離去H省政府的時候，她隨我到K縣的特稅局；在我捲款潛逃的時候，她隨我到上海，現在又隨我到了南京。千里奔波，這真誠的心思，終不無可感之處。但是，靜貞呀！可惜你與我遲遲了兩年。我和你相逢時，我已只有一顆破碎的心了。這破碎的心，只合讓牠生活在破碎的靈魂之內，人類的圓滿，在我底生命中是無法實現了的。你見了我的不幸，正和我以前見了席斯蒂時的不幸一樣，這不幸，在人間是無法周全的。

二一

不知從一種怎樣的機緣，使我記起了與申靜貞第一次相識的序幕：

那時我正在H省的省教育廳任第一科的科長，每月有二百餘元的薪金，在生活上到也不十分感到困難。而且，我是忘記了家庭的人，我幾乎沒有想到接濟家庭的這事實上過去。因此，在生活程度還不很高的H省會裏，每月二百餘元的揮霍，生活上也許可以說是比較舒服的。

那正是擴大宣傳週的時期裏，負有全省的教育的重任的教育廳，自然免不了要派員到省會各校作普遍的宣傳。本來，自從革命在我底眼前幻滅過後，我早已對宣傳失了信仰。因為我知道，人類的卑下，只有以強硬的槍彈可以醫治，當衆說佛，那是決沒有效果的。然而，那時，爲了自己底飯盤之鞏固，終不能不昧着良心，對人們說着好聽的話。彷彿我也和大家一樣，是相信什麼烏宣傳似的。因此，在每次派遣宣傳員的時候，因爲我底地位關係，我總無法擺脫。

這次我被派的目的地是V女校。因爲適應女子學校的要求，我擬了一個「婦女運動與現代經濟結構之認識」的講題。雖然早已對這類的題目不感興趣了，但爲了使聽衆不致瞋睡，我終於作了個較長期的準備。在出發的這天，我把頭髮梳得光光的，衣服也儘好的穿上，彷彿這次講演，不惟在言詞上要感動聽衆，而且在品貌上也非有一種感動聽衆的力量不可似的。——這種思想，在現在的我看來，那是如何不值一哂呵！

果然，在假裝的，熱烈的詞鋒之下，大多數的聽衆，都爲我感動了。她們認識了現代的經濟結構所加與婦女運動的障礙後，大家都好像有了一種新的覺悟似的。因此，在講演終了的時候，一大羣的學生，立地把我包圍起來，向我提出各種各樣的關於婦女運動的問題，彷彿

佛我立刻成了一個婦女運動專家似的，幾乎使我一時解答不了那許多。

「各位同學！」我說，「今天時間已經不早，我沒有法子可以全部解決各同學的問題。假如各同學真的對於這問題覺得有趣的話，那麼，請各位寫信到教育廳總務科來，我當一一給諸位答復。」這樣，我終於勉強衝出了那一道包圍。

在我說這些話的意思，原只在暫時的解脫，并不曾想到她們真會有信來。不料，一天過後，這一類的信竟有好幾封寄來。就中有一封在言詞上更加親切，所提的問題，表現的思想也比較前進，因此我擇着她底名字頂頭，給她們一個總和的答覆。我想：這樣，事情總可以了結了吧！

隔了兩天，門房拿着一張名片進來，說有一個女客前來會我。我把名片一看，上面很清秀地印有「申靜貞」三個小字。見了這個名字，我一時幾乎忘記了那來的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女客；經過了一番回想以後，我才記起是我擇着這名字頂頭，給V女校的女生回信的人。這樣，我才帶着沉重的脚步，擺着小官僚的架子，向會客室走去。

會客室裏的坐椅上坐着等待我的申靜貞原來是一個清秀的姑娘，我到了面前才知道。但是，爲了自己的地位，我對於她始終保持着莊重的態度，而且，我對於女性，早已有了一種

懷疑的觀念。

「啊！」我說，「這位原來是申靜貞女士！」

「是的，」她紅羞着兩塊臉皮，低垂着兩隻眼睛，這麼答覆着我，「我是特意來拜訪先生的。先生對於婦女運動，可說是具有一種特別的見解，同學們都非常爲之感動。所以今天特地到這兒來，一方面表示我們底謝忱；一方面還望先生不斷地賜教，使我們有一種正常的運牛循。」

我幾乎被她說紅了臉。但爲了自己底醜態不被人發覺，我終於把牠鎮靜了。於是，我很謙色虛地對她說：

「那是不敢當的。不過，假如女士們覺得我還可以共同研究的話，今後亦很願與諸位共同研究。至於指導的話，那實在談不上。」

「但是，我們很希望先生不必客氣，因爲幼稚的婦女運動，實在需要有見地的人爲之指導，才不至走入歧途。」

「當然，」我說，「我底意思覺得，婦女運動固然需要得力的指導者。然而，實行的人還是您們自己，所以婦女運動之進展，根本建築在全世界婦女之覺悟上。……」

「……………」
這一幕劇終於在很短的期間內結束了。

自從在愛的潮流中受過一次莫大的打擊之後，對於女人，原早已抱着一種復仇的觀念，因此，縱男她們會如何嬌聲滴滴，我底心終不會受到她們底感動。而申靜貞走後，她底映象也就在我底腦海中消去了。

可是，不知怎樣，以後她接二連三地有信寄來，接二連三地來應會我。開始，我還只以死板的理論，對付她底質問，以後，看看在書信上，在表情上，都已走上了情感的道路，於是我便不得不為之悚然危懼了。和席斯蒂經過的一幕幕，一時又浮進了我底腦海。

——女人，我想，你們這些危險的傢伙呵，你們又想再來踐踏我底心嗎？——然而，我照舊地在應付着她。

不知是什麼魔鬼支配了我，使我忽然想到一個殘忍的計劃：是的，她們可以踐踏我，我為什麼不可以踐踏她們呢？——這復仇的觀念，便鑄下了申靜貞底不幸的命運。

從此以後，我對申靜貞也改變了一羣的態度了。當我看着她對我深進一步的時候，我便以深進一步的手段接受了她。她看着我深進一步，她也更深進一步對待着我。如此日進一

日，我們終達到了最後一步。每進一步，我會回味一回我與席斯蒂的經過，而我復仇的心思，也更覺深刻。當時席斯蒂加給我的一切手段，我把牠一一在申靜貞身上應用。我要使一個女人爲我痛哭，也正像我以前爲席斯蒂而痛哭過的一樣。

雖然我不是寫懺悔錄，——而且，我爲什麼要寫懺悔錄呢？——但是我當時以玩妓女的心情對待申靜貞的行動却分明還記得：我帶她看過電影，入過遊樂場，我們一同在咖啡館裏喝過咖啡，在西菜館裏吃過西餐，凡能表示奢華的方法，我都在她面前用過了。雖然我不會愛她，但我却在玩弄她；雖然我不會侮辱她，但我却在欺騙她。我常常想：當年席斯蒂對我的心情，也許正是這樣的吧！如此，殘忍的心，終於勝過了情感的勾引，申靜貞可說是完全在我底金錢與地位的力量下被我征服了。

自此不久，我離開了日省政府的工作，到K縣特稅局去作護送隊長去了。我丟下申靜貞，並沒有給她通知，也正是她在我心中並沒有留有深的映象的原故。

可是，在我到K縣不久的時候，申靜貞又已找到我底住處來了。原因是她離開我後，使她生活不得，費了許多方法，才打聽到我底下落。因此，不惜背井離鄉，找到K縣中來。她對我的情感，也不爲不深了。從此她隨着我東西飄泊，現在又已到南京了。然而，她前途

的命運，正和她時常對我哭訴的一樣，那是萬無把握的。

我要用曾經爲我自己而悲傷的情感去悲傷這位可憐的女人吧，然而，那於她又有什麼裨益呢？

四

朋友，你們在懷疑我爲甚麼能夠生活得這麼闊綽吧！是的，這是值得解釋給你們的。實際上，不惟你們會驚奇，就是我自己，有時也不免覺得好笑。以一個當年那麼窮酸的我，現在却能夠這麼闊綽地生活，這實在不是我以前預想得到的。但是，我在前面不是說過嗎？我是吸吮夠了民脂民膏，不，是強盜們底血，這便是供我揮霍的資料。而且，我曾作過了現代私有財產制度下絕不容許的犯罪的勾當，——捲款潛逃，這消息也許可以使您們振驚得合不攏口來吧！

其實，這又有什麼驚奇呢？現代社會是一個絕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對私有財產的神聖；另一方面，却是誰都在企圖着破壞這神聖。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軍政界中人，誰不在你搶我奪；有力量的用槍；有舌辯的用嘴；有智謀的用奪；有刻毒的心的用暗殺；有胆量的會綁票。只有我們這般未具有上項條件的人，才只好捲款潛逃哪。其實，這又值得什麼驚奇呢？

強盜們從民脂民膏中得來，我便從強盜手中得來，這能說是什麼犯罪嗎？

現在，我不妨把這幾年來的墮落生活剖示在你們面前，使你們知道事情并不是偶然的。我投考X軍校的事實，您們都知道了的，用不着我再來嘮嘮叨叨，這兒所應告訴您們的是：我從X軍校畢業後的事實。

原來我在X軍未畢業之前，友人鎮湘君即在Y鎮就了團長之職。他來信約我，教我到他那兒去工作。但是，我以為功虧一簣，事屬可惜。因此，並沒有接受他底邀約，而照樣過着我底學校生活。

畢業以後，因為分派的工作未能滿意，才再走到Y鎮，去投鎮湘的團部。那時，恰不湊巧，那兒什麼額都已滿了，只賸下一個連長的位置。我自然不能怪鎮湘君未能使我滿意，但我也恨我不曾早丟得學校生活，以致現在各方不就。然而，沒有辦法，小連長也得幹，因為不這樣，將無寄足之地的原故。好在鎮湘君答應替我找機會，使我對前途并未完全絕望。

果然，在不久以後，鎮湘便替我找到一個省政府科長的地位，那便是前面曾經說過的H省教育廳的總務科長。「好吧，」鎮湘說，「這該很合您底願望了吧。」然而，我底願望并不會因此便滿足了，雖然我并不會對鎮湘說過這樣的話。

人的心情是離奇的，自私的。就以我個人來說吧，我在作科長的時候，自己未嘗不希望刮幾個錢，然而，却看不慣他人底卑鄙的現象。這種心理不是很離奇的嗎？因此，我在省政府雖然只工作得幾個月，而這幾個月中，我不曾得到過安定，無時無刻不在設法另找出路。

特稅局，就是鴉片公賣的變形機關，在H省是一個很有出息的差使。幾乎每個人都想設法插足進去。那時，我底目標，也就正轉向在這一方面。湊巧那時K縣新任的一個局長是我底一個很好的朋友，在他到任以後，我便馬上被請了過去，而護送隊長的差使，便由他委派給我了。

護送隊長可說是一個很有利益的差使。牠，不惟可以使你得到很高的薪金，而且，假如你是一個善於搜刮的人，你可以從此中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外息。而且，那些所謂特商，都是一些地方上的土著，從他們身上刮去一筆款子，在良心上也決不會愧赧。

可是，不幸的是，我恰巧是一個不善於搜刮的人。所以每次明明看着一筆可以取得的錢，而我無法取到，這却是一件恨事。不過，那地位總是有辦法的，就使你不曾搜刮，人家會將大批的白花花的洋錢送上你底門來，使你無法拒絕。

那是一個特有的機遇。我底朋友因事離了差，省府委來的一個代理局長又是一個比個我

還沒有經驗的傢伙。他雖然佔住了局長的地位，但他甚麼都得要問我，這使我非常討厭。恰巧在那時候，有一筆款子須解省府中去，他便委我去做這種工作。而捲款潛逃的事情也就在這次幹出來了。

本來只有兩萬元的解款，假如我善於搜刮的話，兩萬元錢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用不着作這種犯罪的勾當。然而，現社會的法律是什麼？牠不過是強盜的護符罷了。爲了要反抗社會，爲了對社會復仇，我偏要這麼幹。假如我還想走好路的話，當初我又何必入X軍校？過後又何必作這種特稅局的工作呢？墮落，墮落，牠原是我對人生絕望後生活的要素。只有墮落，才有勇氣亂幹；也只有亂幹，才可以對社會復仇。也只有對社會與人類復仇，才可以消除我底憤怒與失望。

從此，我再走上飄泊之路。在上海時，在報紙上看見他們登着緝拿我底廣告，我只覺得好笑。這不是在兒戲嗎？我在上海租界上住着，我有錢揮霍，有遊藝場遊逛，他們有什麼辦法緝拿我呢？現在，緝拿的風聲早經平息了。我便再度跑回南京。我要在南京憑吊我底往跡，我要在南京盡量地揮霍，吐出我心頭的憤氣。墮落吧，墮落是我生活的因素，只有墮落才可以消除我內心的鬱悶呀！

朋友，您們會驚奇我當年的窮酸與今日的揮霍吧？原因就是這麼簡單的。

五

其實，我又何嘗不有過我底黃金時代呢？啊，那不可挽救的思想的黃金時代啣！我如今是被你拋棄了，被你拋棄了。我現在只有沉淪，只有墮落，牠們將一天一天地消磨我底生命，消磨我底志氣。我將這麼地消沉，一直到我底最後一天。

然而，我并不悲傷，我悲傷什麼呢？能夠爲前途而悲傷的，正是前途有無限希望的人。我底前途是什麼呢？不是灰黯一片嗎？灰黯一片的前途，適應着我這灰暗一團的灰色的心，驅使我這牛一般的驅壳，在砂漠的旅途中奔跑。何者是毒蛇，何者是猛獸，我不能顧牠；何時有颶風，何時有暴日，我不能避牠。我只能盲目地奔跑，無計劃地奔跑，直奔跑到我生命的最後一日。

我又想起童時的生活了。那時，在父母底寵愛下，我是如何被珍貴着。大人們把我看成掌上珍珠，我自己也有點以珍珠自持。他們希望我日後的發展，我自己也夢想着前途有無限的希望。美麗的太陽在當前照耀着我，使我猛力狂奔，不顧性命地乘着時間的車輪狂奔。奔，奔，一直奔走到現在。人間的離奇的路我走盡了，人間的甘苦酸辣我嘗盡了：現在雖然

我還只有二十幾歲的年齡，而路却似乎已走到了盡頭，我沒有勇氣再前進了。然而，發展在那裏？這灰茫茫的一片，難道便是我底發展嗎？

人們底苦痛都是從知覺中找來的。能夠渾渾噩噩度其一生的人，這是天之驕子，是無限幸福的。說到此，我之有今日的苦痛與落漠，終不能不歸咎於把我從渾渾噩噩的生活中引導出來而走上思想之路的w君了。

記得我在初進中學的時候，自己還不知道身外的世界。因為自己在功課上還佔優勢，所以便只以為繼續努力下去，便會有好的出路。這時，w君便介紹給我幾種新興的社會科學與文學的刊物；同時并時常和我說到關於現代社會結構的矛盾，把我從渾渾噩噩的生活中引了出來，使我底思想傾向於革命之路，使我認識了社會組織根本改造之必要。這樣，在我中學畢業的一年，便在社會上鬧過不少的亂子。

那時，適當中國大革命的开始。生氣勃勃的革命民衆的熱情，更增加了我對革命的確信。而我思想的黃金時代，似乎也就在這時候了。我領導農民反抗過地主，我也領導工人反抗過資本家；爲了打倒帝國主義，我力竭聲嘶地狂喊過；爲了反抗軍閥的殘暴，我在血泊中與走狗們搏鬥過。在戰場上，我也曾受過創傷，然而，我沒有灰心，我仍舊熱狂地衝向革命的

熱潮中去。

爲了革命技術的訓練，不久我跑向革命的策源地投入了黃埔軍校。帶着一股狂熱的心情，我銳意地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我深深地覺得：革命的成功，決不是三兩年的事情。準備技能，便是準備革命，我深深地這麼覺得。

不幸而且使人失望的事情，終於在不久以後發生了。不獨革命的前途從此斷送無餘，即我個人亦因此被擲諸陷阱，而我灰色的心情也就從此種下了不拔的深根。我對革命前途的失望，也是從此時開始的。啊，我是被革命的反擊所埋沒了，埋沒到永遠不能復振的境地。

總算是叨天之幸，在我被捕不久以後，便給一個朋友設法保釋出來了。——那時，對革命，我已是心灰意冷。爲了生活空閑，我設法入了C大學的文學系，其原因無非是想就此消磨我底終生。我對於文學感到深刻的興趣，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像這樣平靜的生活，我大概過了一年的光景。我能夠翻讀幾本西洋的古籍，也是這時期中的事。革命的狂情是消失了，我好像甘心麻醉於文學中似的，幾乎完全隔絕了政治。

無如禍事之來，往往是超越於人的意識之外的：就在那樣「黃葉飛來怕打頭」的生活當中，也居然有第二次的被捕，這是誰能夠想得到的嗎？雖然說，那是朋友的牽連，然而，爲什

麼要牽連人呢？黑暗的社會喲！我不禁這麼喊了出來。

從此狂歌代訴，以洩磨我底生活。我失了朋友的救援，我失了生活的依托——除了共同生活的囚徒，我幾乎已隔絕了整個的天地。我哭，感動不了統治者的心；我罵，傳導不到人間的耳。我越想越恨，越恨越怒，要照我當時的情感，真可以毀滅整個的宇宙。無奈靈魂的火，終非物質的火，這宇宙終於不會被我燒却，而我底軀殼，却再次被他們禁錮了將來一年。若不是錢能通神，我也許到現在還沒有出獄。人性的根本是這麼殘忍而卑下的。

第二次從牢獄中出來過後，帶着滿腔的憤怒，我獨個兒走到上海。我參加了一個革命的集團，預備作第二次的猛鬥。在那時，我固然沒有想到，所謂革命，原也只是一種幻滅的幽夢啊！

像一條闖紅了眼的水牛似地，我不擇手段，只是亂幹。在帝國主義者炮彈的圍攻中，在軍閥設計的律令下，我作着驚天的狂喊，我想叫起來全世界在統治者壓迫下的可憐虫，我想叫起來那般被鎖鍊鎖着的奴隸，我想衝破世界上這一重閻人的黑幕，我准備把統治者送進牠們底坟墓。

然而，事情終於失敗了。我們底集團遭受了統治者莫大的打擊，而我則重新被揪出革

命的熱潮之外。幻滅的心情從此便無可挽救了。革命呵！你辜負了我底深心，你破毀了我底夢幻，從此我便不得不墮落，不得不沉淪了。似這樣，我在上海飄泊了半年，窮愁與潦倒，困頓得我沒有辦法。我幾次想要自殺，想要投身於黃浦灘頭，到頭因為內心的矛盾而未能實踐，這樣，便留下我今日的殘生。

生活的鞭笞，使我再不能繼續留在上海，恰巧那時，南京S中學寫有信來，教我到那邊去教課。我承受了，不得不承受了他們的聘。於是我便離去了浮萍似的飄泊生涯，而置身於所謂教育事業。諱料更深的不幸，又從這種生涯中而發生了呢？

六

只要是稍微了解我底認識的人，大概誰也知道，教育并非我生活的出路。一個曾經在革命的熱潮中渲染過的人，而再相信什麼教育，這不是盲目是什麼？只要稍有眼光的人，誰也知道，現代的教育，根本便是流氓教育，根本便是流氓養成所。一個對革命已有過認識的人，還能夠相信這種温情主義的改良主義的教育嗎？老實說，現代社會需要的是根本推翻與根本改造，相信温情主義，那不是在欺騙他人，實在是欺騙自己呀！

而況，現代的教育，根本便是貴族化的，我要替這些貴族化的青年多灌輸幾許作惡的伎

舖作什麼呢？就使有一二個窮苦求學的青年，然而，他們沒有後台，就是讀好了書，也不會找到出路，也不過造就一種高級的流氓罷了。自己是受了現代教育的流毒的人，奈何再將這種毒害流到他人身上，難道自己受害還受得不够嗎？所以我對教育的分析是：一方面爲造就一批未來的害虫，另一方面爲造就一批流氓預備軍，我又何必犯這種罪過呢？

然而，爲了生活，我不得不走向我自己不願去的地方；爲了生活，我不得不將根本改造的精神變爲神道說教；爲了生活，我不得不忍着良心對青年灌輸麻醉劑；爲了生活，我不得不盡心血去教育那般我不願意教育的青年。

在當初，我還希望從那些青年中，找到幾個有希望的人；我還希望對有希望的青年作一種有價值的談論。無如這希望在我與他們接近後而破滅了。他們簡直都是些不可挽救的青年。他們好像受了父親的遺傳似地會輕視你們教員，自己又不能努力自己底學業；他們會把虛榮心無限擴大，却不知道半點檢束；他們腦子中充滿着預備官僚的思想，却不知道對人類應盡的職務。啊，教育，教育，那簡直是在造孽罷了！我是這麼想着。

因爲這樣，我對於教育更不感興趣；因爲這樣，我對於人類的前途更覺失望；因爲這樣，我要求解脫的心思更加迫切；因爲這樣，使我底生活陷於一重更深刻的苦痛。

現在，我想就便把我和席斯蒂經過的生活敘述在這兒：

在許多課程中，有一班國文是我教授的。席斯蒂便是我教國文的那一班中的一個學生。誰也知道，國文教師是最容易知道學生的思想的，因為人的思想，很容易在他作的文字中表現的緣故。同時，如果是文字足以表達自己底思想的學生，更容易為教師所了解。

席斯蒂是一個比較長於國文的女子，而她於現代思想尤有一種特別的認識。她不如普通女子的摩登，但却有一種嫺靜的美；她沒有普通女子的驕傲，但她比普通女子更覺純潔；她不善於誇大，但她的努力，却可以使人敬佩；她不會裝模作樣，但她比裝模作樣的人更覺可愛。——從這些條件上，我認識了她，而她留在我腦海中的映象也特別地深。同時，也許是思想上一致的原故吧，她對於我，似乎也特別願和我談論關於社會思想的話。

就在那年的寒假，我因為應學生的要求，在我底宿舍裏，設有一班英文補習。參加補習的學生並不很多，同時，我也不希望有不是我原教英文的學生參加，免得惹起旁的教員的醋意。可是，事情終不能完全如我底期望，外班的學生居然也有幾個向我提出要求的，使我無法謝絕。而這些學生中，席斯蒂便是其中的一個。

那時，天氣正值嚴寒，飄浮的雪片送來了特別的寒意。人們對着那灰暗的天空與沉澈的

雪景，作着難以抵禦的戰慄。

在我底小的寢室中，即使我一爨是不慣於烤火的，也有了炭盆的裝置了。房子是那麽地狹小，而火又是那麽地熊熊，所以房子裏的空氣，也就異常溫暖。從雪地中走過一會而來到我底寢室的學生，一走到我寢室裏，總是圍團圍着，甚至於幾個鐘頭不肯散去。這樣，便給了我與席斯蒂一個很好的談話與了解的機會。

火爐煙紅了她底臉皮，熱血鼓動了她底舌辯。我們討論各種社會問題，在意見上無不一致。因此更增加了我們討論的興趣。談到最有趣味的時候，她有時甚至高亢着喉頭，作着一種悲憤而激烈的論調，那一抑一揚，一頓一挫的聲音，簡的便是一劇美的音樂，我時常爲她底理論與態度而陶醉了。

從和她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她底過去：原來她也是從革命的漩渦中簸蕩過來的。她以前曾作過她底故鄉的婦女部長，我也知道了；在作婦女部長的時候，她如何領導婦女走向革命之路，我也知道了。以後她因此而被通緝，而被逮捕，而坐監的事情我也知道了。從監獄中出來以後，她曾經在工廠中作過苦工的事情我也知道了。最後因爲遵從朋友底意見，得了哥哥經濟上的幫助，才再來插入S中學，這事情我也知道了。

因爲內心的了解，思想的了解，人格的了解，使我再無法抑止我對她的熱情。然而，社會的力量在束縛着我們，先生與學生發生戀愛，幾乎不能見容於我們底社會。而且S中學又是一個男女同校的學校，衆目睽睽，使我們無論如何不敢表示我們內心的愛，以惹起大家的批判與攻擊。

那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上午，外面正下着繽紛的雪花，席斯蒂圍着一條絨線披巾，挾着一個小小的書包，單個兒跑到我底寢室中來。

『先生，』她說，『我以後準備不再來您這兒補習了。』

那哭喪着的臉子，使我早看出了她底幾分心事。

『不來了？』我說，『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男同學們已經在批評我了。他們說我在這兒走得太多了；實在不成個樣子。真的，這環境真是太惡劣了。他們帶着十八世紀的眼鏡，來看二十世紀青年的行動，也無怪乎他們如此了。但是，生活在這環境裏，終不能不求環境的適應；這樣，所以我決定還是不再來補習的好，免得他們少見多怪。不過，我不得不來告訴您一聲免得您要懷疑我爲什麼不來補習了的緣故』。

「那也很好，我也早感覺到這一點了。我們最好規避一點，免得他們大驚小怪。但是，斯蒂，我們也不必斷了我們底聯絡，我們何妨用通信的方式，傳導我們底心聲呢？」

接受了我底意見過後，她忽忽地離開了我底寢室。寒風在送着她底身影，那縹動着的披巾鬚子，漸漸從我底玻璃窗口消失下去。

七

寒假終於在繽紛的雪花中過去了。學校裏已在陽春露臉的一天，作過了照例的開學儀式。而我們這般顧員式的教員們，也開始了和以前一樣的機械的工作，那就是：上課，吃粉筆灰；下課，改卷子。——每天都沒有絲毫的變動，像機械般地單純地複生產着。

不過，比上期，在內心上，我已有了一个顯然的變動。我不如以前那麼悲觀與絕望了。我又繼續了我底前進的生活。爲了席斯蒂底鼓勇，我幾乎覺得擺在眼前的正是一條光明大道，自己正應該毫不遊移地向着這光明大道奔去。——誰料這光明大道的前面，却埋伏着那麼一道深深的陷阱呢？

那時節，對於我自己底將來，曾抱着怎樣的熱望啊！

在衆目睽睽的監視下，我們已開始了我們底通信。不了解我們底環境的人，也許要以論

請那些愛寫情書的人的態度而諷誚我們吧！但是，我們深深地覺得，情書於彼此的情感是無什麼作用的。假如環境不會使我們那麼顧忌，我們也許連一封信都不會寫吧，——我們相信人間的愛情，必須建築在相互的了解與思想的一致上，靠情書製造愛情，那終於是無效果的。

我寫到這裏的時候，已忍不住把「愛情」兩字流露了出來。帶着封建道德的眼鏡的人們也許要來非難我們吧。真的，假如人們硬將我們師生的名義之外的人的關係剝除掉，而光以師生不應有戀愛的之發生的話來非難我們時，我們也許不會覺得他們完全不對；無如我們於師生關係之外，還有一層人與人的關係呀！所以我大胆地把這事的經過，宣佈於世人之前了。

如衆人所能夠想像得到的，我們是生活在師生與人的兩重關係之下的人，所以我們底通信，雖然是那麼地熱烈，而終於不能不維持着一種冷靜的外觀。我底真實的必與真實的愛一直到暑假以前，不會對她吐露。這難道是我們故意將愛情看得這麼神祕嗎？亦何嘗不是社會關係所造成的呢。

時間乘着飛機在跑，看看暑假期又已到來了。暫時的別離促動了我們底心，使她又時常

有到我房中來的機會。至此我才將我真實的心在她底面前吐露了。

經過了幾次談話之後，彼此底心都已走上了同一的道路了。她承受了我底一切，我也承受了她底一切，光明在我們底眼前內耀，我們在追逐着牠，企求把握着牠。

考試完了。休業式舉行過後，我們相約着在暑假期中到上海去與她哥哥見面。就便好將我們底事情通知她底哥哥。

就在休業式舉行後的第二天，我們一同乘車到了上海。她底哥哥也是一個飄泊的人，並沒有一定的住址。所以當天我們並沒有相遇着。當晚我把她送到一個她底朋友家裏住着以後，自己才單個兒走到一個朋友家裏去投宿。

第二天的上午，我到她朋友家裏去會她。因為在朋友家裏不便談話，我們才約着一同到法國公園裏去。那時正值炎熱的季節，她穿着一件淡藍色的府綢西裝，一雙粉白的皮鞋，與在學校裏時，完全改了一種裝束。我和她一同在馬路上走着，腦際中幻想着一種未來的美夢。

法國公園離這位朋友的住處很近，所以不消一刻鐘便已到達了。那時，公園中紫藤花正開着，我們便擇着紫藤花蓬下的一個近水的涼亭下坐下。微風陣陣送來了花的幽香，潑去

了人們心頭的煩熱。這種詩人化的遭遇，在我以前是不曾有過的。

然而，與這詩境不相稱的，却是我們底談話。因為她把她幾月來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她說她不願意這樣匆忙地硬把我們底關係通知她底哥哥，因為這至少還沒有到時候。她說她應該正式向我宣佈；她上期對我底一切都只是敷衍；因此，真正的關係，還得從新建立。她盼望我不要因此悲傷，因為那是無意義的。

那霹靂似的一聲，加給我靈魂上的打擊是如何地重呵！我想罵她，但是提不起勇氣；想立刻離開公園，與她永絕，但又覺得有許多話必得和她說。總之，我那時的情緒是這麼複雜的：我沒有方法把我當時的情緒完全表現出來。是憤怒嗎？但我又想哭；是悲哀嗎？但我又想笑；可是終於是哭不成，笑也不成。一個人為什麼要為一個女人而陷於這種境地呢？我自己也解答不出來。

人到情緒激越到了盡頭的時候，連眼淚也流不出來了。而我又是這麼一個強硬的人。刀槍尚且不能使我低頭，奈何要對女人低頭呢？這是我當時陷於那種境况的原因。但是，當時我對她講了些什麼，我現在也不記得了，我只記得在我底日記本上曾留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生活居然走上最後一步了。——雖然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然而，這加於我心頭的打擊之大，却不是我意想得到的。理智的力量完全喪失了牠底效用，這難道是自信甚強的當初的我所想得到的嗎？啊，我錯了！我錯了！我正應該把她騙上黃浦灘頭，好償還我們最後的一躍。死！死！這算得了什麼呢？某外人曾經譏誚過中國人，以為中國人之不長進，可以從沒有情死的青年一點看出，這是如何樣的一種恥辱呀！席啣！你是太刻毒了，你是太刻毒了啣！……：唉！唉！上帝！我底心靈那兒去了？我底心靈那兒去了？一個失却了心靈的人，還有生活下去的可能嗎？唉！我痛！我痛！我底靈魂快要炸裂了！我怎麼還繼續在這兒呢？撕破了的靈魂呀！我永遠不希望你再合攏來了。」

本來當晚便想離開上海的。但是，第一，她哥哥已約定了明天與我相見，我不好這麼莽撞，使人摸不着頭腦。第二，我不好把我為什麼要匆忙地離開上海的原因通知我底朋友。所以我還忍心在上海留着。但是我把我底時間完全消磨在馬路上的狂跑上。暴日晒得我臭汗直流，可是我沒有心思去注意那些。

宇宙在我底眼前重新晦暗了。人間的一切都在使我討厭。我覺得我固然不能留在上海，但是人間何處可以使我生存呢？重回南京嗎？這長長的暑假，我將如何渡過？到旁的地方去

遊歷嗎？我已失却了遊歷的興趣。這樣，我於是想起了我多年訣別了的母親，因為人間只有她是真實愛我的。我只有從她身上，才找得到人生的安慰。這樣，我才決心歸家一行，以謀解脫我得來的心痛。

因此，在第二天與她哥哥見面之後，我便匆匆地整理行裝，離開上海，向我底故鄉走去。

八

在母親與姊妹們底溫情的慰安之下，我底心已漸漸平靜下去了。假如家鄉的情形不致那麼使我失望，並且有使我安然住下去的可能的話，我也許不願再出外來忍受風霜的苦惱了。無如故鄉是那麼一個風雨飄零的故鄉，家庭又是那麼一個破落不堪的家庭，我初從失戀的苦痛下解放出來的心，又遭受了第二番靈魂的打擊；於是終於不能不在秋風初起的時節，又跑上了我底征程。

離開了兩個多月的學校依然如舊，南京的風光也仍是那麼幽美，而我這次入南京的心情，已不是前次來南京時那麼無所謂的了。我走到我以前住過的寢室，我看着席斯蒂會坐過的板凳，久已平靜了的心胸，又勾起了無限的感慨。然而我竭力壓抑着，不讓自己再走上那種

不幸的路。我另外搬到一間在樓本部的住房，也免得觸景傷情，以勾起過去的夢幻；我想讓自己底心如稿木般枯焦下去，不要復燃起了前日的情愫。

在搬入那間房子以後，我便特別作了一張工作表；我希望我能夠於上課的時間之外，再努力於自己學業之修養。同時，那時又有幾家報館，約我替他們撰點文字；我也希望自己能夠就此創作一點自己底生命，免得牠更加冷落下去。

從此我想我應該可以埋頭下去了吧？我每天於工作之餘，必定於晚餐後出外走走，藉此消去我整日的疲勞。我每天看着那傍晚的斜暉，照着遠處的屋角，從晚鴉帶來的噪聲裏，更造出了我幾許出世之想，我想，我可以就此安身立命了。

那是開學後一個星期的光景。在昏暗的黃昏裏，我帶着獨游的倦意，走回學校裏來。在我剛走到離校門不遠的一個所在，遠遠聽得一羣人的腳步聲和細語聲。我因為眼睛的不清明與天色的近暮，并不能辨清那來的究竟是一羣什麼人物。因此我把頭兒低垂着，想無聲無息地走了過去。在我剛走到與她們擠頭的時候，一個尖銳的女子的聲音在輕輕地相告着，彷彿是有一個人正在談論到我似的：

「這不是B先生嗎？」一個說。

「是的，是的，那正是！」另一個說。

她們底脚步聲暫時停住了。我假裝着沒有聽見，繼續走我底路。可是，最後一個比較重一點的聲音，終於把我叫住了：

「那一位敢是B先生吧？」

像受了一個特殊的刺激似地，我的神經完全麻木了。這不是席斯蒂的聲音嗎？我想，她不是說本期不來了嗎？同學們也都傳說着，說她已考入了滬上某校，爲什麼又來了呢？

「是的，」我下意識地應着，「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不過告訴您聽，我已經又來了罷了。」

「唔！」我幾乎是在喉管裏應着。

是這樣，我們彼此向着相反的路上走去。她究竟到那兒去，我也無暇問及了。

帶着一腔不可用言語表現出來的麻木的心情，我一個人跑回自己的房子裏來。電燈也懶懶開得，只是呆呆地在桌子旁坐着，對着窗子外面的黑暗的天空出神。

秋天了，窗外送進來的冷風頗使人感覺寒意。我底神經漸漸清醒了。就便把電燈開了，披上一件單薄的秋大衣，重復至桌旁坐着。

——早知道這期她仍然來的話，我便不該再撞到這兒來了。我心裏這麼想着。我一見着了她，心中便免不了難受，死去了的悲傷，重新又抬起了頭來。我將如何制止牠呢？

我跑到校長室裏，假裝身體有病，請他允許我辭職，好去醫院去休養。但是，這計劃是失敗了，校長不准我辭去，而我又不便貿然而行，因此，我仍不能不留在那兒忍受活罪。

——是的，不齒好了。看見她只裝沒有看見，不便可以完了嗎？

第二天，我硬着心腸到教室裏去上課。我在老趙那兒借了一幅茶色眼鏡帶上，希望我底眼睛不會觸着那使人心痛的影子。

真的，這方法頗有効力。我照常可以上課，神經似乎不受什麼特別的刺激。我想，這樣或者可以不生什麼問題了吧？

自此我每遇着了她，便把頭低垂着，彷彿沒有看見她似地，彼此只是各走各的道路。我不希望她再來和我談話，我也不希望我自己再回憶我們的過去。「讓一切都埋葬起來吧！」我每見了她後，總忍不住這麼感喟起來。

是一個永遠忘不了的早晨：窗外忽然響着一種女人底皮鞋聲，我滿以為是其他來問課的學生，因此也並沒有感到什麼特別的意味。接着聽見敲門的聲音，我好像平常一樣，走到門

邊去把門開了，丟了我正在準備的功課。

門開了。門帳開處，一個使我戰慄的面孔露了進來。

「B先生！」席斯蒂對我說，「這裏有一本書請您看看！」

說着，便風也似地又飄去了。留着那本灰色的洋裝書在桌上。

「怎樣訓練你自己」，書底名字到有點意義。我連忙把書打開，想看看裏邊的標題是些什麼。

立刻，一個水紅色的信封擺在我底眼前。「B L先生親折」，上面寫着這樣的字，字跡顯然是席斯蒂底親筆。

「混蛋！」我心裏想。然而，我終禁不住把信折了。

「悔不該與您在上海走了那一場路。所以，就使是恨您，終不能不憶念您。每當我看着您挾着教本到教室裏來上課的時候，看着您那種冷漠的神情，注意到您那陰沉的步調，我恨不得放輕我的脚步，拖着我帶羞的臉子，走向您底身邊，伏在您底耳傍，輕輕地對您真說：「B不要想這樣吧，您難道完全忘記了我們前日的生活了嗎？不然，您爲這麼什麼對我冷談了呢？」

——斯蒂於想念您的時候。』

像遇到一種特殊的遭遇似的，我把眼睛閉着，回想起我們在上海時所經過的一幕一幕，淚也禁不住如斷線珍珠般地流了出來。

（本節完，全篇未完）

（接第二十頁）

天常要落雨， 落雨變成水， 既然變成水， 何必就落水？

人常要吃飯， 吃飯變成屎； 既然變成屎， 何必就吃屎？

人一面會死， 一面又會生； 既然又會生， 何必就莫死？

是的啊。人類不過是宇宙的大車輪中的一個小輪齒。在大車輪不斷的迴旋裏，這小輪齒亦跟着環循的轉動着。而在這人類的小輪齒上面，一個人所佔的地位更加小，小到無可再小的。當你這中小小的生命，在地面上一閃而出現的剎那，你應該握緊你這剎那的機會，儘可能的多發出一點生命的光輝。若是等你不急其所急的把這個所謂人生問題，如小孩嚼牛皮糖般的研磨一番之後，那糟糕了，時間早已把你的「希望」偷遁而去。你將會瞠目愕然：怎麼樣呀？雨又變成水了麼？飯又變成屎了麼？生又變成死了麼？

青年們啊，我希望大家對於這個所謂「人生問題」，不要再枉費氣力的去談論了！

十三

白鷗女士

(一)

「怎樣了，你那里不很危險嗎？」踏進X X會的招待所，他第一句話便這麼問她，那個表情是熱烈到沸點一樣。

「你呢」？她只好反問他。

「這里不是十分安全嗎」？一個得意的微笑，等看到對方怠慢的臉色覺得沒有意思地轉了話鋒：「你從那里來？」

「對過。」她的話老是那末簡單。

「稿費拿了沒？總要搬搬才好。」他有了話機。

「她說大家都等望幾個錢去過年，偏偏帳房病了，連她自己都感到棘手。：其實搬亦徒然啊，有什麼值得搬的？」。

「唉，真為難，我却常給朋友糾纏着，同樣，我的經濟狀況亦給朋友弄得一場糊塗。：

「……」
似乎不曾立意來和他借錢，只爲稍微露了貧困的語氣，便引起對方的牢騷，於是她失悔
連才是說多話了。

「討厭是稿紙亦告竭了！」由衷的話仍不受她的掣肘。

「哦！我剛買了許多開明的，分一半給你吧！」似乎熱情蕩到眼睫了。

「那很不好寫」。斜倚着欄杆，淡然的回答。

「哎喲！你要我買日本稿紙麼？那是甯死不爲的事！」語聲沉重了。

回答又是一個漠然的微笑。

「要給我看的小说，何不拿來？」是她解救彼此的寂寞。

「真的？」一臉陰雲又轉明亮了，迅速地已踏上寄宿舍的樓梯。

「這共五萬字，剛寫到出發時便停下來，請爲我打算要不要續下去。那是一部反對任何階級
的作品，太過幻滅了！其實誰看到那種情形，誰都會喪心！他們捉到婦女，拿來作賭博的目
的；誰勝了，今晚誰就拿去了。他們時常領不到薪水，可是只要有錢便賭起來；你贏也好，
我輸也好，只要湊成可花的數目。還有的，他們很好笑，小孩子亦要鉛筆，說是敵人的小偵

探。其實那方面亦一樣的，他們不是用婦人，孩子又來作他們渡過彼岸的橋樑？……有一次，那個小傢伙，看來不上十三歲，他却到團部門前探望軍情！看他的舉動十分可疑，不過儘查不出什麼痕迹！末了，才在他那隻小腿上尋出「同志之證」的印紋。……唉！未成年的孩子懂得什麼呢？這些若從人道主義方面着想，那才是殘忍的行爲！」談鋒稍頓。

「你有沒有跟着人家賭？」好奇心來了。

「那是士兵們幹的勾當」他立刻莊嚴。

「軍官不至如此下流吧！」想替補上，可是沒說出。

「那種環境，我真是憤慨極了！好得我們現在比較麻木了，那種拍案而起的感情只是剝那的事。這種旅況實亦不很易有，我決意留着痕迹，於是我一面混，一面寫。他們要是知道寫這樣的文字，那怕老早給幹掉了！真的！寫得很不錯我是用絕對冷靜和客觀的態度動筆的！你看看吧！喂！不要遺失啊！」奇異的高興浴着眉梢。

接過手，站直了身子，疲倦的足步開始了。

……固然家中還有糧食，可是單爲自己的肚子而去忙碌，在這時，確是厭倦，於是跑到同鄉

G 教授的地方去。

「你不要不要搬家？」教授張大了眼睛，由外面和兩個朋友進來。

「房子廿五到期，今天廿七了，沒打招呼，怕搬不成吧！」

不！外面風聲很壞，今晚定會幹起來的，各國的水兵已紛紛地登陸了。我剛從吳淞回來，遲一步便戒嚴了，車站搜查得很厲害！同里卅號的X博士已搬走了。一〇三號的X碩士勸我預備些，他的家眷老早安置到霞飛路去！」本來沒有胆量，低語着似乎聽見心悸：「你還有什麼辦法？我以為緊急時只能跑到旅館去，我們有什麼地方可跑？你那里更靠近車站，危險危險！你怎樣打算？」全部的驚悸呈現了。

「我想亦只有暫到旅館去。」她贊同他的意見。

「哦！趕快打電話請老林來！」忽然記憶起來了。

「他早在樓下了。」

「他來了？你下去，叫他上來，對他說，我有話和他磋商！」嚴重的吩咐。

「哈！哈！哈！」給複述了驚慌的理由，老林劈頭便是強硬的大笑。

大笑的音浪震醒了教授的驚魂，疑問地凝望着他。

「死北狗！中國要是等待他們來救，老早完了！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如果真的幹了，聽聽炮聲不是快事麼？哈！哈！哈！哈！哈！哈！」深謀果決的神情，從那密密的鬍鬚中顯露出來。

「那不要緊了？」教授心較寬了。

「哈！哈！哈！」老林又是一陣怪笑回答他。

教授又轉身和那兩位話啦着，看人數太多了，他說他只好伴這兩位到外面吃，并且打探消息。原來這兩位便是「死北狗」。

「哈！……各國水兵登陸的結果，只使教授老爺今晚失去一餐好酒菜！哈！……」老林下午便買辦了十分豐盛的酒菜，并且親自動手作成家鄉的風味的！他說後又接着呵呵大笑；笑着教授的沒主意，和慶賀自己言語的重量……

「喂！我在X X的手袋中偷來五塊錢，今晚的房租有着了！」又有地方洗澡了。剛下到二樓，迎面來了B笑着對她細語着，「我找你兩次不着，想定在這里的。」說着已到電車站了。不知是自己的主觀，還是已經開始騷動，車馬雖稍為紛紜，可是人影的混亂，確是比平時匆忙許多。小鋪店只關剩一個小洞，洋行之類，却剩着許多耀眼的電流閉燥着，跳舞場的

音樂又異樣急促，時報號外叫賣的聲響，直至此時還雜呼着。

兩個坐上電車無語地互顧一下，想自己亦陷在驚怕的漩渦中，不覺好笑起來。

「今晚還想到櫻湯洗澡麼？」過了阿瑞里，她望了紙燈飄搖，成羣的似花貓的女子站在弄堂門口的東洋區域問他。

「不是到旅館去？」B太忠厚了。

「退一步說，假如。」

「那太不好意思了。」

「怕？」

「并不是怕，只要丟下一角錢，他們還要做生意的，只是那些猶猙的臉孔，和那怠慢的竊笑，簡直叫你受不過去，昨晚同陳君還去的，怕是心理作用吧！總覺得背後許多眼睛是在笑罵你。并且在那里拚到同胞時，好似自己侮辱自己一樣。我們固然不在乎，國之於我又何有反正都是受宰割的小民！不過今晚的情形，確乎近於嚴重！」B還是熱血，說着臉子漲紅了。

「再到虹口旅社去吧！」一方表示首肯，於是同在海寧路下了車。

虹口旅社人滿了，只剩一間隣着發電機和廁所的小房；於是又到附近的幾家族社去，不

是人滿便是擁擠的地方。

「便把虹口那間定下來吧！回頭我找你去」，她說後逕自往北河南路去。

找了好幾個朋友，都碰不着，「怕是都逃了吧！」她不禁無聊起來。

「今晚風聲這樣嚴緊你還敢出來？你們大概沒有搬吧！不用搬吧，要是真的開仗了，到我這兒來好了！」最後找到王女士，她一氣說下去。

「我今晚來在虹口旅社，街上好似有點特異了。」

「你們常來開房間，今晚定給人家誤會是怕得跑了！」

「是的！」她簡單的答復。於是便連想到人類的巧偽的可笑，自己固然很常到旅館來，但在今晚，難免帶了些半準備的成分的。求生是人的本能，要在風聲鶴淚中溜之大吉，固然未嘗做到，可是到那千鈞一髮的刹那，還不是死命的逃遁了麼？像這樣的情況，她不知經過幾次數！最淒惋而且難忘的記憶，便是學生時代革命軍將到上海時那孫傳芳的大刀隊的劫掠，在一個夜裏，冒了寒風，裝爲工女出走的情形。而那次X X黨和X X黨分裂的時候，自己亦是漩渦中的一條可憐蟲，危急的當兒是扮成野鷄式的資產階級的夫婦，和D逃到H埠去的事件亦浮現了。可是這回確是不願跟那些人一樣「庸人自擾」去把租界贖貴了的房金分

担，就說到今晚吧！固然有幾分的想跑開，可是B沒有「偷」來五塊錢的時候，還不是要在那兩方沙包翼護着的窩裏開展那慘然對着孤燈提筆的夜生活麼？一想到這裏，於是又自慰的釋然。

人越來越多了，她又煩燥地出了王女士的門。

一天藍雲，顯示着夜的莊嚴和偉大，由神祕之街向右轉去，路旁的榆樹嘩嘩的怪叫着半輪渾暈的紅月，像血淋淋的人頭一樣混雜在叢樹和燈光中，那遠天之一角，又烘紅地朦朧着，好似不幸的烟幕彈開展了！下意识地望了行人的臉孔，那是各形各色的表現：同胞們的是充滿了乞憐和怨望地現出恐懼，那一排排的全沒有表情的木刻般的萬國商團的士兵，却似一尊尊的小炮，——他們有時舉起了沉重的雙足，向前拖着，厚釘的戰鞋碰着水門汀的音韻，若不是齊整和均衡，那簡直似機關鎗的連擊了。蕩浴在東洋女人的桃頸（？）上是驕傲得意待鬪勇士的神氣。那些背負了長鎗，鎗梢還插着尖利亮雪的刺刀的「大日本海軍陸戰隊」反而和那商團兵士一樣成爲活動的偶像。

到虹口旅社去，已經十一點了，B已經召集了許多朋友躺在那兒高談其各人之救國觀。

異樣的景象又映射到眼臉來了：

許多枯瘦的過了青春期的婦女，許多未諳人事的小孩，囂雜地呼叫着，喧囂着，一個房間住滿了一家，地板是鋪遍被褥。……

麻木了自己，不管國家興亡智識階級的他們，大家湊好了錢沽了酒，作着竹林之遊了。她却在電機的狂響，人聲的嘈雜中把他那包子打開，這才看到小說的命名：「XX河之水，」是記着他們軍隊在江西剿匪的事件，她迅速地翻閱下去：

飛躍在紙上有許多蒼白的骷髏，許多腫脹的屍體，刺刀之下濺着血花，鎗彈之中飄着肉塊，XX河的水流蕩着無數的「被稱爲人的動物！」森林中掛着血淋淋的頭顱青草裏映着燐燐的白骨！朝雲吹來喊殺的角聲，暮霧飄動着腥臭的氣味。兵士們狂賭，軍官們狂醉！凝睇着日夜不停的水流，睥睨了無窮盡的軀殼，而互相慶幸着剿匪的成績的……

夜是平靜地度過了。

(二)

早晨的情形沒有異狀，鎮靜的人們在竊笑着驚生怕死的，徒勞往返是多餘；焦急的亦暗憤搬運和旅館租金的虛費。

因為沒有錢可持續，他們只好睜了一夜沒睡的倦眼，各自回到幾乎搬空的寓所去。

近午了，情形又加緊了！里門充斥着汽車，黃包車，貨車，獨輪車。各家的門口，堆疊着箱箠。低頭細語，高聲狂喊，那種形出恐怖的尖端的音響逼得人瘋了。

「三小姐！你不要不要搬？我們要到別地方去住個把月再說，東洋人打起來，此地很危險的。」房東太太扣了房門問她。

「大概不搬吧，不過今晚或者仍要出去的，沒有事再來。」

「你比方要走，門的鑰匙可交把門口那位先生，他是自家人。」

她不禁暗笑起來，老怕沒有先通知不好意思走，現在房東亦沒有先通知地把她丟下了，可是錢又在那里呢？還不是沒有錢的理由倒充分些……

跑到晒台收衣服，這才發見了，三樓，亭子間所有的人物都空了，房東的馬桶亦不見了。於是一腔寂寞的情緒不由高漲起來，萬一不至成事實時，這些人可不是自尋麻煩？倘若真的爆發了，自己便獨自守着這幢房子，跟了左右的沙包同化灰燼麼？爲避免寂寞和無端的煩燥，今晚實在非出去不可，單單那許多老鼠便令人討厭了！可是跑那里去呢？在上海獨自流浪着，幹着這最不出息的文字生涯，除了自己「豪闊」往開房間之外，簡直沒有地方去了。

在平時，還是自己這裏可供流浪之士的胡鬧，因爲一層樓房是和租界的亭子園差不多價錢而廣闊得許多的。現在，地方一陷入危險的狀態中，便不見有誰到來，這幾天，除了B之外，簡直沒有了。便連那個說：不要焦急，回頭我來看你的他亦不見蹤影了。人世炎涼的情況，固早諸盡，可是一碰着，仍然感到不好過的。

爲解救暫時的苦悶，她抽出稿紙續着那沒有脫稿的短篇。

「嘎！我想你定出去了！」老黃從風裏顛紅了鼻子推開門。

「是剛回來的，昨晚又在虹口鬧了一夜。」

「哦！我不亦在那裏麼？怎樣看不到你們？我今早才從南京回來，坐了一夜火車，頭都暈了，回到家裏，床鋪又給朋友睡着；我只好找旅館開覺去，因想你們常在虹口開房，所以到那裏來，我睡幾個鐘頭便沒事了，好讓你們玩去。」

「那你是今早才來的了，我們仍掛B的名，怕你一時的疏忽。」

「人是滿滿地，倒料不到你們亦一份子，喂！在七樓五百〇七號，我已經招呼了夥記，你們要拿什麼，吃什麼叫他們開來，錢是放多了。我要走了，那本書今天可以見市，可是後段又勾不清，要往校對去，後天可以出版了，你通知B，他們亦去，我今晚得空再找你們去

。」老黃老是匆忙地走了。

帶什麼東西走好呢？要緊的吧！書籍稿件都同樣成爲「命脈」，摸索着袋子，觸着那唯一的財產兩隻香港小角子，有什麼力量帶走東西呢？萬念俱灰了！老黃不來時，今晚還不知如何飄搖，而今又痛惜東西了，人總是那樣不乾脆！平時臨行時多是帶了圖章名片，自來水筆，結局這些成爲劫後的殘餘，這回決心連這些都不願帶了，看看可否倖免，於是迅然地拿了一套今晚要換洗的襯衫和那本「××河之水」出了門。

天上透着濃雲，黑沉沉地慘澹澹地，霏霏的微雨似濃霧般輕散者。尖厲的風刮着肌孔，似預知大「災殃」的降臨般佈滿怒容。

地上更形緊張了！充塞着箱囊，蓬頭的老婦；黃肌的幼孩，慌張的男子，擁擠着，傾軋着，爭先恐後的從開北的各個過道，潮潮到北四川路來。電車上亦裝滿了乘客，電車不容易通過了。汽車漲價了，各種車馬都同時騰貴得十分駭異。

綁着白布綁腿的陸戰隊，短脚密屬在人羣中，那刺刀又格外明亮。

她已步到虹口旅社門前，旅社只開一扇小門，還倩巡捕看守着。各國的水兵，商團的士

卒莊嚴地走着步伐。

「中國人是在轉徙流離中生活起來的，只要稍微騷動，便那末自相驚擾，提挈老幼的奔逃！這種情形，要是發生於安定的國土，那末這手足失措的剎那，不是只能等着命運的裁判「麼」，她不禁感慨。

打了電話，住X X會的他來了。

一同憑窗成直線向東遙望去，海寧路乍浦路角威利大戲院門前正貼着「癡夢」兩個大字。地上的人全變成蠕動的物類。

「今晚定有意外，他們——十九路——已有相當的準備！」爲其自己是個中人，他不禁高興的說着。

「有了這種胆子？」

「你以爲他們不敢幹麼？那是可能做到的啊！」

「許是可能的。」回答仍含了譏笑。

「固然東洋兵厲害，單單器械便足以亡我，況且又有了新戰術！可是他們的勇氣亦厚！用了對剿匪的辦法對付着，那怕沒有胆量。」申訴着臉都飛紅了。

「那末今晚決有炮聲了！」那全然帶着侮蔑的口氣。

他只好默然了。

B 進來了。他立刻向 B：「你也沒有搬吧？」

「要搬幹嗎？」B 向來是不會裝腔作樣的。

「其實這種情形亦不能持久，兩三天總要解決的！各國定不讓這種情形的持久！」

「管他持久不持久，橫堅我們今晚遇了救星，得過再過。」

「我那里還有事，務必走了。」他感到不好停留地告別。

B 去找朋友去，她亦下了樓。

租界戒嚴的佈告，紛紛貼上了，圍觀的人們更是密接着。人心的惶惶是一分鐘一分鐘的緊張，車馬是一刻一刻的紛紜。電車比適才更難以走動，人是塞滿了街道。上海戲院關上了鐵門，剩着「銀漢雙星」的大廣告和招待員站在門口，張開驚訝的眼睛觀望，這是黃昏的時候。

「時報號外，要看時報號外！」呼聲震破了嘈雜的市街，人們爭先恐後的購買，把全身心的恐懼與希望都向這紙張作最後一擲的卜定。

「條件答應了！條件被認為滿意了！今晚可保無虞了！」街頭路尾都佈滿笑靨，大家

放下一條心地感謝那張號外地互語着。

虹口旅社本來連大菜間都改爲臨時客房，住滿了。現在，這剎那又空出許多來。開北的居民，得了和平之神的消息，早早負箱背篋提挈老幼地搬回去。同時公共租界亦解了嚴。

萬家燈火格外燦爛地放出幸運之光……

B來了，老黃亦招致了幾個朋友來。

「開席喝酒再說！我作東。」老黃老是豪爽。

「國難當前，我們胡忍醉酒？」愛唱高調的方囑囑着。

「國家興亡，匹夫固然有責，我輩匹夫，在無責可負之前，當漲起熱血爲他日之預備！酒也者，激動熱血之物也。」胡調的小陳的聲音。

酒杯的翻亂，羹肴的狼藉，在歌聲嘹亮，絲竹高奏的四圍中，他們醉醺醺地踱到房裏去。

老黃凝神地在校看他那本後天便將行問世的俄國小說的譯本之外，有的醉倒了，哭泣着，其餘的又打了麻雀預備把這漫漫的長夜消磨過去。

「茶房！叫六客炒飯！」主人老黃記起大家肚餓了。

「沒有炒飯。」

「炒麵？雞粥？餛飩？」

「都沒有！」

「哼！你們開什麼鳥旅館，現在才一點，便什麼都沒有！混帳！」

「廚房老早關了！東洋人打起來，虬江路着火火了。」

神經作用，一聽說立地聆着炮聲了！大家立地丟了雀牌火速跑到過道的窗口去：

夜裏開黑色的巨口，黑烟似長蛇的旋轉的，風呼呼地慘叫，緊着那尖銳的鎗聲。飛鷹的黑翅在太空中翻展，流星般的綴着長尾的流彈，青青地飄遊着，逐着目的爆發。巨炮震耳的狂響，城山沸海地連接着！

剛北的火光衝天，彷彿聞到萬衆的哀哭！看到萬衆的血肉迎着炮口橫飛，萬家的瓦楞隨着鎗彈震碎！

偉大的建築物傾倒了！弱小的民族化灰了！熱鬧！却是鎮靜，混亂，却又嚴肅的人間地獄呀！

夜的黑暗的巨口，被彈破了。

黑煙漫成連續的大山，白煙繼着黑煙衝起，接着成了紅火了！青了！黃了！「偉大的光明啊！」她不禁喊着。

「是天通菴！」「是寶山路！」「是商務印書館！」觀衆的各說。

他們跑回房裏叫醒還在醉夢的朋友們又往觀看，大家全充滿了畸形的興奮。

電杆一根根可以數出，商務的屋尖又看見了！一個狂響的炸彈飛下，許多油煙又起了！但商務并未燃着！爲眼睛之飽餐他們又跑上天台去。

樓高了，觀望着，似乎自己站的地方快被燃着了！

「那一幢里是什麼？已經燃着了！」B指着朝虹口公園那裏。

「不是我的地方麼？啊！文武之道今夜盡矣，我可憐的十年的心血已經玉軸成灰啊！」她興奮極了。

「痛心啊，老早聽我的話搬到我那裏去，不是不至於麼？」老黃曾在風聲鶴唳時勸她搬到法界去。

「啊！河山已經破碎了！萬衆已經傷亡了！我未能出過一點力，或跟大衆廝殺去，這一點犧牲，真值得惋惜麼？不過人類是可憐的動物，終不免介於懷脆弱啊！脆弱啊！你看，

如沸的哀聲！啊！這巨響，又不知死了多少可憐的生命！」她興奮的眼淚幾乎流出來了。天氣奇冷，夜露深重，她顫抖着！

「啊雨來了！雨來了！許是天不忍亡！我天不忍亡我！」她又喊了！

「這點點的小雨是足助長火簇的蔓延喲！這細雨是叫我們南方的士兵們加重寒冷喲！那火光又連燒到另一座高樓了！看！那不是北站麼？北河南路亦陷落了！老靶子路承在火邊抖顫啊！」老黃，握住拳頭向窗牖緊敲着。玻璃碎了，他的手出血了。

朝向東面：北四川路零落落地站着寂寞的街燈，除了文明的機械的狂叫之外，人間似乎全個死沉一樣！許多偉大的建築物在黑暗的巨口之中正像許多不齊的牙齒！啊！無盡期的黑暗把可憐的東方古國的精華吞噬了！

「歌罷舞繁華歇！你金迷紙醉的黃浦喲！今宵亦竟蕩流了爭光的碧血！巨炮連聲亘天來，你罪惡充盈的申江喲！此夕的癡夢該醒了！被壓迫的奴隸的足步啊，已向帝國主義者的炮火邁開！我們不管國家興亡固然太過虛無，你幸災樂禍的統治者啊，看你卑躬屈節所接受的侮辱得到成就麼？還不是令你的小民變成無辜？東北淪亡已足令人憤傷，江南的血泊又開始淪澗！萬夥頭腦將伴綠草蔓遍江南的春天！千家的居室啊，亦將盡成碎瓦頹牆！我孱弱的

響聲啊，爲甚不跟萬衆棄於炮火之邊！爲甚只作着不出息的淚連……」她狂歌了，大家隨和着高唱！炮聲越來越密，火焰越燒越廣，奇形的興奮中天已漸漸地發白了。

細雨還下着，火光似較微弱了些，炮聲亦稍爲停止，只是那尖厲的流彈，還斷續地爆裂着。

(三)

一夜興奮，一夜的疲倦，大家漸漸地東歪西斜下去。老黃那本稿子，竟被隔絕於靶子路的鐵門之外，望了這僅有的一章，他亦頹然的倒下了。只有她爲記望着他——許是想偵察秘密，看他夜來有沒有到前方去和他至死還痛恨的東洋人抗爭；於是她悄悄的出門。

街上的情形又和昨天迥異了！

電車靜躺着，公共汽車只開到蓬路；鋪店悉數關了門，靶子路的鐵門亦緊閉了！沒有表情的陸戰隊的刺刀橫截的拿着。逃難的居民，提箱挈篋的已比較少了，塞滿街道的是那些無目的，好奇的，而又怕死的羣衆互相斯擠着。她朝南走去，未到昆明路，一個流彈的響聲從耳邊掠過，她還想向前，巡捕却極力阻止由橋北來的人類，於是她不好再走了，怕去了，等下不得回來看「同是天涯逃難人」的虹口旅社的朋友於是她又跟着羣衆潮湧到海甯路來！一

架飛機低下的叫聲，羣衆便爭先恐後的竄到有走廊的步道；飛機高了些，大家又蜂湧到路心去！刺刀近身截來了，人們又紛紛的逃到汽車行的空地，刺刀仍找了對象恐嚇去，於是又好奇地往圍觀他人的恐懼！

她在人羣中又擁擠到北河南路，想尋小路往看被隔絕於鐵門之外的朋友們。雨後泥濘的小路全然站不住足，加以互相推擠，她一轉了脚已跌進泥渦裏了。掙扎起來，再往前走，浩喊的人聲衝回來了，一位廣州老婦，拉緊她的手：

「快的跑哇！快的跑哇！前頭燒着，炸彈下來了！」

既然沒有路線可以通過，到較近戰地的地方深味去，在人海潮中湧實亦無聊，於是她又回到旅社來，這是晨起八九點的時候！公共汽車開到郵政總局而止了。

一只炸彈飛下，一陣黑煙濃起，接着又是一只，那黑煙已變成白蛇的旋捲，穿雲蔽霧，呼嘯長空，最後的一只，滔天的大火焰起了，黑煙又漫開各處，炙焦的臭味散遍空氣中，似乎各人的臉孔都烘熱了。

「商務編譯所燃着了！印刷所亦着了！」人聲狂響起來。

昨夜被投擲了兩只炸彈，因建築的偉大，未易燃點，可是今朝終不免於禍地漸在巨火之

下化成焦土了！

她回到房裏，房裏的脚色已添了許多；幹着X X週刊的盧，備述了他在老靶子路一夜的驚慌，說是鎗聲一響他立地把他的印刷品燒去。在附近北站我河南路底的X X醫生複述他備僱了日本女人當看護，於是在東洋兵往敵門時，跟着看護冒充了大日本帝國的籍民走了，還有許多多各盡所能地用盡驚慌的字句，抽盡淒涼的情緒述說一夜的驚悸。

『喂！事情不妙了！公共租界亦陷落了。那邊已衝過來了！他們決將虹口旅社作為臨時的司令部了。大家已經紛紛搬走，我是和帳房先生稍為認識，他密告我的！你們最好還是再跑好些！』愛唱高調的方踏進來便危言聳聽的報告着。

大家只張大眼睛互顧。

『聽說今早在北四川路尾一帶，逢人便刺！渺無存留！這裏遲跑些亦會作了刀下之鬼！快啊！趕快啊！』方又用力催促着。

那末就暫到我那里再說，好得老楊夫婦回故鄉去，三樓剩了一個大房間！老黃睡眼惺忪地坐起來了。

他們一行七人，孑然一身地離開了神祕而繁華，淒涼而騷亂的北四川路且永遠不能再回

地到仍是帝國主義底廢的法租界來。

五路公共汽車全停了。

午餐後她到南京路來，罷市了！傳單標語觸目皆是，騷動又變了方式了；漫天飛揚着劫殺的火灰，遍地葡萄着逃亡的人類……

汽車的奔馳，異種的人類的怪視，同胞們爭拾了傳單，圍觀着生活週刊的號外，看到：

「擊落敵人飛機兩架」而叫快的荷掌〇呼。

「全國的精華東方圖書館被焚！」而寂然把眉彎緊促。民族的血似乎不會凝結一樣。

各個大旅社的騎樓，披滿女人的襯衣，孩子的尿布！公司門口亦守衛得十分嚴密！女太太們擦着紅粉帶着傷感的顏色遠望由閩北飄來的紙灰……

舞場戲院一經關門，她們的國難便真的墮頭了。

戒嚴的緣故，四馬路的野雞兩點鐘便出盡了！爲等望新的消息，兩點時，時報——時報三點左右便出晚報了——的門口便堆了比常驟增幾倍的報販，我想直接買着的讀者！雖然是 在抖擻的春寒之下，可是人體所發出的腥穢的熱氣已透過寒冷的感覺了！

黃浦灘前密佈了大國的戰艦；各個碼頭異響地起運了隆重的機械！替敵人作着，哼哼呼
呼喘着氣搬運了傷殺同胞的工具仍是自己的同胞！如狗如豚的指揮者却泰然坐在坦克車上。
擦白粉的東洋女人紛紛在上船回國，那些送行者具了必勝的儀容和她們深深的磕頭：
電網似蛛絲般密，沙包隨處都小山似的隆起。

無線電台前亦堆了人！巡捕却極力阻止開人的觀望，爲怕無端死於非命的流彈！
工人式的青年正中彈倒下了！血泊吸引了觀望的羣衆，忽又記起什麼似的一哄跑開了。
黃昏了，街燈黯然地現出慘淡之光，鐵甲車紛紛地巡邏了。

她們只好無聊地回去數着炮聲！恨沒有機會到戰區去！

睡上床，便覺得異樣的寂寞！雖然老楊的那隻大床橫插了六人。炮聲雖則替代了工廠的
汽笛，流彈亦替代了火車鐵軌的喧囂，可是那特有的神祕的偉大的幸運的廣東腔小販呼聲：
「叉燒包！豆沙包！豬油包！蝦餃，燒賣！」永沒聽見的希望了！

(四)

「我軍大勝，佔敵司令部，斃敵無數！」……老黃一早起來便拿了朝報嚷着上樓來！「
你們還沒有起來麼！昨夜又打勝仗喲……」

他們才從床上起身，老黃又嘆着：

「自然這不是善後的辦法喲！他們將竭全國之力以對付喲！看！X X師團又抵滬了！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喲？血和肉飛濺的時代喲！我真個不知道要怎樣死才好！這時代只有兩條路可走：預備殺人和預備給人殺！可是我既不能殺人，又不忍被殺，這將怎樣了局喲，我雖肥肉累累，却是如許文弱！我興奮得發狂！我耐不住這樣畸形的刺激……唉！唉！……」他幾乎淌出淚來。

「嘎！教授來了」，大家說着 G 教授已鎮鎮重重地坐在床沿。老林跟在後面。

「你亦走官兵麼？」教授自從老林哈哈的大笑，壯起他的胆以後，他不想搬家，并且晒笑着到旅館去的是：「走官兵」，所以她今早很尖刻地給他一個報復。

「現在，又不同了！這個時候，是怕沒有法子，要是有的，那就非跑不可了！爲什麼要拿生命去作無謂的犧牲？」教授只寂然的微笑着，老林却爲自己辯護了前晚的強硬的主張接着教授又備述了出走的經過：

「那樣的接近，已經嗅到燒焦的氣味了！孩子們怕的快哭出來，我說：你們逃吧！我和姨娘守着，姨娘要跑時，我還可獨自煽着爐子！可是一個流彈炸破隔壁的窗門，玻璃，飛

到我們院裏了。的屋瓦都全擲穿了！大陸戰隊用鎗頭隨處敲門！我們才疑神的聽着，糟了！後門被撞開了！把我們趕了出來！我立地向他們申說！好得有了那張美國護照，和懂得幾句英文，他們虛榮心很大，以為懂得英文最偉大了，所以和他們說的時候，他們也裝得十分了解地唯唯地點頭！否則：：：那些浪人最沒有客氣了，依然唾罵着，結局，我在他的刀尖前走了！他的刺刀指着我的背呢！」

「你何不快跑些；那樣不嚇死人麼？」她問着。

「哦！你跑快，他的子彈不會跑得更快麼？好得緩緩跑！」老林替回答。

「怕不怕？」她問教授。

「怕什麼？不過現在是難民了，單衣獨褲住在朋友那裏？只能打兩塊錢的小麻雀了！」他似有點悒然可是大家却哄然大笑起來。

她終於到××會找那個他去。

靠四川路那個正門緊閉了，從旁門進去！哎喲！會客室坐滿貧苦的女人，在爲士兵縫衣，高跟鞋，長旗袍，皮外套的女太太旋轉着跳舞式的步踏正在那裏監督指揮。

大禮堂，過道，休息室正堆滿了成千成萬的難民，一家幾個人披了一張蓆子，在那裏起居飲食。剛剛是午餐的時候，像養豬的稀飯一桶桶地團滿了人。那些鹹鯛魚發出腥穢的臭味！蓬頭散髮，肌黃臉瘦……令人立地想到海輪的流搶的形象來。

那個他，據說已經忙得要命，在和各方要人接洽，聯絡便衣隊，兼之昨午和××長到吳淞去，一個巨大的炸彈飛下了，於是棄了汽車往伏在森林裏的棺木底下，可是回頭來，汽車已在一丈多廣，的深潭中炸得粉屍碎骨了，於是他不得不步行着回到上海來，兩足起了不知多少的泡子，胆子亦怕被驚破了！況且當晚吃了法國大菜，肚皮又弄壞了！現在是瀉得不能起床……

她彳亍地向北踱去，預備到逃亡的地方，把一旦化煙的故地憑弔；可是只跑到蘇州河的沙包，便被巡捕阻止了。她只能遠遠地望着北四川路的大日本士兵蹣跚地漫遊着。那路旁的高樓懸着五光十色的廣告，寂然的飄動着。

晚上大家又喝了酒，酒後又搬出麻雀牌來。

四人中一個老黃的同鄉從前的小學教員。瘦弱的軀殼，蒼黃的臉龐垂死了！說着話都喘

氣，可是他是熱烈得發狂了。

「我的名已報好了！明早要驗體格，明晚便和大家別了！也許多是永別！」他打出紅中一面說。

「不要想入非非吧！明早同鄉會送雞回藉，趕快拿張船票回去吧！」老黃責教的口氣。

「我那個家庭真不願回去啊……糟了！糟了！忘記碰「白板」……他的手發顫了。

「家中有飯吃，看你還是解決了肚子再說吧！義勇軍！」老黃仍不滿于他的解說。

「真的要回去？那不是白花了兩塊錢報名費麼？當今是窮的時候啊！」他淒然地又很滑稽。

「揩油了船票還不算麼？」又是老黃的回答。

五

國民政府遷都洛陽了！前方又時告失敗，江灣各個大學亦被炸毀了！大帝國又調了重兵，新換了大將，形勢雖是嚴重，可是已叫不起大家的興奮了！

老黃負了同鄉會的使命預備到南洋爲士卒募捐去。唱高調的方却和盧把那s週刊刊下去，說是在炮聲中絞腦汁。

小陳因為讀了醫科，被編為救護隊到真茹去，却被炸彈嚇得魂銷魄解，今天因負使命到租界來，一想到那種情形的可怖，他連快畢業的文憑都不願希望地決乘今晚的皇后號回香港。

各大學既經成灰，教授感到久打兩塊錢的小麻雀亦不是了局，亦快到南洋去，他却不是負什麼使命，只是僑商的兒子。

大家近於星散了。只有B和她仍無着落地在這難民收容所維持了殘局。冒了霏霏的雪雨，時往喝酒，間或痛惜那在東京的朋友送給她的一隻小鶴在炮火中湮沒去。

炮聲聽得麻木了，「時報號外」的呼聲亦倦了，這里又沒足消遣的了。老楊唯一的書籍一本張資平氏的長途雖十分腐爛亦只好看看，已看過了。現在只剩下紅樓夢，於是和B爭看着。雖然看過好幾遍的紅樓夢，可是一到了薛蟠大哥和人家行酒令時吟着；「一個蚊子哼哼，哼！一隻蒼蠅嗡嗡，嗡嗡！」的句子，仍是不禁大笑的。

「星散是必然的結果！數目一至十三便不吉！二十七夜在教授那裏吃飯，恰恰十三人！文字數着怕得不敢說出來，終於從此零落了！XX里已經粉碎了！大家留着身子星散去，還算不幸中之大幸……」這是今晚老林送教授南歸後對她說的話。

申訴

馬兒著

已經是初冬的時節，第一次的寒威，很有力的來襲擊人們的衣袂。富人們，尤其少爺小姐們，在他們的新裘製就之後，是非常歡迎的。但是，窮苦的人們，和在貧窮線上的漂泊的人們，却拒絕不得。他們如螞蟻般，有準備過冬的思想，但又如寒蟬般，心頭在作着可憐的哀叫。

穆如，和亦輝同住在一個亭子間中的穆如，爲了六塊錢的房租，足足跑了大半天，書局的經理，說發稿費的時候還沒有到。而許多一起拚命，而現在發達的朋友，是找不到了。找到的，又比自己還可憐。好像自明一樣，他有了一個面有饑色的老婆，帶了三個缺乏營養的孩子，在家剛燒稀飯，對於拜訪的朋友穆如，不斷在訴說其生活的困難，說昨天晚上爲了一篇特約的稿，吐了兩口血才能寫好，得十塊錢來買米，房租還沒有付，小煤爐還沒有裝。穆如聽他陳說之後，一句話都沒有說。看看自明，又看看他那爲小孩子縫冬衣的老婆，又看看一般在爭食油條的孩子。

「穆！你怎麼樣啊！天氣這麼冷了。你那件寶貴的絨線衫不先著，還是這麼縮瑟着，難道上了當舖嗎？」自明很關心的問，呆看着他，等待他答覆，「你不是說過，即窮到死也不當的嗎？」

穆如沒有開口，很感傷的去打開亭子間的窗門。

「你究竟怎樣呢？」自明又追着問。

他才很疲倦的告訴自明，告訴那領稿費的失敗，借錢沒有路的經過。並告訴自明，他的珍貴的絨衣，已經爲了亦輝的病送上當舖去了。末了他還說，亦輝在病後，吃大餅是很不方便，今天早上的稀飯，已經沒有豬瘦肉了。

「那末，我還可以挪出兩塊錢給你，你拿去救急救急罷！」自明在摩他的袋，

「不，你給我的錢，不啻是給我的耳光，不，我是不忍心拿你的錢呀！」穆如說着，走到自明身旁，按着自明放在袋裏的手。「我不能要你的錢啊，我走了。」

「不，你慢着走，要不要是沒問題的。」自明拉着他坐下來。「你還要想辦法呀。」

「有什麼辦法呢？」

「有是有的，你能不能和X X週刊寫點文章？這週刊的編者王君，我和他們很熟悉，他

的見解，雖和我們不同，但是，他很講交情，我今早拿到的十元，也是他特別通融的，我祇有寫三千字的稿呀。」

「見解不同，怎樣的寫呀，餓死事大，變節事更大，我不能和我見解不同的刊物寫文章的呀。」穆如更堅決接着說：「我不能寫呀。」

「朋友！別固執罷，見解相同的，何嘗刊你的稿，兩千字一元，寫到了吐血也換不來房租與大餅呀。」自明激昂的說。「你寫，不必寫黨政的文章呀，國際哪，教育哪，經濟八股哪，你都可以寫的，何必要談什麼黨政見解呢。」

穆如沒有答覆。他在想，三天內不付過期的房租，便要趕走，自己走，還不要緊，亦輝病沒有完全好，他們朋友的消息還沒有來，想到這裏，他氣餒了，先前的固執，已漸漸軟了下去。

「你寫罷，你明天交來給我，我去和王君商量，也許有辦法的，因為他很需要稿，他有點拉攏我的意思，說起你，他或者更歡迎呢。朋友，同志中沒有朋友，還是在舊日之敵方找朋友罷，但是，這並不是投降，不妨做一下勞動者，拿勞力去向資本家換取價值。」

穆如在躊躇了。

「躊躇什麼？回去寫罷。」自明在催促着。

「不過，在這刊物刊下我的姓名，是很難爲情的呀。」

「得」，自明狂笑，「書獃子，何必要用真姓名呢，署名隨你便罷。我不對他說你好了。你怎麼樣？餓死事大，這並沒有失節呢。」

「好！明日我再來，勞你罷，」穆如和自明握手，「我走了，再會罷。」

「不，你先拿兩塊錢去，明天扣還罷，」自明在袋裏掏出兩塊錢，塞在他的袋裏。

穆如忍着了眼淚，勉強的點頭出門去。

穆如捏着在褲袋裏的兩塊錢，打算跑到水菓鋪裏去買兩隻雪梨。他在三等電車裏在牽念着亦輝的病，又想買點熏魚，回家和亦輝吃晚餐。

「西新橋到了！」賣票人的聲音，才把穆如的想念打斷，慌忙的走下車去。

那時，黯澹的天色，在傍晚的時候，已經暗了起來。而商店門前的電燈光，已輝耀着。他忽然想起一個同鄉，在南京路某大旅館住，日前曾約過他去會見，但自己覺得自己的衣服髒，不好意思。現在，他忽然想起，又要找他問問家鄉的消息。

「哈！他是我的同學呀，有什麼問題呢。」不禁自言自語的笑了起來。他決定了，便朝

北向南京路跑去。

三大公司的電燈，把一條南京路照得如同白晝，穆如的脚，已覺跑得軟了，慢慢地走，在看那電燈的招牌。『南無阿彌陀佛』他看到此。大字紅年電燈，不禁念在口裏。在永安公司門前，等着車過而橫過馬路。

『喂！穆如。』一個很熟的女人嬌音傳來，他忙回頭一看，怔了起來。

『曼！你嗎？』

『是！穆如！你還認得我嗎？』她和穆如握握手。『啊！我們五年不見了，消息也不知道，不料今天見到你呀。』

他在打量她。她的面龐更紅潤了。少婦的風致，雖然代替了那少女的姿態，但迷人的梨渦還是我從前一樣，趁着那漂亮的狐裘，更覺得美麗。他見着她抱了幾包東西。

『你買東西嗎？』他問她。

『是的，幾件衣料及些什物。』她打量了穆如之後，接着問：『你在這做什麼呢。』

『那，』他指對面馬路那間旅社。『我到那裏去找朋友。』

『呀！我容易才見到你，我們去吃點東西，談談罷。』她說了，拉着他要走。

「曼！我沒有空，我要見一個同鄉，而且寓裏有一個病的朋友，還沒吃飯呀。」

「不過，我要和你談談呀。」

「是的，我也很想和你談談，不過現在不能，改天好嗎？你住在什麼地方呢。我去拜候罷。」

「這，這是不便的，我昨天晚上才由南京來，我沒有家，我和一個人住在旅館裏面，談話是很不便的。」

「誰？你丈夫嗎？」

她沒有答，現出一副不願答的樣子。頓了一頓才問：

「你住在什麼地方？還是我明天早上去看你罷。」

「不！我住的地方很僻，而且有一個病的朋友在同住，這樣子，很會把衣服弄髒的。」
他推辭的說。

「有什麼要緊呢？我們是老朋友，還客氣嗎？我很願意看看你的生活的。」

他於是在暗袋裏，掏出那舊的自來墨水筆和小簿子，把地址寫好交給她。說聲明天見，便橫跑過馬路去。

她目送着他，呆呆地在立着，看看錶，已六點一刻了，即叫黃包車，回旅館去。

穆如和亦輝晚餐時，告訴領稿費借錢的情形，說起自明的妻兒可憐狀態，彼此也爲之擔心，再說起寫稿，亦輝也很贊成。

「我的朋友的消息，還不見來，我的身體還未康健，我累了你了，還是委屈一點罷，我不相信我們沒有辦法的啊！」

「你覺得怎麼樣！」

「我今天好得多了，今天晚上的稀飯，不是我燒的嗎？」伸伸手，拍拍胸，「朋友，我快好了。好了之後，他沒有信來，我也要跑了，不一定要跑到他那裏去。我們不把主張掛在口上，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站足的，我們有能力可以出賣，有勞力，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換取生活，我們的主張，要俟他日了。我們祇要不拋棄我們的使命，不變我們的見解，無論做什麼，也不要緊，現在，我們暫時閉着口來應世，埋着頭來工作罷。」

穆如不作聲，在吃稀飯靜聽。

「你以爲我的說話怎樣呢？對不對？」

「對的，老陳！」

穆如的稀飯吃了，放下筷子，伸着懶腰。

「今天這一頓稀飯，吃得很痛快，還是那可憐的自明之賜呢。」

「是的，自明這人真好，不知怎的，好的人，都是窮，都是可憐的呀。」

「爲富不仁，爲貴無良，是很有道理的，前月我跑到南京去找朋友，做大官的朋友，你去官衙找他嗎？他公出了。你去公館找他嗎？他又不在。萬一給你見到了，也沒有什麼話說，當年般動的態度，和現在驕慢的氣概，是絕對的兩樣，說起來有點不大相信呢？」亦輝似報告般接着說，「這種同志間的普遍情形，你當知道了罷。」

「是的，這是需要的問題，從前需要你抬轎子，當然是般動，現在不需要你來拖累，當然是牢騷一點說，冷慢了，所謂革命的特色，若就階級來解釋，可以說是農工小市民的特色，而深刻一點說，這是新官僚的現形，是貧兒政治的意態表現」。穆如說到此，頓了一頓，怕亦輝不明似的說：「你知道嗎，貧兒政治者，貧兒暴富的新政客之謂也。」

「不過，那些三等科員或辦事員的朋友，是不同的，他們的收入，沒有貴而富者那麼多，地位沒有那麼高，但是知道你來了，他們立刻跑來見你，什麼吃飯哪，聽戲哪，忙得不亦

樂乎。來得辛苦的金錢，去得那末慷慨，和貴而且富的朋友，又有絕對不同的態度，有的還問你有沒有錢用，說一二十塊可以想辦法，這樣子真要把我腦根沌亂，找不出那解釋的道理。

「沒有什麼，貴而且富的，我說過了。那些小職員，他們雖有職業，但是很低下的，可以說是同病相憐。因為他們的能力，比貴而且富的人們，未必低下的。他們的廉恥或真誠，沒有變滅，他們的牢騷，時常都要找發洩的機會的，而且他們所以鑽不高，就是那相當的良心，廉恥等在阻撓，當然的，他們對朋友的態度，就有點不同了。」穆如在指手畫腳的說。

「也有道理，」亦輝說着，起來走到他的帆布床前，抖起了被頭，「我的精神真不濟了。」說完，躺了下去。

「這是病後應有的，什麼濟不濟呢？」穆如在安慰着，而又抱歉的說：「我打攪你了。」

「不要緊，我睡着來和你談，今天有什麼新聞沒有。」

「有是有的，但不知是喜劇還是悲劇了。」

「什麼？你說甚麼？」亦輝又坐了起來。「是關於你的嗎？」

「是的，不知怎的這樣子偶然，我在永安公司門前碰到了六年不見的曼啊。」

「啊！碰到她嗎？」

「是的，她明天要來看我呢。」

「她怎麼樣了？」

「很時髦華貴，大概非富翁之妻，就是貴人之妻了。」

「不見得她會作妾罷。她和你說什麼呢？」

「沒有說什麼？我因有別的事，不能多談，祇有約期相會罷了。」

「不見得肯光臨罷。」亦輝很懷疑的問。

「不，不會的，因為不是我招呼她，是她來招呼我的，而且不是我約她，而是她約我呀

。她似乎有很多話要對我說呢。」

亦輝笑了，「穆如，你又來了豔遇了。」

「遇是遇了，豔則未必，我是又恐怕悲劇來臨了。」

「不妨陪點眼淚，對一個相好的女人流淚，是不一定悲哀的呀！」亦輝還是打趣着。

「不要談這些笑話了。」說完，即收拾桌子上的碗筷等物去放在一個角落裏。「我要寫

稿了，」在擺佈文具。招呼亦說道：「輝，她明天來了，真難爲情，我前數日當了那件絨線衫，是她七年前送我的，此物難歸原主了。」

「又何必歸呢？說不定還有新的呢。」亦輝涎着臉在說。

「你這壞透了的東西，還要和我開玩笑，你睡罷，我今天晚上不和你說話了。」說完，坐在椅子上來構思。

「好，我睡罷，祝你明天的好運道。」

穆不理，在伸紙寫他的文章。

輝醒得特別早，見穆還是在酣睡着，他今早覺得精神好多了，他想到馬路上跑跑，散散心，但是，聽穆說是曼來了，曼究竟是什麼一個女人，和穆的關係是怎麼樣，非看看個明白不可，他決定了，曼沒有來，不想離開此地的，想了之後，又拉被蓋着頭再睡下去。

不過，老是睡不着，又起了抓了一本少年維持之煩惱，胡亂的在看。

「卜，卜，」敲門聲響了。

「誰啊！」輝很緊張的問。

「這裏是不是陳穆如先生住的？」一個女人的嬌聲傳來。

輝想，「對了，是曼啊！」很快的答：「是呀！是呀！」接着起來拖着鞋，「穆如！穆如！有人來看你。」到穆的床邊，搖醒了酣睡的他。

「什麼？」穆如惺忪的問。

「是曼啊！曼來了」低聲的在穆耳邊說。

穆如很疲倦的坐了起來，「曼嗎？」

「是呀！是我呀！」外面應着。

「輝，開門罷。」

開門了，一位靚臉的少婦，笑動了那迷人的梨渦，在門檻外鞠躬着，忽然見着輝。楞楞地看着，「穆如呢？」在問着。

「我在這兒呀。他是我的好朋友，無所爲的，請進來罷。地方很僻的，我說過了。」

「不要緊！不要緊！」隨說隨進來，和輝點點頭，眼兒四面的溜着。

「請坐罷，」指着唯一的椅子給曼。

曼坐下，見着桌子文具，紊亂到不堪，桌上放着寫好的兩篇稿。浸浮於香水中的曼，似

覺到有一種不願聞的臭氣，掏出手巾來掩着鼻，但又不好意思，祇有不斷的揩鼻揩嘴。

「穆！你就是住在這裏嗎？」還是曼先問。

「是的，不住在這裏，那裏會睡在此地？」

「你起得這麼遲，現在已經十點半了。」

「早呀！你不來，我還要睡呀。」

「昨天晚上寫稿嗎？」

「是的，朋友叫我寫，限今天要的。」

曼拿稿來看，一篇又一篇，指着問穆，「就是這嗎？啊！你在研究教育嗎？經濟嗎？你從來不談教育，不抄統計表的呀！爲什麼寫起這撈什子來？」

「什麼研究，騙稿費，換飯吃罷了。什麼爲政論，黨八股，不能寫，亦不願寫了。不是爲了生活，我的筆也不要了，我爲了那黨派的臭關係，家鄉回不得去耕田，自己身體又不大好，到工廠去做工也不行，以我這樣文縷縷的人到工廠去，廠主人是不會要，即要，也恐人誤會是有什麼政治意味，沒有法子，祇有做文乞了。」穆似憤恨而又似悲戚的說。

「你的家庭不接濟了罷。」

「不要說了，還有面目見家庭嗎？我的父親，爲了我吃了一場官司，去了一半的家當，恨我極了。家信沒有來，我也不敢再寫信到家裏去，實在也不好意思再寫信了。」他在告訴說着。

此時的輝，眼瞪瞪看着曼，又聽着說，很不好意思，在著衣服。要出門去的樣子。

「輝！你到什麼地方去？不要緊的呀，你的身體還不大好，再感受些風寒，不是玩的。

」穆在挽留著輝。

「穆！你可以和我到外面去跑跑嗎？」轉面對着輝：「沒有關係，請便罷，我要和穆出去，」又轉回對穆說，「你著衣服，我和你出去見一個朋友。」

輝很不好意思，又覺得出去不知於身體有沒有妨礙，祇有紅着臉在亂翻那早上所看的少年維持之煩惱。

穆起來著衣服，把蓋在被面上的舊西裝，一件一件的著起。曼是一目了然的，知道他沒有大衣。並且知道的絨線衫也沒有。她在想！在從前送他的絨線衫，大概也舊爛了。不過，她又隨口的問，「你沒有絨線衣嗎？」

穆沒有開口，他那不好意思的神態，不能掩飾地表示了出來。還是輝從傍插口道：

「他決定不當的珍貴絨線衫，爲了病的病，沒有錢買十滴水，已經在數日前當了。」
她沒有話說，怔怔地看着。『怎樣的珍貴呢？』她在想。

「穆！我們出去罷。」

穆的衣服著好了，拿桌上的稿在躊躇着。

「我今天要把這稿送到自明家裏的，輝不能去，我怎麼和你去呢？」穆躊躇的說。

「明天不行嗎？」她問。

「不行的，這是房租或至於生活的代價呀。」

「啊！這沒有問題的，」她將手錶打開，掏出十元的鈔票幾張，放在桌上。對輝說，「輝先生！你代付罷。我和穆是好朋友，什麼都沒有問題的，不要客氣的。」

穆不好意思，還想說話，但她一起來拉着他，「不要說了，我們出去跑跑罷。」
他倆跑出了弄堂，她挽着他的臂，不斷的打量。

「穆！你是這麼憔悴了。」她悲顫在說。「你！你爲什麼弄到這步田地啊。天氣這麼冷了，你還是絨線衫都沒有了一件。」

「我都說過當了絨線衫，就是你送我的那件啊！」他半是不好意，半是憤憤着說。

她聽了，立刻站着，「什麼，還是那件嗎？當在那個當舖？」問他，他用手指着對面那間馬路小當舖。

「好！我和你一道去贖，給你禦寒禦寒罷。」她拉他橫過馬路，他拿當票出來，不過是當了大洋一圓。她在暗暗地悲嘆，當舖裏的朝奉，見了這位老主顧，一個貴婦人挽着手進來，不禁把奇異的眼光釘着他，他也不好意思，匆匆地脫了外衣，把衫套上來，重新挽着手兒出了當舖。

她見着他的胸脯，比先前挺直得多了。「我！我和你去做件大衣罷，」但在她意料之外，表示不要。她奇怪了，問他爲什麼不要，但他沒有說出理由，一次兩次三次，都是說不要。後來她問他，「你這大衣不是還在當舖裏面嗎？」

「不是的，前月已經斷了，」

「那末爲什麼我要你去做新的，你不答覆呢？彼此這麼愛好，還是客氣嗎？難道以爲要女人來做衣服，是可恥的嗎？穆！我是你當年的愛人，現在還是你的愛人啊。」

「現在？不是了罷。」他的聲音微微在顫了。「不要說這些了，我們還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請你吃西餐好不好呢？」

他笑了。

「曼！我這樣子的衣服，到餐館不是辱沒了你嗎？即不辱沒了你，我也不好意思呢。要吃東西，不嫌髒的話，還是到一個小館罷。」

「那末，不如到旅館去吃罷。」

他倆到了電車站，趁電車，由她把他帶到了E旅館去。

她招呼着茶房，開了一個較大的房間。這房間，他是很熟的，因為從前他在這裏和所謂同志開過了小組會議，後來，還開過了幾天，做祕密活動的臨時機關。他想着，同一小組的朋友，都一個個飛黃騰達了，自己還是如此，舊地重來，不免是感嘆着。

他倆進去了，茶房進來祀茶。她看看表，已經是十一時三刻，她徵求穆的意見，主張先開飯。得穆同意之後，她叮囑茶房叫飯去。

他不知是不好意思，還是感慨，或是疲倦，進了房，便躺在沙發牀上。她把門關了，坐在他的身傍。一陣清香，透了他的鼻頭，一道肉感，透過了他們的心靈。他沒有話，她把手挨着他，用手摸着他的額，她的眼淚浸着她的眼眶。

「穆！你爲什麼弄到這步田地呢？不料短短六年時間，便變化了這樣子。究竟是怎樣一

回事。你畢業南歸之後，祇知道在某報館做編輯，我自那一次寄鹹線衣得你簡單的回信而後，知道你到別的地方去了。但是，你到別的地方，何以不告訴我呢？以後我便不知你的消息了，寫信到報館去問，都沒有得到答覆，你，你究竟幹些什麼呀。」她在追問着他。

「話說來是很長，但我真不知從何處說起。」

「你就說離開報館後的生活罷，你疲倦嗎？我倒杯茶給你喝。」她起來倒着一杯茶，扶着他的頸兒喝。「說罷。」

「唉！我真懊悔，真對你不起。」

「你不要說這話，還是告訴你那實在生活罷。」

「你知道，我在北京已經加入了黨的，我畢業了，便走到所謂革命根據地去。爲了某同志的介紹，編輯了那個黨報的副刊。但報館的社長，是要人，總編輯，也是要人。他們爲了地位，爲了應付他個人的環境，但不敢說話，且不敢有所主張，我後來爲了某個問題，有所主張，不但所謂友黨不高興，即所謂右傾一點的要人，也不以爲然，我的社長和總編輯，說我幼稚了，很嚴厲地把我訓斥了一番。當然，我不能忍，在當天晚上，即寫了一封辭職書，不管他們批准不批准，我便捲行李搬到旅館去住。第二天，我便去找省黨部的朋友，介紹

我到P縣黨部，做農民運動。」

「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呢。」

「現在說起來，當然是很好笑了。農民們對我非常之好感，我要領導他們，教導他們，一方面，又要應付那些爭羣衆的革命朋友。這樣一來，便沒有半刻空暇了。當時我還有一個意思，是革命未成，何以家爲。同時，並以爲革命不應爲愛而犧牲的。爲了所謂革命，決意不和你通信了。把一個沒有結果的革命，換了我神聖的愛情，現在當然是懊悔了，但當時是很高興，滿不在乎呢。」

「後來怎樣了局呢？」

「後來麼？我便入獄了。」

「爲什麼要入獄呢。」她又追問着。

「事情是這樣子的，政府已經下令二五減租了。自然的，我爲了農民的利益，把鷄毛當令箭，對於地主們，要求履行，但地主們的神通是廣大的。P縣離省既遠，縣長和爭羣衆的革命朋友打在一派，而駐軍、師長，也得了不少好處，爲了鎮壓農民起見，先把我關了起來。他們以爲把我關了起來，農民是要暴動的，那末，他們便可以將我做土匪槍斃了。幸而，

黨部裏有位同黨的朋友陳君，他去找着農民的領袖，叮囑他們不要動，請願可以派代表，不可全部去，鬧出禍來。他說明了師長及縣長的陰謀，他說，要教穆如，是不能動的，若不能救的話，他要和他們當土匪去。農民代表便聽了他的話，把反抗的熱情按下去。他便打電，派代表到省城去。陳君的計劃行了，過了二十多天，我便在縣長之優待，農民的歡迎中，很高興地踏出了獸門來。」

「險啊！」她在慶幸着。

穆好像聽不見，繼續說下去。

「但是，陳君的警告，他們有進一步的陰謀，地主們要暗殺我，而在黨部之一部份不同黨的革命同志，也不滿意我，他說，農民協會立案還沒有批准，是很危險的，他勸我走。於是，我雖在農民獲得很好的信仰，但在黨政方面，是失敗了，因為有名無實的黨，不能掩護我呢。」

「走到什麼地方呢？」

「當然的，跑回省城來。在其初，我以為革命非到民衆中走不可，寫文章是騙人的勾留，自己不幹而徒叫他人幹，是很可恥的。因此才跑到民衆中去。然而，這是我個人的行動，

不是黨的行動，當然是走不通。此路不通，又走回舊路，重新做文字生涯。不己，並以爲我之失敗，是無組織之故，參加什麼小組織，開始那種種色色的工作。」

「那末，你從事那所謂夾攻中的奮鬥了。」

話沒有脫口，茶房敲門開飯，她開了門，順手在桌上拿起一口香烟燃着，送到穆的嘴上，「你吸口烟，等一下吃飯再談罷。」

她是很殷勤，招呼穆吃這樣那樣。她表示，要吃了中飯再說，他倆便草草地將飯吃下，茶房收拾了杯盤走後，他倆仍是先前那末躺，那末坐，繼續他倆的談話。

「是的，反X的空氣，由我們之鼓動，漸漸濃厚起了，終是清黨了，天哪，他們真是清黨，不同黨的黨，固然清了，即我們也在被清之例，不是朋友報信，我也許要受X黨的罪入獄，甚至要死了。因爲同黨的朋友，恨我們不附從他，爲了黨政之爭，一古腦兒把我們也清了去，於是，我便要躲起，設法逃到上海來，踏上了漂泊的征途。」

「那時你爲什麼不跑到北平去找我呢？」她似乎撫着他的額這樣子問。

「是的，我當時也想到，但是，我覺得有點對你不起，無顏再見你，同時，還計算你沒有畢業，彼此的愛，還沒有得到你家庭的十分贊同，即你不棄我，我也怕累到你。適武漢分

其事起，以同志之邀，我又到漢口去了。此時，我明知武漢政府沒有多大可爲，但爲了主張，不能不去參加，希圖貢獻一點能力，以維持此主張相同的政府。可是，事實上，終於不濟，甯漢合作了，什麼特別委員會也成立。空虛的合作，與必然的破裂，在並行醞釀着，我爲了所謂黨與派，又回到上海，再又跑到廣東，幹那擁護什麼打倒什麼的文字工作。但是，我的革命思想，已經幻滅了。同志不滿意我，我不滿意所謂同志，此時我打算在月底取得薪水，繼續我漂泊的征途。不料啊！共產黨的暴動，便兇慘的發生了。

「你在那兒嗎？」輕輕拍着胸，「我知道你在那兒，真不知擔心到什麼地步。你真危險啊。」

「危險極了，幸得我事前得到一個朋友的告訴，他帶我到他的親戚家裏頭去躲，在暴動時，有許多共產黨去找我，我的書籍衣物等，通通在劫後燒掉了。恐怖的三天過後，我是很氣憤的大罵共產黨。但是同黨的政敵，說我是共產黨的要人，這是我們的苦肉計。不久，站不住了，又要跑路。當時不是一個父親做買辦的朋友，伴我到香港，一定是遭偵探們注意的，因爲我們的許多同志，也被解回廣州，坐牢的坐牢，槍斃的槍斃了。香港，我知道不能久居了，有官責的所謂同志，是沒有問題的，大開旅館，大跳其舞。我雖有工作，但無官職，

當然的沒有錢了，多方請求，才那到二十塊，搭了船跑到上海來，做一個刊物的文字夥計。我此時肯罷手政治，在社會找點事混混，未嘗不可安靜一下，可是廣東方面之通緝令，惹起了我政治的報復心，而教書又不懂上海話，也是來不得，於是又以朋友之邀，幹什麼派的工作，反對這個，反對那個，弄得滿城風雨，油條大餅的生活，傾此覆彼的宣傳，數年來，都是過着祕密的生活，擔着最重要的工作，在緝捕速殺之威脅下，動也不敢動，那時之我，隨地時隨都有危險呢。」

「那麼，你功勞當不小了。」

「是的，當時所謂領袖與同志，都認我為最前線的先鋒。然而，和平了，團結了，我們的同志，在上海一二八日本大地震天響之後，大家都到京華做冠蓋，同事朋友，皆富而且貴了。我呢？他們說我已經失了時間與環境的效用，不適宜於做官，我不向他求，他們也不理我，於是我落伍了，祇有自食其力。而在軍事為所謂革命而犧牲的亦輝，敗後又逃到上海找我，大家共同過着最慘苦的生活，不已，他又病了，所以，七年來患難與共而最可珍貴的那件絨線衫，你給我那件絨線衫，爲了買藥，不能不忍放到當舖裏去。」

「唉！你是拼命工作，不知活動的書獃子，我早知你有今日了，所以，我在北京時勸你

教書，就是這樣子的，什麼革命，不過騙人的口號罷了。以自己有用的生活之力，為他人的功名富貴而犧牲，是如何的犯不着啊。」她很同情的在做批評。

「你，是怎麼樣的生活呢？現在你又怎樣呢？要告訴我了。」他催着她。

「我嗎？說起來也很長呢？我自從得不到你的消息之後，是很苦惱的。好容易的推到了民國十八年才畢業。你是知道的，那錢國忠是你的同班，他是對有所企圖的，但為了我和你這麼好，他是不敢下手。你走了之後，他假殷勤向我進攻了。但是，此人之陰狡，我是很不喜歡的。我常常都拒絕他，他到我家裏，不知吃了幾次的閉門羹。後來，不知怎的，他認識了我哥哥，每逢星期日，都到我家裏來，對我呢，自然送花咧，送糖果，請我兄妹吃飯咧，凡是可以表示他的殷勤的，一一都做。我哥哥，不知我和你的關係，以為人情難却，常常要我和他週旋，我也過不去，以為做朋友沒有什麼問題，有時便和他一起走動了。」

「錢國忠那個小鬼嗎？他的手段很來得，也是我在北京小組的同志呀，他雖不懂什麼叫做革命，但他的手段是很利害的，現在做了要人的了。」他插着說，「後來怎樣呢？」

「彼此廝熟了，愛情雖沒有，但友情已發生了。他雖幾次向我求愛，但我都拒絕。那是畢業後之三天，他以賀我為名，請我到北京飯店去晚餐。他是住在那兒的，幹他所開革命的

工作。他已經介紹我入了黨，我毫不遲疑的到了。但他不到餐室去吃，叫來房裏吃，吃了之後，他拿出一個西藥的藥丸，他說是飯後開胃健脾的，他說上等的西人，飯後都要吃，我不知就裏便吃了下去。天哪，這是生殖靈啊，這是我後來知道的。吃了之後，在他的勾逗手段之下，終於任他擺佈。沒有法子，我自後不久便和他結婚了。」

穆聽到這裏，臉上一陣紅，一陣青，沒有說話。

「當然的，他現在做了要人，我是太太或是夫人了，而他呢，自然的，他不知是不是以我做玩物看待，但他對我是很殷勤的。從前他工作時既有錢，現在做了大官更闊綽了。你看，他已經把我裝到了花枝招展了。我的父母哥嫂，甚至於我的戚友，都以為我是富貴中之安琪兒，但是，我那已經為你佔領過的心靈深處，無時無地都空虛的呢。」

「又何必空虛呢，人們都是得過且過，而你這麼好過了，還有什麼不滿足呢？」穆似安慰而實諷刺的話，激怒了她跳起來。

「穆！你不諒解我嗎？還要傷我心嗎？」她指着自己大聲說：「我沒有對你不起，我雖然嫌，也不是對你不起。況且，是他的鬼謀之成功，不是我個人的自願。」又指着穆：「你，你才對我不起，為什麼你不覆信給我，為什麼要拋棄了我，什麼革命迷湯，可以做你罪惡

的辯護嗎？我初見你時，還是愛你憐你，現在，我恨你了。」說着，倒在床上來抽咽，抽咽中，嗚嗚嚶嚶不知說些什麼。

穆不爲好意思了，當時一種無聊的妬念，說出了激怒她的話，在她指出之後，他又有點慚愧，跑到床傍來，「曼！我說的話，是無意的，我傷你心了。以前是我對你不起，現在更對你不起了。」他雖然這樣子說，她還是不理。還是不理。不過，穆是軟化了，他的理性要他軟化了。他感念着他自己的身世，又回想了從前的情景，不禁掉下淚來。

「曼！你別哭了，我已經自認我錯了。你還是這樣子哭，我真要發狂了。我以前是幼稚，現在也幼稚，不然，斷不會做那對你不起的事，說那對你不起的話。不過，我是知道了我的錯過了，你還不原諒我嗎？你知道，我六年來，時時都掛念着你，到了翻箱的時候，到了冷天的時候，見着，穿着你那件絨線衫，我都流淚。不是救朋友的命，我也不會送上當舖的，當了的那天晚上，我整整流了一夜的眼淚呢。我那天見到你，差不多要哭了出來，不過，不知你那時的心情有無變化，又是爲了男性的尊嚴。不是，我見到你，就要放聲大哭，躺在你懷裏訴我漂零顛播之苦了。曼！我六七年來所受的冤苦，除了無法一見之母親及你外，我真找不到訴苦的對象了。你方才的訴說，理性是不容許我再有什麼說話的，但那男性的妬念

，不期令我說出這無道理的無聊說話了。曼！我的女神，請你接受我的懺悔，饒恕我的罪過。曼！他的眼淚流着，說到此，伏在曼的背上，頭并着頭在嗚咽。穆的嗚咽，比曼還厲害。

曼聽了他的訴說之後，氣也漸漸的平了，悲也止了。翻一個身，撫着穆的頭髮。

「穆！不要傷心，我明白了你的心事，還是起來談正經事罷。」

穆沒作聲，微微的還在抽咽。

「起來罷，」她扶着了穆的頭，想拿自己的小巾爲之拭淚，但已經是濕了。她用手來代拭。「既然說了，又何必傷心呢。」曼爲之破涕微微一笑。

穆起來去洗臉，曼也去洗手，他倆同在照鏡：「穆！你自己看看，這麼憔悴了。」

穆沒有說什麼，報她一個苦笑，看看她，嘆了一口氣，回到沙發牀上靠着背，呆呆的看着曼。

「我們還是說正經事罷。」還是曼先說。

「什麼正經事呢。」穆問。

「穆！我是愛你的，現在，我雖然結了婚，還是愛你，那個鄙夫，我要離開他。我甯願和你一道去受苦，不願接受他用卑劣不義的手段。搜括得來的物質來供養。」她堅決地說。

稷現出奇異的神色。

「和我一起嗎？不要說得這麼容易罷。」稷說。

「有什麼不容易？我寫封信給他就行了，難道他敢和我打官司嗎？他要打官司，我是不怕的，不得已時，我要宣佈他騙取我的肉體的卑劣行爲。他爲了地位名譽當然是不敢。現在，我和你一道回到你的亭子間好了。」

稷瞪着眼來看她。

「你和我回去嗎？」他搖搖着頭。「我想，這是不大好的，我愛你，是不忍你和我一起受苦的，曼！事情已經定了，又何必這樣子呢。」

「定了嗎？誰和我定，天下事有定的嗎？男女間的關係，沒有真情真愛在維繫，沒有什麼可以定的。」她興奮極了。「沒有什麼可以定我和他，是有一個情愛在定了我和你。我們還是自己定自己罷。」

他在躊躇了。她既可以受苦，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一想起了灰暗的前途，提不出一個勇氣的答覆。但是，自己對於他的愛火，又和當年一樣在燃燒着。

「這未嘗不可以的，你可以做職員，我可以寫稿，低度的生活，大致不會怎樣過不去的

。不過，你教書現在沒有把握，我寫稿也沒有把握，我想還是慎重的考慮一下好，我已經對你不起了，現在是不忍害了你呀。」

「沒有考慮的餘地了，世界上的事情，誰敢說有什麼把握，我們不是沒有換取生活的能力，我們不甘自墮落的話，不說生活，就是事業都可以創造。穆！努力就是把握。爲什麼你當年氣概都消磨了呢？提起你的勇氣罷，你不能累得我，我也斷不累到你，你不必看不起我，也不要看不起你自己呀。」

穆受了她那種激動之後，當初所顧慮的，通通拋掉了。於是，他對她作一個最後的問答：

「曼！你真決心了嗎？真無所顧慮了嗎？」

「不！什麼都不，我決心了。那剛週歲的孩子，他的罪惡的父親，有孽錢在，也不必憂他受苦的，我們立刻走罷。」

穆的臉變了。

「什麼？你有孩子了嗎？不行！不行！曼！老錢隨時都可以有妻，孩子不能無母的呀，我對老錢那個卑劣的蠢才，是沒有什麼可惋惜的；但對那個小靈魂，我不能忍受此罪過啊

曼料不到穆會變得這樣快，很懷喪。還沒有開口，穆又接着來說：

「曼！你愛我，我知道了，我愛你，你當然知道的。我愛你，不願意破毀你的幸福，其實，有愛情，何必一定要做夫婦呢？曼！我不願佔有了你，我希望你，縱不能做賢妻，也應該做良母呀。」

曼又哭了。

「穆如！你現在要把我靈魂埋葬在賢妻良母的墳墓中嗎？我不要入墳墓呀。我要聽你的話，我要做一個洩慾的工具了，做了一個小孩的奶媽了。我的人生，能這樣子枉過的嗎？」她好像瘋狂了一樣：「穆！我不能呀！我要和你一道呀，不是的話，你殺死我罷。」她拿了一條手巾，「穆！你殺死我罷。」

穆簡直怕得要發呆了。

「曼！不要這樣子，靜靜的聽我說罷。茶房們聽到我們這麼鬧，是不好的。」

「還有什麼話，你不愛我了！」她還是瘋狂的說。

「曼！我敢發誓，我是愛你的，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你要我死，我立刻可以死在你之

前。不過，要好好的說，不要和小孩子一樣，這麼胡鬧不行的。」程的態度嚴厲了起來。

她靜着，瞪着他。

「怎麼樣就怎麼樣嗎？沒有怎麼，就是要和你在一起生活？行嗎？」

「行的」，他似堅決的答。

「那末，現在我們可以走了。」她拉着他。

「何必這樣子急呢？」按着她，「你坐下，措措面再說罷。」說了，他取了一條面巾來。

「曼！」很親匿的傍着她，她也靠着他，她的手，挽着他的頭。「我親愛的妹妹，我決定了，沒有什麼可說。不過，還有一些小問題，要商量的。你要和我一起了，但那小小的亭子間，亦實在同住，是很不方便，另租地方麼？我們今後的長期生活，是不許可的。我想，亦祇一星期可以走了，現在，我打算請求你延期一星期。橫豎你南京未了之事，你也可以歸來勾當，凡事有打算和準備，是省得不少麻煩的，你以為怎麼樣呢？」他在溫和的商量着。

她想，也是好的，她許多未了的事，是要勾當的。不妨公開對着錢國忠，演一下易卜生傀儡家庭的一齣有意義而光榮的劇本，

「好！下星期的今天，你到北車站歡迎我罷。」她高興地握他的手。「穆！你給我一個甜蜜的吻罷。」他倆緊緊的抱着，接了一個長蜜的深吻。

黃昏的時份，穆忙忙的跑到家裏來，輝一個人在燒飯。門開了。他走進了，即坐下伏在檯上。

「穆！你今天幹些什麼，悲劇呢？還是喜劇呢。」輝見他的神色這麼沮喪，有點驚異，「大概不會怎樣的悲劇罷。」

穆不響。

「是怎麼一回事呀，老朋友，對我說說罷。」

他把今天的經過，一一對着輝說。輝的面孔，也隨着他那疲喘的講說而變動。

「啊！你們這樣子決定，是最好不過，現在有了六十塊錢，不說一星期，明天我可以拿三十塊錢先走了。朋友！她的迷人的梨渦，以後永遠給你享受了。我是如何的祝禱你呀。」

穆還是默思，沒有開口。過了一刻鐘的時候，穆便擺出一副商量的態度。

「輝，不要說風流話，我是難為極了。我是不能這樣子辦的，不過她已經瘋狂，我不是

這樣應付她，是要鬧出亂子來的。我想，我和你要離開此地了。」

「什麼？離開此地？什麼意思？怎樣的離開呢？」

「是的，三天內非離開此地不可。付了一切費用，還有五十塊，你拿三十塊去奔你的前程。我拿二十塊走我的前程。什麼意思，明天告訴你罷，我明天也許要走了。」他見輝在燒飯。「輝！你養息養息罷，我來燒飯，吃了飯，明天再說，我今晚上有許多要做的工夫，不能和你多談了。」

收拾了桌子之後，輝真個去睡了。穆攤了開稿紙，寫了下面一封信。

「曼！我親愛的曼娜！

「我要離開上海，不能等待你了。你要演的那齣傀儡家庭名劇，要等一下了。」

「依照你的意思，行是可以行的，我今天對你提出的理由，似乎不足爲此事的障礙。不過，問題是來了。我倆真是這樣下去，迫人的生活，難免其不來的兒女，非把我倆弄得焦頭爛額困苦以死不可。但這還不要緊，爲了彼此的幸福，犧牲有什麼問題呢。但是，親愛的曼，我們的事業前途，還有希望嗎？我雖不敢自誇我有如何旋乾轉坤的能力，但我的人格是純潔的，我的信仰是正確的，因此，我不敢妄自菲薄。我要愛惜我自己，要以我的能力，貢獻

於國家。我是愛你，同時，也愛我的事業，我那垂危的國家。於是，我不能不毅然出走了。

「你接到此信，一定是很恨我，因為我在以前辜負了你，現在又來欺騙了你。不過，曼！你若靜靜從大處着想一下，你便會寬恕我了。我從前的辜負你，是我幼稚，我應該向你告罪的。現在的欺騙你呢，原是不得已的事。我不是這樣子，你要瘋狂，不知鬧出什麼亂子來。不過，我是愛你的，真誠的愛你。但愛是一事，結合又是一事。愛不定要結為夫婦的。所謂夫婦者，不過一種社會制度而已，我們何必自投制度的網，受生活等等的威脅，而喪掉其事業的前途，拋掉目前的艱大工作呢。」

「在你，一定是很苦痛的，因為我倆不能合在一起了。但是，比我們苦痛的同胞更多呢。你以為還做錢某之妻，為他洩慾的器具，是很恥辱的，但是，曼，你要知道，他以為你為洩慾器具，你不能以他做洩慾器具嗎？你若果打破了男女間的偏見，社會對男女間性的偏解，你便不以為恥辱了。」

「我現在要走了，雖然是走，但並不絕你。不過你愛我太熱烈了，我非在五年或十年之後，是不會有真實去處告訴你的。這請你原諒，因為我怕你知道我的去處便跑來，會阻誤我的事情的呀。不過，消息我可以給你的。曼！你等着罷！我除非死了，不是，定設法在最短

的時間，獲取我倆會合的機會。

「曼！此時代不是我們的時代，我們遺棄了牠罷。我希望你，不要悲傷，更不要暴棄，你要設法充實你的能力，等待我的通知，爲創造我們的時代的準備，換句話說，就是完成我們幸福的工具。大轉變將來了。我們不要讓未來的時代，落在別人手中呀。不要讓我們的幸福落空呀！」

「曼！再會了。我不能在下星期的今天，到北車站接你了。」

一口氣將信寫完之後，看看輝還是睡著，自己倒頭便睡了。

一清早，他倆便起來。彼此吃了豆腐漿，油條之後，穆在抽屜中，將昨天晚上寫給曼的信，交給輝。

「輝！我離開此地的意思，你看此信便明白了，我要買小菜了，你看完，燒飯吃了再說好了。」說着，他拖着一個小籃走了出去。

燒飯，吃飯的時候，穆沒有開口，輝知道他的脾氣，也不問他。飯吃了。輝忍不住了，便開口說話。

「穆！我明瞭你的意思了，你決定走嗎？是不是今天？」

「是的，今天要走了，給我二十塊罷。你現在身體也無大礙了，養息兩天，你自己可以打理自己了，能走動，把我寫好的稿送到自明那裏，說稿費我送給他。」

「你今天走嗎？」

「是！現在就要走，」說完，他在床下拖出了那佈滿了灰塵的藤篋。將幾本應用的書，一古腦兒塞下去。他洗洗手，握着輝的手，「輝，我現在走了。」他倆的眼眶都紅了。

「我們不要傷心罷，」穆掏出手巾，拭他的眼。「我們要分別了。何時再會，很難說的，不過，我們的消息要常通的。輝，我們各奔前程，創造一個我們的時代罷。我們無論跑到什麼地方，無論做些什麼事情，是沒有問題，但不要忘記我們的見解，不要拋棄我們的信仰。和我們一樣的人，是多得很多的，我們隨時留意罷。我們若果有不斷的努力，有廣大的聯絡，將來自有辦法的。國未亡嗎？我們做救國的工作，國亡了嗎？我們做復國的工作罷。輝！我走了，各自珍重，各自努力罷！」

「好！各自珍重，各自努力罷。」

他倆很親蜜的握握手，輝手提着藤篋，點點頭轉面對輝說：

「輝！再會了，保重一點罷。」

藝術家之妻

(獨幕劇)

彭榮植

人物：舒靜安（國立藝術院教授）

何蔓芸（舒妻）

陳蘆蔭（駐法公使館秘書）

王媽（老媽子）

佈景：藝術家之書室。室有書架，畫架，掛屏，桌椅等件，佈置甚為簡單。其精緻與興味，却饒有藝術之風趣，非尋常之書齋可比倫。

幕開時，何蔓芸着嫩綠色府綢反領短衫，青色印度綢短裙，露腿，絲襪，高跟鞋，燙髮。臥藤椅上，看「良友畫報」。舒靜安帶着滿臉愁容自外上。舒，穿青色嗶嘰西服，帶平光眼鏡，禮帽，皮鞋，有一種大學教授的風度。

何：（見舒上，將書往右旁小藤桌上一丟，現着一種疲倦的樣子，兩手往上一伸，好像有幾分撒嬌的意味似的。）回來了嗎？

舒：（把挾在脅下的皮包往桌上一丟。）回來了。

何：怎麼這樣早就回來了？不是說有人約你去電影嗎？

舒：是的，但是因為心裏不暢快，所以不等他們便獨自回來了。我回來的時候，電影還沒有散場呢。

何：怎麼心裏又不舒快起來了？出門時不還是很快活的嗎？

舒：（好像不會聽得她底話似的。）您不是認識陳蘆蔭嗎？

何：認是認識的。但是您為什麼忽然問到他呢？他不是上法國去了嗎？聽說他在那兒作中國公使館的秘書呢。

舒：已經回來了。今天在戲院裏看見他。他開口便說他認識您，說您是他孩時的同學。是的嗎？

何：此外他沒有說什麼了吧？

舒：那傢伙真可惡，生就的一套油嘴！他說他以前和您很要好，以後便漸漸隔絕了。是不是呢？

何：（臉紅紅地，似乎不好置答似的）不過認識而已，好什麼！

舒：那傢伙本是一個流氓，我一向便不肯惹他的。真討厭，我一見着他便不暢快，……

何……………

舒：他還說四點鐘的時候來看您呢。我已經告訴了他，說我四點鐘還有課，請他五點鐘以後才來。因為我討厭他和我一路走，所以我不等電影映完便單個兒偷跑了。

何：（沉思，若有不少的心事似地。停了一會，才開始抬起頭來向舒。）想吃點什麼東西不呢？

舒：不想吃別的，如果有荔枝的話，叫王媽泡一杯荔枝湯來吃好了。

何：（起身）好的，想吃荔枝湯嗎？那麼，我親自去給您製來吧！

舒：那麼，就麻煩您了。（何下，舒悶悶不樂，在室中一來一去。）（移時，何捧荔枝湯上。）

何：荔枝湯已經煮好了，您趕快吃點，好去上課吧。

舒：您呢？您不吃點嗎？

何：我這時候一點也不餓。（坐，把兩隻手反枕着頭，沉思着。）

舒：（就籐桌旁吃荔枝湯。一會，若有所感似地嘆息着。）真的，我每次吃荔枝湯的時候，便記起我們第一次相見的情景了。那時不也是您給我親手製的荔枝湯嗎？真的，您似乎

特別善於調製這東西似的。

何：（沉思而不答）……

舒：那時候，誰會想到今天這樣的生活呢？

（片刻的沉默。舒吃完了荔枝湯。）

舒：（挾皮包左脅下）我上課去了。如果陳蘆蔭那斯來了時，你只說我馬上就要回來的。

——我倒很想聽一聽您們底談話哩。

何：您既已告訴他教他五點鐘才來，他大概要到五點鐘才來了。

舒：（且行且說）那可說不定咯，那種人幾乎什麼都幹得出來的。

（舒下，何一人獨臥籐椅上默想。一會，外面有電鈴聲。王媽上。）

王：外面有一位姓陳的先生要來看您。太太！

何：是一個高高個子的人嗎？

王：是的。起始他問先生在家嗎？我已經告訴他先生上課去了，他才說要來見太太的。

何：那麼，請他進來吧。（王下。移時，領陳蘆蔭上。陳，一個高高的個子，穿灰紫色西裝

，頭髮梳得光光地。）

陳：（見何）呀！密斯何！多年不見了呀！

何：（起迎）是呀，大概五年了吧！請坐！請坐！

陳：（坐下）想不到在這五年之中，真的，您底生活也有了這麼大的變動了。

何：是的，大概老了許多了吧？

陳：說那裏話。實在覺得更年青了。我所說的變動，並不是說容貌上的變動？我是說生活上的變動呀！

何：生活？不仍是吃飯穿衣嗎？

陳：您不是已經作了教授夫人了嗎？

何：別譏諷了吧！教授夫人是餓飯的代名詞，有什麼好呢？

陳：啊，是的，舒先生不在家嗎？

何：是的，他已經上課去了。您們以前也是認識的吧？

陳：認是認識的。但是闊別了多年之後，相見時幾乎不認識了。今天在戲院子裏，呵……，

他已經告訴您了吧？若不是我還聽得出他底聲音，我幾乎要不認識他了。

何：（驚）怎麼？您們在法國不會見過面嗎？

陳：那裏？法國嗎？他幾時到過法國？

何：不是說去年纔從法國回來嗎？

陳：沒有的事。我便在駐法公使館工作，一切的文件都在我手上，那一個中國留法學生我不知道？豈有一個舊時的同學還不知道的？

何：真的嗎？真是那樣嗎？

陳：怎麼不是真的，我家下還有一冊「中國留法學生姓名錄」，所有的留法學生都在那上面，難道還可以捏造的嗎？

何：那麼，您以前是在什麼地方分別的呢？

陳：那是六七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們同在大學二年生。他因為經濟關係，便已經離了學校，在四處飄流。我在大學畢業後到法國去了。在法國得到友人來信，說他在K省w軍官學校，以後便不知道他底消息了。想不到久別重逢的時候，他居然已成了藝術家，并且居然已作起藝術學校的教授來了。真的，中國的教授，中國的藝術家，真是這麼容易的！

何：那您又何必那麼刻薄人呢？說人家沒有留過學便算了，怎麼說他連大學都不曾畢業呢？

陳：我并不是在刻薄他，現有事實作證據的。您如果不肯相信，我底大學時代的同學錄尚在

，您當可以看出他是什麼時候失學的。

何：真的嗎？

陳：那當然是真的，都是有事實作證據的。

何：我總不肯相信，我不相信靜安會騙我。在我未看到您事實的證據以前，我無論如何不肯相信的。

陳：那麼，我便回去把「中國留法學生姓名錄」和大學同學錄拿來給您看好了。（起身下）

（何如醉如癡，一會，伏在藤桌上痛哭。舒靜安挾皮包上。）

何：（見何狀，驚）怎麼？怎麼這麼傷心呢？

何：（嗚咽）……………

舒：怎麼，蔓芸？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使您這麼傷心？

何：（半抬頭。）陳蘆蔭已經來過了。

舒：來過了？來過了怎樣？是他使您這麼傷心的嗎？

何：是的，他說，他說……………

舒：他說什麼？使您竟這麼傷心？

何：他在侮辱我們，他……他……他，他叫我教授夫人。但他說您是連大學畢業都不曾，更不要說是留法了。

舒：這值得什麼傷心呢？沒有留過學而能當藝術學校的教授，比留過學而能當藝術學校的教授不更有價值嗎？

何：真的，您真是不曾留過法國嗎？

舒：我並不是這麼說。我是說就使真沒有留過學，而能夠作比較有學問的工作，那不比留過學的更有價值嗎？

何：那麼，我希望您能夠爲我報復，這侮辱我實在忍受不過去。

舒：這能算什麼侮辱呢？只有您才說這是侮辱。

何：是的，我覺得這實在是侮辱。

（陳蘆蔭挾洋裝書數冊上。）

陳：（見舒，驚。）呵，舒先生已經回來了嗎？

何：（見陳，撲上去。）那就是您所說的事實的證據嗎？

陳：（現不安狀。）是的，這就是『中國留法學生姓名錄。』（授何，）這還有大學同學錄。

何：讓我來翻一翻看。（作翻書狀。）

舒：（捨書）還用翻什麼？不會留過學又怎樣呢？

何：（圓睜着雙眼注視着舒。）這一切都是真的嗎？都是真的嗎？

舒：是真的，我不會留過學，我也不曾在大學畢業便失學了。

何：那麼，那麼您當初爲什麼要騙我呢？（哽咽）

舒：……

何：那麼，您說吧，您當初爲什麼要騙我呢？

舒：我不會騙您，那是您自己騙了您自己。

何：怎麼，怎麼您還說是我自己騙了我自己呢？

舒：假如當初您不會爲虛榮心所驅使，您又何至於以留學生爲您找尋愛人的目標？在您決心

找尋留學生的時候，您底欺騙您自己底種子便已經埋伏着了。

何：那不明明是您欺騙我嗎？

舒：（若不會注意到她說的話似的。）您既經確定了這目標之後，您便只會以虛榮爲前提。至

於實際怎樣，您是不會過問了的。於是，您便不得不被這虛榮心所欺騙。而這虛榮心正

是您自己設下的，那不便是您自己欺騙您自己嗎？老實說，世界上以手段欺騙女人的事情正多哩：聰明的以甜言，蜜語；卑鄙的以金錢，名譽。只有我們這般尚有一點人性的人，才以真實的學問，人格，真實的心為換取您們底愛情的代價。就使我沒有虛榮，我却有比這虛榮更有價值的實質。我底學問是從艱苦奮鬥，是從不斷地努力中得來的。這不比那些以祖父的餘蔭，以卑鄙的欺詐換來的金錢而得的虛榮更有價值嗎？當教授決不是欺騙得來的：那一頁一頁的講義，都須從我底腦汁中榨出；那一筆一筆的畫圖，都須從我底手頭描上，這難道是那一紙空虛的文憑所比得上的嗎？藝術不是學校裏學得出來的，托爾斯泰說，藝術是要從心的領悟，眼的觀察才能夠取得，這便是我底藝術成功的途徑。這途徑不比您眼前掛滿了虛榮的招牌，號稱中國駐法公使館的祕書，所取得的更高尚嗎？退一萬步說，就使我不曾留過學，不會在大學裏學過業，而且，假使在藝術上也沒有什麼收穫。但是，至少，我可以安靜地，良心一點無愧地過我底生活。我不曾作過惡，我不曾吞蝕過民膏民脂，我更不會犧牲過他人底福利，來建築自己底福利。您，莫雲，以這樣一個從刻苦中奮鬥出來的藝術家，以這樣一個藝術家底思想、品格、學問來配您這麼一個女人，至少總不能說是無故佔有您底幸福吧？總不能說是爲了我底福利而

犧牲了您底福利吧？再說，我底欺騙，並不是爲您而設的，我是爲了一切盲目的世人而設下的騙局。試問，在現社會裏，有幾個閉着眼睛在認人的？有幾個能夠拋棄其偶像崇拜的觀念，而肯以真實的學問去品評人的呢？大學教授，必得扯上一個留學生的空名；而真實的留學生，老實說，又有幾個真是配得上稱爲一個大學教授的呢？我親眼見過的留學生，他們頭腦中帶回了滿腦的西洋式的奢華習氣，帶回了滿腦的做官發財的思想。有幾個以真實的學問爲其生活的出路的留學生呢？就以您眼前站着的這一位留學生而兼駐法公使館的祕書的陳先生而說吧：不錯，他是在大學畢了業，他吃的外國飯了，然而，除了替官僚政客供驅使而外，試問他又作得了什麼呢？是的，我知道了，他會擁抱法蘭西式的浪漫姑娘。他會油腔滑調地說幾句法國話。他會唱幾句下流的，法蘭西妓女的歌。然而，除了這些而外，他還能作旁的什麼不呢？就使他會譏諷我這位藝術家和藝術學校的教授，可是，當我們問一問他在人間造下什麼成績時，他可能完滿地答得出來？

陳：（氣憤地）舒靜安！你也不要太侮辱人了。你以爲我便是這麼一個不值價的人嗎？您以爲我便是個甚麼事也不能做的人嗎？你以爲我便不值得蔓芸的景仰嗎？

舒：我不是說你而已，我是說你們同一模型裏出來的留學生與大學畢業生。你們，我知道，

和許多人一樣盲目。我知道你們心眼中是只有虛榮和偶像的。老實說，假使你是一個稍有希望的青年，又何致以虛榮來鼓勵像蔓芸這麼一個女子的愛？又何致以虛榮來鼓勵我與蔓芸間既成的結合。好吧，蘆蔭，我討厭你，討厭你底淺視；然而，我也感謝您，感謝你給與我一個深刻地認識蔓芸的機會。在過去，我曾以蔓芸爲我理想中的模特兒，我想她一定可以超脫這體世俗的圈套。現在我才知道，原來天下老鴉一般黑，女子終是脫不了虛榮的鼻白的。好吧，（轉向何）蔓芸，您也不必氣了吧！我不能滿足您底虛榮，我也不需要您這麼一個被虛榮心充塞了您底靈魂的女子。我不希望阻礙您底去路，同時，我也不希望您成爲我底絆腳索。我們還是各走各的道路吧！（言訖，挾着皮包，憤憤然下。）

何：（沉默着一句話也不說，一會，若有所覺似的，向幕外走去。）靜安！靜安！親愛的靜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靜安！靜安！（向右奔下。陳蘆蔭呆立如木雞。）

（幕速下）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於南京三民中學校教員宿舍。

蠢子

白木

上海是繁雜而熱鬧的地方，但租界的西部，比較起來是整潔和幽靜。馬路兩旁的人行道，上遍植着樹木，彷彿軍隊的行列似的，很整正地排列成一字直線。從一方濃密的陰影到一片片落葉的飛翔，年年隨着時序的推移輪流地變換。在都市的浮囂和枯燥的空氣裏面，具有一些鄉村的意味，挑動着人們對於野外生活的模糊的懷想。

這裏的建築多半是公館和別墅一類的華麗的住所，全然是安置我們社會上第一流的人物。除了豪富階級的人們在這裏揮霍他們鉅萬金錢以外，還有的就是社會政治的鬥爭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角色了。他們爲着都市的環境的優越，都似潮湧般集中在這裏活動。

在表面上看看這裏的一切都是平靜的，一點事情也沒有；其實各黨各派的主幹却整年整月地伏在這裏計劃和命令，盡力地醞釀着社會的紛擾和變革。

現在我們且在這裏講一個關於我們的政治家楊四維先生的故事。

我們未發迹時代的政治家楊四維先生，住在金神父路亞爾培路近的一座小洋房內，這座

洋房由一位俄國太太經營，楊先生除其他密窟而外，又租着二樓的一大間來辦他的公。

一天下午，有一位瘦長的青年站在門外求見楊先生，他氣喘如牛，滿面流汗，露着緊張的神色。俄國太太瞧了一眼，他的破舊的服裝，奇突的表情，用一種輕蔑的態度，操着不流利的中國話說道：

「吃了飯就出去，還沒有回家。」

他只得皇皇然去了，但過了三分鐘又站在門前，這樣一來一往經過了三次，那位俄國老婆子，才不得已的算是取消了擋駕的禁令。

他因氣急梗塞住了他的話，一時吶吶地說不出口來，楊先生聳了聳寬廣的肩胛，眼光灼灼的看着他的臉，略微帶些驚奇似的神情問道：

「怎麼樣？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

他平了平肺部的氣息，用手帕抹乾了面上的汗滴，隨即興奮地答道：

「我們在今晨召集了所有的幹部人員開了一次會議，一切計劃都已經決定了，不過商量的結果，有三件事情要請示楊先生，楊先生如果解決得下，後天清早，十餘萬人的水電紗廠海員各業的聯合大罷工就可開始了，我們除了提出經濟條件以外，在政治上的口號就是響應

我們前方忠勇的武裝同志，響應擁護我們民衆利益的革命的軍隊。」

年青人很激昂的滔滔地說着，楊先生幾次怕祕密被洩似的，做着手勢，叫他輕輕地說，但他的聲音却像脫了韉的野馬似的，縮低了一下，立即又提高起來。他——楊先生——的臉上微微有些笑意，眨了眨眼，接上去問道：

「你們要請示的是那裏三件事情呢？」

他說話的態度很鎮定，好像自信自己是一個英俊有爲識多見廣的領袖似的。於是那個瘦長的人繼續着說道：

「第一件，目前我們的軍隊已經到了些什麼地方？當地響應我們的軍隊已經接洽妥當沒有？我們甯使充分些準備，否則徒然犧牲毫無意義。」

「第二件，大罷工籌備經費至少須五千元，除了支過三千元外，還少二千元，以後罷工維持一天需要維持費三千元，二千元的籌備費此刻就須提取。如果經濟不充裕，大罷工立刻就就要崩潰下來的。」

「第三件，罷工萬一失敗，許多參加的幹部分子勢必全部犧牲，最好能夠維持他們目前的生活，否則我們的運動完成以後必須幫助他們恢復原來的地位。」

楊先生一面聽他的話，一面用墨水筆在一本日記簿上一件件記起來，統盤計劃了一下，露出樂觀的表情，搓了搓肥軟的手掌，然後緩緩地說道：

「這些都不成問題，只要你們確實有把握。」

年青人插進去說：「把握是一定有的。」

於是他站起身來從書架取出一張電報紙，指着壁上一幅大地圖解釋着說：

「你看，照今天的電報，我們的軍隊旦夕可攻下X地，如果這處險要能夠佔領，那全盤的戰局勝負已決，一切都不成問題。至於當地軍隊，他們知道目前的戰況，接洽當然格外容易些。罷工經費不成問題，罷工以後關於同志的救濟也許是困難一些，至於運動成功以後，一切權力都在我們手中，更加無容顧慮了。」

他擺出一副紳士的態度說着，這副尊貴的態度，彷彿是在保證着這些說話的信用似的；使得那聽着的年青人禁不住的笑了出來。這種喜孜孜的稚氣的微笑表示出他所受感動的程度，他沉醉於一種未來的前途的光明中。

遲了一刻，楊先生沉思似的說：

「你們今晚八點鐘的集會，我想列席給大家說明一下，你回去的時候可以通知一聲。」

年青的人聽了這話，益發表示滿足了，受寵似的說：

「好極了，楊先生，你真是我們欽佩的平民的領袖。也是我們億萬羣衆的導師。」

他接着看了看時錶，匆匆地走了，好像拾得什麼珍寶似的，搖搖擺擺地走出門檻，全然忘記了方才那位俄國老妻子所施的恥辱。

在一個大旅社的X號房間，很嘈雜地聚集着許多人物，圍住桌子坐着，他們正在鳩首會騰一件重大的事情，暑氣的窒塞和內心的興奮，額角上都在流着亮晶晶的汗滴。

不久，那位瘦長的主席起立向大家報告：

「各位，現在請楊四維先生給我們指導。」

於是楊先生從座位上站起來，抬起擁腫的臉，謹慎地對大家笑了一笑，幾十隻眼睛全都集中着留意他的舉動，他看了看桌上的表，起初很遲緩，漸漸加快速度傾囊倒篋似的說了：

「同志們，一個英勇的運動已經燃着了火線，再過二十小時就要轟然爆發了。大家想一想吧，這個含有歷史的偉大意義的動作，就是由在座的我們策動，並藉由在座的我們完成，我們該覺得是如何的榮幸。」

「現在一切都準備好了，僅僅期待着時間一到，就要開始策動。同志們，放着胆子前進

吧！前方軍事節節勝利，分野戰局勝負的X地，此時也許已經在我們軍隊的手中了，你們不要聽那些御用的新聞紙上的造謠，這些都是由他們自己捏造起來的。只要你們一動，這裏一部分駐軍就可起來響應，我們勝利是有把握的，經費可以不成問題，犧牲的同志我們也要設法保障。

「我們回頭看看四周都給一些暴戾的野獸們佔據着，一切都蒙蔽在罪惡的幕裏，我們該如何決心和敵人們拼一死，由我們自己的手來建立我們自己的世界。」

此時全體圍坐着的人都屏息靜氣地聽着，好像獵狗在搜索逃失的野兔似的認真，「建立自己的世界」這話，像符咒似的打入心內，使得大家的神經都興奮了起來。楊先生清了清喉管，用着一種更高度的尖銳的音調說道：

「同志們！我們生在這亂世的時代，一切的權力都將屬於不怕死的冒險的勇士，懦弱的人將受天然的淘汰。我們要勇於冒險，只有冒險才能夠生存，只有冒險才能夠立功，一切掀天動地的大事業，都是由勇於冒險的人幹起來的！」

楊先生說完了話，瘦長的主席看了看議程，宣告繼續討論，於是大家竭力壓制着興奮的神態，共同在一個個疑難問題上盡力盤算。

某年某月某日，全市的大罷工發動了。

楊先生一清早起來就站到電話機旁邊等候罷工的消息。最先罷工總指揮報告早晨五點鐘發佈總罷工命令。六點鐘以後，鈴聲不斷地繼續響了。

六點一刻，東區工人罷工開始了，罷工人數四萬五千人。

六點十五分，南區工人也開始了，罷工人數五千人。

七點零五分，西區工人也開始了，罷工人數五萬人。

八點三十分，北區工人也開始停工了，人數一萬三千人。

八點四十五分，西區紗廠的全部女工也同盟加入了，人數五千人，

.....

十一點五十分，總指揮宣告第一步停工手續完成，參加罷工總人數十二萬八千餘人。於是全市工廠完全停頓，罷工在嚴密組織下面秩序地進行，罷工糾察隊辛苦地維持紀律，罷工工人在家裏等候消息。人心惶惶，恐怖空氣瀰漫全市，商店營業清淡，街上行人稀少，軍警一批批的實彈巡視，晚上六點鐘，斷絕交通，全市死寂地安放在戒嚴令的上面。

總同盟罷工維持了五天，罷工工人漸漸開始動搖，罷工領袖一批批地被捕，於是總罷工

陣營完全瓦解了。

罷工失敗的後一天晚上，那位瘦長的年青人又趕到楊先生家裏來。他面色慘白，形容消瘦，疲乏幾乎使他癱瘓了。他一到就倒在那隻雪白的沙發上，聲音很嘶啞的說道：

「罷工已經全部結束，總計用去經費二萬五千元，被捕同志十五人，祕密被槍斃者三人，軍警當局正在懸賞緝捕罷工主持者，我們趕快準備逃亡……」

楊先生聽了報告，神采奕奕的取出電報紙來，略微思索了一下，就急急地寫報告：

「罷工結束，民心惶惶不安，後方秩序動搖，望我軍速進。是役計支出活動經費七萬五千元，被捕同志二十餘人，明殺暗斃者有五六人之多，就義之烈，死事之慘，不能不謂工運史上之一大紀念。」

他寫完了報告，看見那年青人已經躺在沙發上睡熟了。頭上流着冷汗，胸部微微呼氣，於是繼續提起筆來添了一節。

「同志沈北梅身臨指揮，艱苦備嘗，因以積勞成疾。」

他再統盤的默想了一回，紅了紅臉，又加上幾句：

「墊款係向各方移借，請早日匯下，以便料理。」

他把報告送出以後，隨即整理文件，準備着搬家。一些零星的聲響幾次驚醒沙發上睡着的人，他每醒來一次，終是用着抖顫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像夢囈似的這樣問一次：

「我們……的……軍隊佔了×地，……沒有？」

「駐軍發……動了……沒有？」

時光過得很快，轉瞬就是五年。楊先生幸虧在那次大罷工結束以後，流水賬上添了一筆鉅額的收入，才舒舒服服地過了五年平安美滿的繁華生活。在第五年的春天，沉悶時局打開，楊先生爲着過去光榮歷史的關係，榮任了中央政府的部長，像怒發的春草似的，在和煦的陽光下面，展開他的新的生命。

各大報紙紛紛記載着他的傳記和行蹤，這位平民革命家的就任，引起了無數熱中革命者的祝賀，一個革命者的光榮的結局，喚起了他們壓抑不住的興奮的情緒，他們欣喜得幾乎發狂了。

一天，楊先生照例到部辦公，號房的勤務遞上一個污穢的名片。他接在手裏一看：

「沈北梅」

一些模糊的記憶，在他的腦筋內湧現，他覺得這名字雖很熟習，但一時已經記不起究竟是什麼人。他一面默想，一面知照在會客室內暫等。

終於在走到會客室的那段路程裏面，他記起沈北梅這人了，沈北梅原來就是五年前大罷工的指揮啊！他心裏不自已的發生出一種無名的驚異。

他走到會客室，幾乎不認識了這位久別的客人，相隔了五年，雖然還是以前那麼瘦長，但顯然已經看不出是年青的了，他穿着襤褸的衣服，長着稀疏的鬚鬚，一種畏怯的和自卑的表情，一點沒有先前那種英俊的氣概了。楊先生依舊用着一副傲視的尊貴的態度，淡淡地說：

「沈同志！我們好幾年不見了，你在分別以後，做了些什麼事呢？」

沈北梅給他這樣一問，很拘謹地露出一種慌張的神情、抖顫似的說：

「那次大罷工失敗以後，我們全部離開了工會，過我們流亡的生活。我們賣了許多心力，打聽楊先生的消息，但結果都沒有成功。我們爲了得不到物質上的幫助，沒有方法工作，只得無限期的休息，其實這種休息比做工還要苦上幾百倍呢！這樣，一直到去年，政府發佈大赦令，我們通緝的命令才算取消，允許繼續在社會上自由活動，但是社會上一切情形都改變了，我們到處被人嫉視，到處被人排擠，連找一個生活的機會都是落空！但是我現在已經

設法使得我的身子站到這裏，楊先生，請你計算一下怎樣來改變我的命運吧！」

楊先生皺了皺眉頭，輕蔑的說：

「你既然已經消失了在社會上活動的能力，你要我怎樣來改變你的命運呢？」

他說：「我並不希望什麼，我只要能夠解決生活就夠了。」

「解決生活嗎？千千萬萬飢餓的人都伸出手在要求解決生活，但是我們有什麼方法能夠接受這個嚴重的問題呢？你現在也同樣提出這個問題，真要把我窘着了。」

客人繼續哽咽着辯護似的說：

「大概你沒有完全了解我的意思，當我要求你給我衣食以前，我同時還伺候着一種新的勞動；這就是說，我只希望你能夠給我一些工作的機會，我可憑着這機會自己會養自己的。譬如說吧，你如果還是需要的話，我仍然可以回去繼續我們以前的羣衆運動。」

楊先生冷笑了一下，不耐煩似的答道：

「我沒是誤會你的意思，現在難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不做工作要得到衣食，這是一種不道德的希望，這種希望根本不應該發生的。你說羣衆運動嗎？有甚麼意思呢？那些妄動的，搗亂的，流氓式的行爲是不行的啊。」

「那末，任你隨便想些法子好了，你的一封信一句話都可以救得一條性命，我相信你並不是那樣吝嗇的一個人啊！」

「這決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建設的人才，你如果在那些流亡時期內多讀一點書，學些專門知識和專門技能，那末用不着你自己來懇求，我們自會來邀請你的，但是你現在能夠什麼呢？你現在能夠什麼呢？」

楊先生的過分刻薄的話，旺盛地燃着了這客人心中憤怒的火焰，他開始罵了：

「難道真如你所說，社會上沒有一件我能夠做的事情嗎？讀書，祇有你們資產階級出身的子弟才有錢走到這裏那裏讀書，我們窮人那裏能夠輕易談讀書呢？我並不要做大官，我只要求一點解決生活的事情。我並不是一點生活本領沒有，都是爲着受了你們的哄騙，亂喊革命，才到處受人排拒，把自己的飯碗連革命一起送掉了！我並沒有拿了武器來，逼着你要想，你乾脆說不想法的就是了。」

他的憤怒使他忘記了一切禮貌，他肆毫無憚地高聲喊着。楊先生滿面通紅，被一種意外襲攻所征服了，說不出一句話來，但是他還鼓着餘勇，繼續罵道：

「請你想想你以前所說的話吧！你現在做了大官了，你想想你不曾做大官以前究竟說過

些什麼話？你今天的說話顯然是撕碎了你所出的支票，一個小錢也不能兌現，這就是所謂紳士及學者的行動嗎？這種無信義的行動是自承爲體面的人物所幹得出的嗎？」

楊先生的臉漲得格外紅了，紅得像豬肺一般，良心重重地責難他，羞慚得幾於無地自容。不得不趕緊設法來緩和這緊張的空氣。裝出勉强的笑臉說道：

「沈同志，你不要這樣認真，我方才所說的不過是我個人平日的感想罷了。你的事情自然要想法，而且一定早的想法，我們是共過患難的，請你不要把笑話當真，我不過是隨便說說的罷了。」

於是這個風波就算結束，我們這位過了時的民衆運動的人物悻悻的走出會客室的門口。三個月以後，楊先生再下手諭更動人員，他的親戚鄰舍都大踏步的走進部裏來了，他們都儼然是重要的官員。

讀者們一定要問了，那位沈北梅先生有沒有信息呢？我只有悲痛地向大家表白：

「沒有！」

又過了兩個月的模樣，楊先生一天清早起來，他走到書房裏面去的時候，看見桌面上放着一個信，他就很習慣地撕破了信套，用兩個手指取出一張信紙來。

「四維部長先生：

「你還記得那一天在會客室內和你爭論的那個人嗎？他當初是希望你能夠給他一些幫助的，現在却要寫信來收回這個怯懦的請求了。」

你是一個騙子，你是一個無信義的人，你要別人做不怕死的冒險的勇士，放膽子去蠻幹；但你自己却靠着這套哄人的本領，靜悄悄地走你自己的投機的道路，現在我們都是失敗，你一個人是成功了，不止你一個，還有你的親戚鄰舍。你是新官僚，你的貪污，你的剝削，都比舊官僚來得厲害。

我不需要你的幫助了，我要收回我先前的羞恥的請求。不過希望你記着，因為話是你自己說的，亂世時代一切的權力，都將屬於不怕死的冒險的勇士，那末你的投機生活的前途，自有寒絕之一天。告訴你，不要太樂觀了，公理一天不滅，勇士們的冒險精神永遠準備着的。

沈北梅 x月x日

楊先生看完了那信、不經意地微微的一笑。

年輕美麗的太太穿了最時式的新裝，像一隻花蝴蝶似的朝着書房走來，她看見偉俊的丈夫正在微笑着，就做出一種嬌媚的姿態問道：

「我愛，你在笑些什麼啊？」

楊先生很自得地答道：

「我在笑一個無聊的蠢子。」

楊太太奇異似的搶着他手裏的信紙，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警怖似的喊道：

「呵呵！這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啊！」

「別傀儡！我的柔弱的小綿羊！我是要人了。怕什麼呢？難道他們能夠生了翅膀來危害我們嗎？」

楊先生說完了話，兩臂伸到他太太的身邊，那花蝴蝶般美麗的太太，嬌憨地躺在他的懷裏，那雪白嫩藕般的小手正在玩弄着楊先生一抹英雄式的鬍鬚，妖媚的眼睛對準楊先生投射着，發出嬌滴滴的聲音說道：

「我們上海的新宅到底什麼時候做能夠落成呢？」

「新宅嗎？大概要到下個月的月底。你不要焦急吧，要不是爲着我們的小綿羊在屋子前面的空地上設計一個小考爾夫球場，費了這許多時候的話，我們的新宅早已竣工的了。」

楊太太歡喜到無話可說，狂熱地抱着楊先生在不斷的吻。

狐

笑鶩

過橋向西，轉過一座高崗，便看見一排白楊在晚風中搖曳，再朝裏便是姜家廢園。

本鎮沒有姜姓，這還是前清打外邊過來避匪亂的；因為年代久了，問問年長的，也祇曉得一點點，那便是姓姜的很有錢，而且，現在連子孫都沒有了。

廢園早該充公了，因為劉董事和張老總都不存好心，又都不肯讓步，所以一直沒主兒荒涼下來，不成個園的樣子。

裏邊草是很多而且很深，沒人敢進去；一到晚上，園門口也不大有人敢走動了，除非那些不得已乘着星夜趕路的。這不是怕有毒蛇，也不是怕有厲鬼，實在的原因是有人看見一個姣好的女子，穿着一件黑色的衣裳，鬢邊還插了一朵花，不是朝園裏去，便是打園裏面出來。同時像有一種幻術似的光罩着她，油光的臉，小的嘴唇，一對媚眼，夠麻醉了。在神祕的幻光底下，她又很均勻的扭動腰，纖巧的小腳嫋嫋的，嫋嫋的移過，隨着落葉的聲音，墮入最陰暗的地方去了。

都疑心那是狐。

因為她妖豔，走夜路的人達到經過這兒，心便不自主的搖幌了。色情狂者更有一種大胆的希冀，他們臉上都浮着一種 Romantic 的表情。往往夜已深了，從那幽杳的冷落的園徑上面會燈光一閃的傳來幾聲沉重的足音，那便是少數自命為多情的少年來探尋他們玄想中的祕室。

「妖狐自古多姝麗。畫黛彎蛾，蓮鉤蹴鳳，那是多麼標緻的女人！」

「能夠一親芳澤，便是死也無罕！」

「唔，黃臉婆，……」

「怕什麼。哈哈！」

一片粗野的笑聲衝破濃膩的夜氣，涉過高崗，浮過樹頂，又往下飄散。

這樣，夜來總有好幾次。

過了些時，天漸漸的涼了。求豔遇的人永遠帶着一顆想思的心，而那廢園中的尤物却沒人碰見一次。

狐在鎮上少年人的心中留下一個朦朧的美麗的幻影，而姑娘們的心中則另有一種感觸。

湊巧這時候劉董事的老姑娘偷漢懷了肚子，這可以算得是新鮮笑話，於是一般人便丟了依戀塵園的情緒，而來談論這件嶄新的故事了。

劉董事有三個女兒，因為都長得像朵花，而且一朵賽似一朵的嬌豔，鎮上人便叫她們「三公主」。聽說第一個叫她們「三公主」的是保衛團的排長李鳳九，現在是劉董事的女婿。

鳳九這傢伙不知從那兒學來一副媚人入骨的本領，一口米湯醉得死人，二姑娘就給他這樣騙上手的。後來老三也給他弄上了。

鎮上人都知道這件事，談起來便搖頭；有的還眼睛一瞪的說道：

「這是報應！」

人家都恨劉董事做的喪天害理的事情太多了。

市梢上有一家小酒店，店址高於大道，店前有一片廣場。喝酒的愛蹲在場上，或是坐在廳上。尤其是黃昏時候，便集合了許多酒客。

「你們可知道三公主是誰的種？」阿榮噴出一口酒氣。

「那要問你了！」

「笑話，笑話！我可夠不上。」

「我說，你是他的管家呀！」

「難爲你兜這麼大圈子。……」像要笑的樣子。

「……………」

「那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

「在九江，他在軍需官任裏撈了很多錢。你知道，軍需官在太平時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好處。可是兵荒馬亂的時候，那個油水可不得了哪！……有一次，不知誰和誰打仗，人家都在火線上拚命；他却偷偷的帶回來兩大蒲包銀子，在家裏一住住了幾個月，誰知道他哩！等他出去，天下又太平哪！」

「你們知道，他們是不安於太平的，太平了他們撈的錢便少了！所以，其中很有一個天地；爲什麼軍人愛打仗？爲什麼政客愛搬弄是非？你們都得知，那無非爲的是撈錢啊！」

「做革命的人說他們是封建勢力，其實就是金錢勢力呀！」

「得哪！我們要聽三公主。」聽的人急不能待了。

「就要來了！」

「提起來又可惱又可憐，那小子就死在那個上面了！他要是不替人家養了三公主，怎麼

在半路上會給人家宰了呢！……：我說的是福順，當馬弁的。那時候，軍需官自知有了暗病不能生育，便和軍需太太商量好了，開開後門讓有能耐的人走。軍需太太選中了福順，第一因為他挺漂亮，第二因為他能在上房走動，就是那回事吧，滿想養個兒子了！

一真是天有眼睛，偏偏接連生了三個小姐，目的雖然未曾達到，軍需太太可弄得有點夠味了。這可把軍需官氣壞了！我一點也不說謊，後來福順給軍需官買人宰了，太太也時常淌眼淚。

「娶了姨太太也沒有用，後來又把她休了。……：你們別小看軍需太太，現在她老了，那個時候可也是一個公主！……」

「所以他現在將鳳九當兒子看待了！」

「對了！」

阿榮氣噓噓又端起一鐘酒。

他們談着飲着，八月下絃的月亮從葉隙中漏到廣場上來了。

「我一看見月光，便要想起那隻騷狐。可是，唔，好久未看見了！也和今天晚上一樣，朦朦朧朧的看不清楚，她好像是一個小姑娘，又好像是一個少婦，神話中的東西！」

「好久？怕是永遠吧！」阿榮含着許多醉意。「神話中的東西！嚇，神話中的東西！」

「永遠那不會的。……」

「我不說了。讓你氣死！」阿榮扶掖着一個人的肩膀站起來了。「等你氣死了而後告訴你吧！」

於是阿榮跟着，他那迷亂的步蹈踏着微弱的銀輝搖搖幌幌的穿過廣場走了。

在劉董事家裏，老姑娘正驚惶的檢點衣裳。

「……小媳婦！真不受抬舉！背着人幹沒臉的事！誰？你說出來！……你不說嗎？好，好，到上海自有辦法！鳳九！你去看看她要帶走些什麼東西，手飾一概不許！」劉董事嘶聲的咆哮着。

劉董事事只氣得咆哮，跑上去想要揪住她，然而給她避開了。他想責問她爲什麼瞞着偷他漢子，而且把肚子都弄大了。

可是老姑娘一百個給他不睬。很忙亂的將些衣裳向箱子裏塞，塞，塞得滿滿的。加上了鎖，於是她透了口氣。

她用一種輕蔑的眼光飛到各個人的臉上，她又用一種嫉妬的神情望望她兩個妹妹。最後她開

口了，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

「我不想做什麼貞女，我也不配。像我們這種人家，還講什麼廉恥！」

「我不怕羞，現在不妨說說。在我二十歲那一年上，我對於男性的誘惑有很多美妙的憧憬，可是我不敢，我不敢大胆的和禮教宣戰，我更不敢辱沒了自稱官家的門楣！我滿想由父母作主，將我配給一個俊俏的人，可是後來二妹妹嫁了，三妹妹也樂了，祇有我，祇有我是孤獨着。這個倒也不必講它，一個女孩子得不着父母的喜愛，辜負了青春那是應該的。」

「我想，這回該臨到我了。」

「可是，那也是一種幻想！」

「你們不是橫躺在煙鋪上，一面吸着煙一面談了我許多話嗎？我都聽到了！……」

「聽到了什麼？」劉董事狠狠的望了她一眼。

「一輩子不嫁人！」

「真不要臉！不嫁人便怎麼？」

「便怎麼？嚇嚇，我自己會找！這回我可顧不了許多了！」

她在回想着。在她心上立刻浮起一個美麗的記憶。那是在今年夏天，她從五里廟燒香回

來，經過水橋頭的時男子青一有美齒年的健而媚，候用人的眼色，像一枝箭，掠過她的頭髮，掠過她的眼睛，掠過她的嘴，掠過她的胸部，往下一直掠過她的小脚。最後那枝箭便藏着愛情掠過她的心上了。當時她便起了一次顫震，她也含羞的撒給那個從未認識的男子一些曖昧的微笑。她和他都滿足了。再後，她倆便在像夜一樣荒古的園中互相兌索了肉慾的暢洩。她這樣回想着，心在追求着一種柔情的顫抖。

「我顧不了許多了！」

「啊啊，我顧不了許多了！」她手捧着心。

「滾吧，你老子的尊嚴被你敗盡了！滾，滾到上海去！」一隻粗大的手拉着她，出了大門，朝河灣走去。

鳳九跟在後面提着箱子。

「噯噯，瘋女人！」兩個妹妹在門內笑了。

「我說她熬不了呀！那時候她還笑過我呢！」

「她愛那個，就讓她去上海當婊子罷。」

「媽！你心疼嗎？」

「……………」

「媽！你不願意她走嗎？」

「……………」

「媽呀！你別氣啦！」

「媽！你說話呀！」

老三說着拉起媽的手，幾點冰冷的東西滴在老三手背上。最後是一聲長嘆。

「可憐的孩子！」

「……………」

幾年之後，時間毀滅了一切。廢園中的狐，漂流在海上的孤女，都給時間吞蝕了一點不留痕迹。那個小酒店仍然存在，廣場上蹲滿了人，蘆蓆上也坐滿了人，阿榮在醉後仍然帶着一點久歷世故的豪興，那麼談着，笑着。

「我說的末，神話中的東西永遠是不會再來了！」

九，十二晚完稿，

自由詩與十四行

小 鶴

「自由詩」(Free Verse)是單靠着「靈感」而不借重「韻律」的一種最新的詩體。它的妙處在引起人的朦朧的感覺，很有一點印象派的味兒；形式也沒有一定，詞句也不需要整齊，祇要能夠將所見的和所聽的，用一種很風雅而又很精闢的字句將它們表現出來就行。所以。「自由詩」是祇有「表現」而沒有「描寫」的。正因其如此，所以「詩的情緒」不受任何操縱，格外來得真實。這當然要比矯揉做作的要好得多。

「自由詩」雖然不重「韻律」，但是不能因此忽略詩的內在的音調；譬如你寫一首「自由詩」，憑着你一時「靈感」的衝動，而不斷的「表現」，「表現」，再「表現」，「表現」是足夠了，而音調不和諧，那也是枉然。關於這一點，記得邵冠華曾經這樣說過：「……至於「自由詩」的音韻我以爲，和諧當然很好，不和諧也沒有什麼關係。」這簡直將「自由詩」看得太「自由」了！

「自由詩」不需要「韻脚」，這是對的。「韻脚」這樣東西，確實絞了許多詩人的腦汁

，浪費在推敲上。但是Verse之成其為Verse，不管屬於那一詩行，那固有的內在的音韻萬萬是廢不得的。萬一因為「不和諧也沒有什麼關係」而實行起來，那就辜負了Verse的盛名，為其一世之累。「自由詩」現在中國剛才萌芽，這樣一來，輕易是很輕易了，實在走不上軌道。「自由詩」的作者也永遠不能在中國抬頭。

「自由詩」看看很容易寫，其實和別的詩體一樣難上加難，不需要「韻腳」同時要注意到內在的「音韻」，不注重「描寫」同時要能「表現」，要將你的「靈感」發揮到頂點，又要將你的字句鍛練得很有力量，這確是件難事。話雖這樣講，但是「自由詩」一搬到我們中國來，就會和別的東西一樣，不見其難了。這，不知道是「自由詩」確實很容易寫呢，還是中國的詩人天才高妙。寫「自由詩」的朋友，現在並不算多；然而因為過於要求能夠「表現」的緣故，作品裏充滿了怪誕的字句，往往就題而想入非非，堆上許多新奇，新奇，而又新奇的詞藻，用得對固然好，用得不對就難免牛頭不對馬嘴了！讀者因為淺薄，書店老板因為要借重大名，於是這種不成熟的東西，在無人敢大聲叱責之下，便將詩壇的空氣閉塞了！便將「自由詩」的旗幟高高的插在自家的帽沿上了！我不是妬忌，因為在下尚在虛心的嘗試之中，爭意氣說不上。排斥人也說不上。

以我的意思，「自由詩」最大的作用是「表現」，那就要把它「表現」得單純透澈，最忌的是「晦澀」，「典雅」，一味的形容與堆砌。如其有人這樣，那就犯了很大的毛病！

太抽象了也不好，同時要顧到實際。

太呆板了也不好，同時要注意「靈感」的演化，否則「自由詩」又會變成了機械的。

在形式上是放縱的，但是在精神上是要謹嚴的，寫「自由詩」者往往上了「自由詩」的當，將很凌亂的東西堆砌起來，認為就是「自由詩」，簡直將筆墨浪費了。

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錯誤，因為不重「韻律」而注重「表現」的緣故，在詩的內蘊上是敗了，作者一味要將「詩的情緒」帶到最高點，結果從高處墮下來，流入「散文」的流一；譬如：

是寡婦洗掃新墓，

霧氣扇動芭蕉。

是害病的腫蓮

日光顫抖着

「是聖女在晚禱呢，
詩人屠殺了年華。」

午鐘搖了——

搖死了寂寞。

——邵冠華：「雨前」

不僅是這一點，那三四兩段的詩意也太「晦澀」了。

邵先生的詩屬於「自由」的，手頭沒有多的參考，不能斷定成功與否，單以「雨前」來講，有許多地方不妥。「雨前」一共祇有八句，而「寡婦」，「新墓」，「霧氣」，「芭蕉」，「睡蓮」，「日光」，「聖女」，「晚禱」，「詩人」，「年華」，「午鐘」，「寂寞」，這許多「引人入勝」的名詞居然堆上十來個，假使再將這十來個名詞寫成詩，那又是十幾首。值得提倡啊，寫「自由詩」的朋友們！

邵先生的詩集未曾讀到過，假使找起來一定有很多的發現。我以為邵先生寫「自由詩」

的時候，「寡婦」，「新墓」，「霧氣」，「芭蕉」等字一定對他有很大的幫助。

有人說「郭詩」是一條瘋狗，「徐詩」是一個野鷄，「聞詩」是一匹貓，照這樣推想下去，「邵詩」便是一隻鼠。

這樣「自由」的寫「自由詩」，康貝爾，羅威爾等一定要在海外見笑，決不會來引為知己的。

關於「自由詩」的話，暫在這裡作個結束。

再來談談「十四行」(Sonnet)。

「十四行」的詩體最為嚴謹，可以說是詩體的正宗。Sonnet不限定十四行，那是從十四行演化來的。十四行通常用以表明一種思想或是一種情感。十四行「詩行」所排列以整齊為主，分化的形式可不一定，算起來有下列幾種：

A 前八行後六行，前八行分兩個四行，後六行分兩個三行。

B 分三個四行一個雙行。

C 前八行與後六行連接。

D 聯續的三節。

B與D都不是十四行的正宗，那是變體，有人這樣嘗試過。A與C的行式用者很廣。Maseed的十四行寫得最完美。Masheed也行。此外還有聯續的十四行，也很流行。

十四行詩體最嚴整，韻脚也十分注意，甚至至於連思想的轉變以及最後的結論都得多方面的顧到，很有一點中國舊詩的味兒，「起承轉合」最爲講究。

音韻在十四行中最頂真，如A例的詩行，前八行與後六行的音韻一定要和諧，否則就顯不出效力。

通常十四行的詩行是採用Run-on lines，將詩行和句子分開來，標點符號不放在行尾，這大半是受了「無韻體」的影響。Run-on lines在十四行中有什麼好處，現在姑舉曹葆華的「幽蘭」一首爲例：

當黃昏偷入花園，喚出了柳梢裏

朦朧的月色；兩三個黑鴉佇立在

白屋頂，靜待着晚鐘從山側徐徐

走來，這時候我手持着竹杖，斜倚

橋欄，正尋索生命裏不可思議的

過去。——我怎樣想播散青春，獲取

愛情，在靈魂上開放神祕的香花；

結果祇把天真消失，認識了千古

孤獨的淒悲，又怎樣想噴吐心血，

化作詩歌，在寂寞的宇宙裏讚頌

永恆；後來也因天才的隔離，空見

那理想的餘輝在前途時閃耀。——

這一切在我記憶裏，正如夜色的

迷茫，惹起我許多願望不少咨嗟。

這首十四行就是採用 *Run-on lines*，但是作者在這裏故意影砌，使詩行和句子分開，愛將可斷的標點安放在第二句的起首二字之下，這一來，反將 *Run-on lines* 圓滑的音調弄僵了，真所謂不見其巧，反見其拙。

原來 *Run-on lines* 的作用在使詩句的音調圓滑，讀起來鏗然可口，同時在無形中幫助了「詩的情緒」的進展，使作者的思想有一個迴旋的波盪的轉動，而在詩的全體上發出一個沉

着的有力的節奏。

「幽思」也有運用得好的地方，譬如第八 九句，第十、十一句。

十四行詩在英美很流行，中國仿作的也很多。我們知道十四行是最嚴謹的詩體，但是近代的十四行詩漸漸受了「自由詩」的影響，正和寫「自由詩」的朋友們一樣，認為可以「自由」了，便將韻法弄得凌亂不堪，前後行也不分開，詩的情緒的組織，不用說，也不受「起承轉合」的限制了。這一來，便將十四行的威嚴看冷淡了，便將十四行的精神破壞了！

「十四行」正和「自由詩」一樣，在中國不能說成功，僅有少數作者比較有點希望。這里且舉出一位的作品來看看：

自從我喪失了童真與愛情，對人生

嘗到了絕望的辛酸，我便尋快樂

來麻痺我的心靈，我會纏迷惑

在「樂園」裏在亞克娜茜的唇邊吸吮

她的香津，我最愛她那對豐潤的

乳泉，像欲熟的蛋白在她的胸窠

亂滾亂動，她更煽弄着妖魔的

風情，那火氣燒得我片體無存；

到如今我的身心已經感到了

一種疲勞，我的神經麻木得

像那堅冷的玻晶，不能透電；

因此我懺悔了！我要去皈依聖教，

看能否超脫我這半生的罪孽

回復我固有的性靈和純潔的光天？

——羅念生：「十四行」

這首詩可算是成功的，詩體也嚴整，形式也好看，韻法也自然，前後行分得很明顯，而 *Roman lines* 運用尤得法。讀起來一字一句的在那里滾動，在那里跳躍，詩的生命有力的持續生存着。十四行作者很多，像這首詩的成功實在再找不出其他來。

羅念生的十四行大都是這樣好，值得可喜。我希望他繼續在這個上面努力。

自由詩與「十四行」還有別的可講，限於篇幅，留待將來再談。

詩兩首

子蘊作

我已成了一條耕牛

我面對着我底生身的北方。

我凝神着我底老父老母底瘦影。

我說：別了我底爹娘！

從此我算跑出了你們那堅強的壁壘。

我已成了一條耕牛，

要在遠方去開墾荒邱；

在我底荒邱不會開墾成功的時候，

我底犁鋤是不會卸落我底肩頭。

荒邱中會充滿着遍地的荆棘，

我要去把它們一概踏平。

荒邱中會遍佈着枯瘠的沙磧，

我要盡着我底全力開墾。

荒邱中也充滿着絆脚的葛藤，

我要用我鋼鐵般的意志斬斷。

荒邱中也遍佈着可怕的陷阱，

我要用我忠誠的血汗填滿。

荒邱中充滿着吃人的虎狼，

我要盡着我底生命的全力苦鬥。

荒邱中也遍佈着嗜人的蛇蟒，

我要盡着我底熱血把它們埋葬荒邱。

荒邱中也曾有迷天的冰雪，

我要用我底熱忱把它溶化。

荒邱中也有沖積期的巖穴，

我要用我底決心把它開發。

我們有着成千成萬的隊伍——

都在向着這條道路上前進；

我們一面追隨前人的遺跡，一面開闢後人的新路，

我們都抱定個不開開這塊荒邱不同程的決心。

我們已成了一個不可分離的個體，

我們已像鋼鐵一般地凝結，

我們已豎起了鮮豔奪目的旗幟，

這旗幟已渲染了我們底鮮血。

我們要使這塊慘裂蕭索的荒邱，

轉化成一個花團錦簇的世界；

我們要在這人類前史的盡頭，

建立起一座光彩奪目的舞台。

我們要使這愁容滿目的人間，

露出一點歡樂可愛的笑容；

我們要在啼饑號寒的人們底臉上，

現出一點紅暈閃灼的血潮活動。

我們要在死去的骷髏上面跳舞，

我們要在敵人底血裏打漂。

我們要看着敵人底墳墓，

上面籠罩着淒涼的斜陽衰草。

我們要把敵人底腦袋，

作成我們底溺器；

我們要把敵人底身材，

留給我們作馬騎。

我們要使久踏在脚底下的奴隸，

也有吐氣揚眉的一日。

我們要使那作威作福的主人，

也露一露他們那哭喪的臉子。

我們要在 Westminster 頂上高歌，

我們要在雷峯塔底尖頭撒尿；
我們如 Colossus 在 Rhodes 上跨着，
對着跨下來往的船隻發笑。

努力啊，請把前面的火光把着！
怕什麼呢？我們只管走上前來！
要知道，我們失去的只是頸項上的枷鎖，
得到的却是整個的世界。

我面對着我生身的北方。

我凝神着我底老父老母瘦影。

我說，別了，我底爹娘！

從此我算跑出了你們那堅強的壁壘。

一一，一〇，一九三〇

從黃昏到天明

(一)

晚霞在暮天裏與黑夜爭寵，
星光在天邊處閃灼着惺忪，
流水在斜陽下舞着輕微的跳動，
疏柳在堤岸傍玩弄着飄過的輕風。
啊，宇宙的一切都在這大自然中抱擁！
只有我底心呀，我底C喲，
自從你去後，
却總是這麼虛空，這麼虛空！

(二)

掠過的水鳥在流光中舞弄清波，
唱晚的漁舟擺滿了這浩蕩的江河，
倒影在流水中擺着搖曳不定的輪廓，
衰草在夕陽下輕唱着悲調的薤露歌。
啊，自然中的一切，總不失其幽美而諧和！

只有我底心呀，我底C喲，
自從與你分離過，
却總是這般焦灼，這般焦灼！

(三)

淒迷的夜色把秋後的寒江籠罩，
黑暗已將整個的宇宙擁抱。
萬象一時都顯得無盡地寂寥，
眼前見到的是微弱的星光閃耀。

啊，宇宙的一切都沈入夢境中去了！

只有我和你喲，我底C呀，

雖然是路遠山遙，

依然在響着熱烈的心之曲調！

(四)

貓頭鷹正在唱着讚美的歌聲，

曼陀羅在沈睡中畫着可怕的花紋，

星星在銀幕後窺探人間的寂靜，

蝙蝠却在無盡的夜之海裏浮沈。

啊，自然的一切，都是這般淒涼而凄冷！

只有我這孤零的心呀，我底C喲，

擁抱着這一疊孤衾，

在靜寂中儘管搖振，儘管搖振！

(五)

沈寂充滿着這夜之囚樓，
斷續的鼾聲包圍了我底四週，
嘈嘈的鐘聲敲過了一點以後，
灰暗的天空還有我底雙眼凝眸。
啊，想起來我底心竟有幾分戰抖！

我底C喲，假如我——

我要這樣下去的時候，
不知我可能渡過這殘秋？

(六)

聲聲更鼓敲破了這深夜的靜寂，
夢後的餘痕愈顯得飄渺而迷離。

在夢中分明已到了我們底奮遊地，
醒來時仍留下這一具殘骸在愁城裏，
啊，心靈的變換怎麼是這般的離奇！

我底C喲，誰知是——

夢中的歡喜，

贏得來醒後的悲淒。

(七)

一彎殘月從窗口送了進來，
驀地裏在黑夜中現出幾縷光彩，
晨鷄想把失去的光明叫喊回，
伴着遠處的犬吠聲衝破了這沈寂的世界，
啊，地球上已蕩起了一個新的變態！
只有我底靈魂呀，我底C喲，

爲了你底熱愛，
依然在黑夜裏徘徊，徘徊！

(八)

天邊已綻破了清晨的曙光，
簷邊的小雀已作過了悅耳的絕唱，
微風一陣陣吹着我底面龐，
似有昨夜的夢痕殘留在我底枕上。
啊，那甜美的一幕呀，總引得我欣欣而向往！
只有我底臉上呀，我底C喲，
如今再來回想一番，
僅留下這一幅淒涼的模樣。

一一，一五，一九三二

葬禮

虹電

一

今天實在好熱了，我真想脫去我全部的衣裳。裏面雖只穿得很薄的麻紗短褂褲，就連單旗袍也不願罩上，真正太費解了。我差不多鑽天地在房子裏昏昏沈沈的睡，娘姨送進午飯來，我也懶得吃。別人一定會猜我是患病，其實並沒有病，只是悶得難堪罷了！這算首夏猶清和嗎？恐怕是困人天氣日初長？

房東謝太太，同住的王太太，好像在隔壁房裏竊竊地私議；她們一定是在那裏談我。以爲我是因善隨軍隊出征而引起了煩悶，這才冤枉。他在家時，我何嘗又歡喜他那蠢笨的奴才？

我記得王太太初搬來同住的時候，是兩月以前的事。那時我和善剛結婚不久，尙未滿月。他們——王先生和王太太——間的感情，表面上很自然，很恬靜，沒有見過一次熱烈的表示。可是，他們間的維繫力，的確有不可思議的偉大；不是在王先生每天去學校上課時，總

可以聽到這樣甜蜜的對語——「吾愛我去了。」「早些回來，我在門邊候着你。」——嗎？

有一天，王太太微笑地向我走來，我只好請她來房裏坐。她這樣說——你們的感情真好，總是熱熱鬧鬧地。像我這樣二十五歲以上的人，真不配談愛。唉！不堪回首了！這真有點使我感到澈骨的苦痛，然而我能否認嗎？我確沒有那樣的勇氣。

她又談到她和王先生戀愛的經過，那是十二分的使我豔羨。她說她和王先生是由師生進而為愛侶的；那時她剛剛十七歲，在江省的T中學讀書，王先生在P大畢業那年，就受了T中的聘，她班上恰恰有他的功課，因此認識了。她又說那時候王先生確是一位很漂亮的青年，他雖研究的是英文，却很愛好新文藝與社會科學，因為同好的關係，他們才發生戀愛。

的確，王先生的丰彩，到現在還依然存在。他藝術家的微笑，社會學家的沈默，科學研究者的誠摯，處處都足以顯出偉大的光芒。幸福的王太太啊！我怎麼配接收你的讚美呢？勝利者在負傷者面前，是應該表現特殊的驕傲呵！

著的確是很愛我，前天晚上，他如何地想我掉下幾點留別的眼淚，好表現他慰藉的熱情，結果是失敗了。他說他出發後，我是很寂寞的，他很難堪。然而絕沒辦法的事，他更希望我不要為離別而傷感！我只漠然地，乾脆地，答他幾個不會……。他哭了，哭到十分傷心

！他又說我那裏那樣寡情？究竟什麼事對我不住？

我當時真不了解，他究竟什麼事對我不住？現在瞭然了，他根本就不配佔有我，勉強的佔有我，就是他的罪惡，他成了掠奪我肉體的強盜，如此深仇，還能不報嗎？然而，那天晚上，我並沒有理解許多的理論，終于在肉的方面，任他飽掠而去。

我過去很懷疑女人們不貞的事，因為這于生理，衛生，都有很大的妨害，何以女人們甘冒這樣的大不韙。現在，我知道了，大半為復仇的觀念所造成，對於掠奪我們肉體的仇人，還用得着忠實嗎？我近日這樣的思想也很濃厚，管它下流不下流？善，你也算失敗了，不是會馬上替你帶上綠頭巾嗎？你真是害人終害己。

想到這裏，我又不能不回憶過去的一切，因為促成我同蕃結婚，是有許多前因後果的。矛盾的環境，使羔羊似的我，無法擺脫，終于由介紹而說媒，由說媒而成功，而令我永遠抱恨！不深知我的王太太喲！你那裏能了解我全部的心影呢？

一一

我的家庭，真是一個奇怪的家庭，自我識事後，就覺得父母間有些伎倆的狀態。父親不

常在家，另外養了一個女人，家事也從不過問。哥哥那時候，還在N市讀書，不但無法幫助母親，更須經濟上的供給。母親是艱苦極了，然自知別無方法，只好忍痛過他孤苦的生活。好在她是個讀書人，藉着教書收入，供給哥哥的教育費和我們的生活費，總算能夠敷衍，但也煞費苦心了。

哥哥在A中畢業那年，戀上一位異鄉女子，不久就結婚了。母親是受舊式婚姻刺激最深的人，當然很贊成自由的結合，並不會表示反對。不過哥哥結婚後，就在N市混小差事，從不曾回過家，也不會過問過家裏的事。母親面前，只光留着一個無能的我，她孤獨的悲哀，自然又加上幾分。

我十四歲那年，小學校算是告了一個段落，爲前途計，不得不離開母親，奔上自己學業的征途。母親雖是不願意我離開，因爲愛我的關係，更不願耽誤我的終身。同時，哥嫂又都在N市，不患無人照料，所以她就放心了。

隨行她送我，她噙住眼淚這樣的說——珍，你不要埋怨我，我還只四十多歲的人，自己照料自己可以來得及，一切不用你耽心。不過你的爸爸，是早就不問我的事了，你哥哥恐怕也不是我的人，只有你此刻還算是我的；我的苦悶，你總也有些知道，望你努力于你自己的

學業，找到很善美的出路。最後，還希望你不要忘記這樣孤獨，憔悴的媽媽！

還有一些事要囑咐你的，聽說你嫂嫂是個聰明乖巧的人，這樣的人，非常難得，你千萬謹慎。在嫂嫂那邊，不比在我身邊，切不可使性，任氣，叫人家說你沒教養。你是聰明孩子，想決不致那樣不識事，也許是我多慮。

這兩段話，是何等的深刻，真使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候，我雖在小學畢了業，其實知道什麼？不過就是那麼一回事罷了。七八年的教育，不如母親臨別兩段話使我受感動的厲害，價值又在那裏呢？

我去N市，在學術方面，出路方面，雖一點沒有我着，失意的婚姻問題，却全部基因於此，也許是前生註定，紅線誤牽。不這樣，那就是我前生造孽太多，應該這世受報！

三

從我家去N市，並不很遠，早路兩天半可到。劉家表叔，他是生意中人，因為要去N市辦貨，所以母親託他護送我。這是一舉兩得的事，他自然不會推却。動身那天，表叔把預備好了的土車子推到我家家門首，綁行李，並且預備了一個坐位。我知道，那是為我特設的。

途中沒什麼特別的事，只是曉行，夜宿。至於表叔，我是差不多熟識得同父親一樣，所以初次出門，都不會使我感到寂寞的苦痛。我當時的心，更是充滿了奇異與神祕；一貫地在揣摩N市的繁榮和殊特。然而我小心眼裏的N市，並沒有絲毫和現實的N市相像的地方，因為有名的N市，也不過物質方面，加上了許多點綴罷了。

我在N市一間很小的房子裏找着了哥哥，嫂嫂，我見了他們住的房子底侷促，家具的粗笨而簡單，就知道他們的生活，并不怎樣優裕，至多，只是勉強混得去。這樣的情形，自會增我不少的躊躇，我可一無所獲的回家嗎？受盡人世苦楚的母親，正在熱烈地期待着我的成就，我忍心使她失望嗎？

嫂嫂真是一個極能幹的婦人，在她那瘦長的身材，橢圓的面孔，靈活而帶有殺氣的眼波裏，就能找到確切的證據。她的眉毛，更是多而且黑，直立着如像兩座小山，令人一見生畏。同時她狹窄的心情，好勝的意識，苛刻的表徵，也全部在她的外相上暴露出來了。所以有許多人一見她，就說她是不好對付的。

我是鄉下初上街的一個女孩子，又在她經濟支配之下，自然有些怕她。因為怕她，她對我的管束，也採取更嚴厲的手段。哥哥是言聽計從的，母親又遠在鄉間，我有什麼辦法呢？

管束方面；他最注意的，是嚴防我的社會活動，所以我的婚姻，才能由她一手包辦。

到N市後，學術方面，經哥哥試驗結果，似乎還不夠投攷中學，于是就入M女子小學肄業。第二年春間，我覺得生理起了變化，好像很需要異性的刺激。那時適逢王老師要生小孩子，由她的弟弟來校代課，他雖生得不十分漂亮，到也是一個體格強健的青年，有令異性傾倒的條件，因此，我和他是有過一段似戀非戀的事實。

四

私立M女子小學，原是一個扯爛污的學校，所有的學生，大多數是偉人先生的姨太太們，以及年長失學拿來試行改造的舊式女子。這樣的一些同學，無怪乎談不上學問，無怪我要出類拔萃而露頭角了。

王老師的弟弟，新從L師範畢業，與異性很少接觸，所以對我們會感到特別的興奮。他第一次踏進教室時，臉孔紅得同瑪瑙一樣，他是儘量的低着頭不敢抬起來望我們一眼。我想新嫁娘羞怯的狀態，也決不會有過於此，這可證明他對於女性是毫無經驗。

經過許多次數以後，他的態度，就漸漸地有些變動，不似過去的那麼怕人。因為學術上

必要的開答，不久也就和我們談長論短，有說有笑了。我在班上，年紀比較小，因此他更和我接近。他的意思，一定覺得和我接近，決不會引起人們的議論。然而事實並不這樣，沒有多時就發生不少的糾葛。

人們的嫉妬心，真厲害到了極點，也是造成一切罪惡的根源。我和他接近，原是很正直地從事於學術上的探討，並沒有夾帶絲毫的雜意。然而，她們——同學們——是在竊竊私議了，有時并說出許多不堪入耳的話，做出種種的怪模怪樣，意思是向我警告或恐嚇；這不是太多事嗎？即令我和他是在戀愛，這又關乎她們什麼？

她們那樣荒唐的動作，不但沒有破壞我倆的感情，并提醒了我戀愛的意識。在過去我是很純正地醉於學術上的種種問題，并不曾用心去理會那樣的事，經她們意外的推動，到反使我躍躍欲試。他更勇猛地向我進攻了，這是她們送給他的機會。

有一天我向他領回算術演草時，他很特別的注視我，使我感到心的悸動。我知道那一定多少有些祕密，所以直等到帶回家時，才私自翻閱，當時就在裏面發現這樣的一張字條。

『蘊珍！我倆間的關係，她們實在誤解了。她們不是在強烈的嫉妬嗎？我覺得戀愛是社會上應有的事，經她們提醒以後，我真感到有些愛你。你怎樣？請明白告訴我。』

這真給我一個很大的困難了，我是決定我的答案。說不愛他嗎？這是自己謊自己。心的內部，不是早在燃燒嗎？根據心願答復他嗎？在重重環境，壓迫之下，我那有那樣的勇氣。結果是把字條撕得粉碎，但撕碎以後，又很懊悔地。

他第二天又來上課了，他對我恢復了初來的狀態，不敢正眼看我。我也感到無限羞怯至侵襲，比已往靜默了許多。從那時起，幾連必須問的問題，都擱置不問，我倆間好像築起了一座極堅固的壁壘。沒人在旁邊時，他常用很失望的目光注視我，我吃驚地察出他內心的悲哀！

人們真是蠢貨，尤其男人們，每逢戀愛遭受打擊，就會憔悴他的形骸，頹廢他的精神，這是多麼不值得事。他確有為我憔悴的事實，我漸漸有點不忍，最後還是給他一個很圓滑的答復；內容是我們的年齡，還談不到婚姻問題，不過我對你，總算有些同感。

他接我的答復後，是那麼興高采烈地；精神恢復了固有的活潑，而且在各種事實上，都足以表徵他內心的快愉！他時常用方法遞字條給我，談到他的將來的計劃；他說有一個叔叔在P市教育部當參事，非常痛愛他，因為無兒，無女，有意要他承嗣。所以他聽說他在L師範畢業了，要他去P市升學，并望他在N市找一個女子同去，因為北方女子，大都不願南嫁

◆在P市的南方女子，又都是奢華過度的小姐。他要我答應他同去，我有膽量冒這樣的大不
應麼？

有一天，我病在家裏，他因沒接着我的答復，又在算術演草裏面夾一張字條給我，被同
班的謝小姐搶去宣佈了。於是已上堂的學生，都紛紛退出教室，宣言罷課。他也就在那紛擾
中，狼狽地逃走了。

那次波瀾掀起以後，我着着實實受了嫂嫂的一翻訓飭。自那時起，我一切行動，更受到
極嚴厲的制裁，我失去了天賦的自由，成了嫂嫂監督下的奴隸了。假使嫂嫂是母親的話，我
知道她一定會痛惜我，曲從我的意志，她忍這樣把我當囚犯嗎？我真悔當時沒有不顧一切隨
他去P市，或許不會苦痛到這樣吧？

五

我到N市第一個時期，算是這麼地結束了。王老師的弟弟，不再來過M校，我也從來沒
有再見過他。據同學說；他曾設法寄信給我，但我確沒接過他片紙隻字，也許都被嫂嫂截留
了。許多同學，都成了嫂嫂的奸細，有信也決不會投到。

嫂嫂對於我的婚姻，早有成見，她是決意包辦的。她的意思，是因為哥哥的社會地位很低，想藉親戚關係，來壯壯聲勢。於是就下了不惜犧牲我的決心，我也就成了她們的禮品了。這樣，還會有好的結果嗎？第二個時期，是暑期學校時期，也就是嫂嫂碰釘的時期，更是惡姻緣下種的時期。

嫂嫂的朋友雷太太，有一個姪兒，在L師範念書，那年也畢業了。他原沒有定親，雷太太在N市時，曾和嫂嫂提到。雷先生是N市法團方面一個有名的領袖，無怪乎嫂嫂有依草附木的意思。可是，那年春間，雷先生離開了N市，雷太太也隨着他出動了。然而，她對姪兒的婚事，還不時來信向嫂嫂關說，并囑她另一個在A專肄業的姪兒做居間人。

在A專肄業的那一位，就是我在所賦的大老師，他極端反對純粹的介紹婚姻，他主張先由朋友關係，而進於戀愛，庶免隔膜苦痛。嫂嫂雖不十分贊同，然而大老師是對方的主婚人，就不能不曲遵他的意見。於是為婚姻解決問題而設的暑期學校就應運而生了。

暑期學校，由M校鍾校長主辦，大老師兄弟任教職。但A專路太遠，走教是不可能，於是大老師才搬來學校住。善也因在大老師身邊補課，就一同搬來M校了。當時許多同學，是沒人理會他。

細老師——暑期學校成立的核心，婚姻問題解決的期待者。——是一位很漂亮的青年，許許多多的女人們，一見他就會發生愛慕。我自不能例外。但是，我是個已經負傷的小鳥，實再沒有振刷精神談愛的勇氣。而且一見之下，就發現他不大注意我。那一次，我並沒有進行愛的準備，不能算是失敗，失敗的，是我那有預定計劃的嫂嫂。

暑期學校當中，細老師愛上另一位同學，我是絕無所謂，嫂嫂却暗中叫苦。有時竟停止我前去上課，並造出許多談語中傷暑假，中傷大老師。這有什麼意義？不過空洞的洩憤罷了。窄狹的婦人，往往愛這樣幹，實在有些奇怪。

暑期學校結束，我考進T中了。嫂嫂對我除嚴厲外，還加上一些鄙夷的神氣；好像細老師不愛我，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天哪！各有各的審美觀念，美不美，都是天生的，我可以使我比任何人美嗎？使個個人都愛我嗎？也許任何人，都沒有那種魄力。

六

T中同班，有些是暑假同學，有些是M學校的老同學，她們都知道我和細老師的經過，都不斷地拿那件事來訕笑我。這是同嫂嫂有等量的狹窄的，我確沒法奈何她們。不過，科學

方面，我却很急劇的進展着，終於使她們傾倒，侮慢我的情形，也因此稍斂了。

蕃的哥哥，是一位很能幹而且有學識的人，他和雷先生同鄉，由雷先生轉介紹我哥哥認識了。那年秋天，政治起了波瀾，雷先生夫妻出走S市，蕃的哥哥，也去了國留學。蕃却在H市的D軍官學校肄業。他是認識我的，他趁着我在細老師失婚之後，向我進攻。然而，他并不是向我進攻，只是從我嫂嫂處着手。

蕃跑去S市找雷太太寫信給我嫂嫂，又親自跑來N市託鍾校長從旁關說，又要大老師找我哥哥面談，總算容易，一說嫂嫂就答應了。這不外有去外國鍍洋金的伯伯，而蕃又是人人所崇拜的斜皮帶。虛榮魔力，有這般厲害，我真不寒而慄！

大老師他同我嫂嫂有過很激烈的爭辯，他無論如何，要當面問過我。嫂嫂沒法，只好把我同喚狗般的喚去M校，大老師確會當面徵詢我的意見。老虎在旁，我敢哼出個不字嗎？於是就註成了已經默許的鐵案。

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我已經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當然很渴慕着異性的調和。然而，在專制魔王高壓之下，我敢動一動嗎？蕃在他回H市不久，就有一封很悉維的信給我，我本無絲毫心情，只得拿去向嫂嫂請示。

她很詳細地指示我在覆信裏面應有的措詞和意見，我自然照抄了。信雖用我書名，我却沒有分毫主意，只是一部活的打字機。這樣形式上的通信，是繼續地有了兩年。唉！我真懦弱到極點了。

訂婚手續，是很快地告了段落，一切禮物，均依嫂嫂的提議，自然不會有什麼阻礙。那時候的我，倒也依違兩可，無所得失於其間，因為我社交自由，早已在禁止中，接近異性，自是沒有的事。所以我麻木了的心，當時並不感到什麼。母親在我T中畢業那年的春間，也從鄉間跑來哥哥處住。

母親同我見面後，細細地問到蕃的事，我是無心去形容他，嫂嫂却已說得天花亂墜。大老師第一次來我家同我母親碰頭母親問我是不是蕃，我告訴他是大老師。她說大師到是一位很漂亮的青年，蕃有沒有大老師那樣漂亮？我無法答復她，只得這樣的說——蕃不是快來接我去S市升學嗎？不久你就會看見。細老師比大老師還要漂亮。

T中畢業試驗完畢後，我就搬回同母親同住，得着蕃的來信，說已在代理什麼連長，不日將可補實。母親對我說——珍！我不願在這裏住了，你能帶我同去嗎？這是如何慘痛的呼聲，我是很知道母親內心隱痛的；因為嫂嫂對母親，外恭敬而內陰狠，母親願受她精神上的

支配嗎？

蕃不久是到了N市，第二天就去拜會母親，母親一見之下，就大大的不滿。她對我說——她們把你這樣隨便處置，成什麼話？她還說這好，那好，不簡直是欺騙嗎？母親的意思，主張悔婚。我說——忍耐些罷，且借這個機會，脫離虎口，我是不願再住下去。

七

我對於蕃是在用手腕了，想藉他的力量，離開N市，到了有機會時，再行過橋抽板。所以他一提到結婚，我就以學業結束為期，他也沒法奈何我。到S市後，他好像有點察出我內心的隱密，他不答允我升男女共校的大學。因時間尚早，終於停止了討論。

雷先生夫妻，那時正僑寓S市。因為彼此的關係，就在他們那裏借住。蕃因假期快滿，急急地趕回部隊。雷先生同住有一位莊先生，他是C大學的學生，雷先生覺R省的英文程度很落後，尤其T中從不注意這門功課，乃由雷先生提議，轉託莊先生替我補習英文。那曉得我的靈魂，却全被他帶去了。

莊先生他是G省人，年齡在二十左右，人品的深雅，不亞於綢老師。學術方面，更有很

好的根底，文藝一項，尤其是他所擅長。他教我的英文，教授法很詳明，使學者易於理會。但是，我不會想到他這樣的一個人物，會向我猛烈進攻，我真受寵若驚了。

我們間的情形，逐漸地在雷先生雷太太視察之下發現了，他們一面直接告訴我母親，要她實行監視。一面快信促蕃來S市，以輕他們的負擔。這是第三負責者應有的事，不能怪怪他們。這事，假使在N市發現，嫂嫂真不知要如何的對付我。母親終究是母親，她才能諒解我已經委曲了的心，並沒有怎樣地向我責詰。

蕃到S市後，我對他的感情，會有很激烈的變化，不似過去的那麼委曲求全。這到底爲了什麼？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最大的發動力，當然是老莊那冤家。蕃對我沒有辦法，他只好轉對母親哭訴，母親能否定我倆的婚事嗎？結果是由他和雷先生商同母親，把我和母親遷往H市了。

別後我同老莊，是繼續地通信，只是他沒有給我一個祕密的通信地址，以致仍由雷先生那裏轉，無怪乎許多信，曾被留中。雖然我用盡了暗號，結果就遭失敗。因我的字，雷先生是認死了的啊！但我終不解老莊是什麼意思？他既然知道我的通訊處，時常來信給我，爲什麼不給我一個特別通訊處？以祛除信被截留的毛病。

我到H市就進N市中學肄業。蕃已升連長，去前線參加戰爭去了。他既上前線，母親又很愛我，自然不會有人妄加干涉，我是自由自在了許多。老莊來信談到他的計劃；說他畢業試驗已經竣事，S省，M中學，來電聘他任教席，他決計前往。又極端反對我同無知識的丘八結婚，問我到底怎樣？信裏面又好像責我不給他寫信，這不是冤哉枉也嗎？

他最後的一封信，說他快回G省，一定由H市經過，並決定來我住的地方找我，我當然十分盼望。但是，我在接信後的一兩天內，就病到人事不知了。蕃從前線趕回來，把我送進醫院醫治，住所也就因此變動了。我相信老莊一定到H市碰了釘子才走，他還以為我在騙他，那知道我病到死裏逃生。

初病的時候，我記得母親向我說過這樣的話——蕃，待人總算不錯，你應該委曲一點。這是不是有所感而言？我到現在還莫名其妙。因為為慈愛的母親，在我病倒失去知覺以後，就別我而長睡了。我真是抱恨終天啊！假使，我是個老學究的話，我一定會抄襲這樣的現文章——不孝之罪，上通於天。

我最痛心的，就是我母親的死，她勞碌一生，苦悶一生，沒有過一天清閑日子，她為的什麼？不過是為我和哥哥。哥哥因嫂嫂的牽制，沒法實行養志，養口體。我呢？更要使母親

處處擔心，母親的死，也許大部份是基於我婚姻的不滿。倘使不生這樣一個無用的我，也決不會使她到處飄零，作異鄉之鬼。我又想哭了，我慈愛的母親喲！

我病回頭時，哥哥也到H市醫院裏看我的病，我不見母親，向哥哥問起。他說母親因為有點小病，已回N市。我那裏這樣的笨，竟毫不懷疑地。大概是病後的腦筋，特別地失去思索的作用，不是有許多情形，很容易被人察出的嗎？我的母親喲！我知道你是不瞞目的，你還在記望你愛女的病和婚事啊！

母親：你病我未臨床，殮未臨棺，哥哥來H市，也在接着你死耗的電報以後，你的兒女，是沒一人送你的終了。養兒待老，就是這樣的嗎？我對於人生，真有點懷疑起來了。我一直等到在朋友處看見你開弔的訃告，才始恍然大悟。我沒等蕃回來，就匆匆地奔回N市，那知你那七尺桐棺，尙寄襯在H市，但我却又入了嫂嫂的掌握。

八

蕃得着我跑回N市的信，也就隨後趕來，因為母親開弔期迫，並沒有即刻他去。開弔的事結束後，他向嫂嫂提出結婚問題，嫂嫂對我好像不願再負責；一說就許可了。一面囑蕃去

S市預備一切，她并說伴着我同去S市，這是我的喜期嗎？這是我的葬禮呵！

當我回憶母親在我初病時對我的談話，我覺得非同善結婚不可，因為善對待我的母親，是比親兒子還要孝道，而且送死的大典，完全是他負擔了。我是母親最痛愛的一個，別人給我母親的恩惠，我不應報答嗎？所以，我很勇敢地下了爲親犧牲的決心，對結婚期確定，是不會有過異議。

結婚的地點，臨時有了變動，不在繁華的S市，這爲的是顧全善的經濟力量。因爲善已由負責任的連長調充間散的營副，經濟是沒有過去的活動。我呢？只是一具活的屍體，只好讓他們去擺佈。

結婚的儀式，也可說是新舊合璧。假使他是王老師的弟弟或莊先生的話，我一定會興高采烈地，參加許多意見；或者，竟會連那撈什子的儀式，都一概捐免。然而這是廢話，只是我的心靈深處，已刻上無數的傷痕！

結婚後我是極想遵照母親的遺言，委曲求全地過下去。但種種事實，都在催我走向離心方面，我能制止牠嗎？年齡的差異！感覺的懸殊，思想的刺謬，行爲的矛盾，一切的一切，在不住地發揮他的本能。所以，近來我和他齟齬的地方，是一天一天的多了。唉！這到底怎

麼辦呢？

有時，我真想到死，并很悔那年沒有病死。死，在我看來，的確有許多甜蜜的味道，並不見得那麼令人可怖。不過，叫我吃烟土，上吊，投河，我却没有勇氣。只盼望自然的死神的降臨。和平的死神啣！我在這裏靜待着你啊！

生活不是兒戲，也不是消遣；生活也不是享樂……生活是苦工。棄絕，繼續不斷的棄絕——那就是牠的祕奧，牠的解決。并不是懷抱着夢想和渴望的實踐；無論牠有多麼崇高——責任的實踐，那纔是人所應當留心的呢。不把鏈子，這責任的鐵鏈，放在他自己身上，他斷不能百無一失地達到他事業的終點。

——屠格涅夫：「浮士德」最後幾句。

遊動圓木

葛西善藏著
劉石克譯

在奈良我去探訪T新夫婦，和他們過着遊玩的生活快要一個禮拜了。五月初旬的奈良公園是美麗的。初到的我，像要感嘆是日本第一或世界第一的了。他們租借公園裏的一間離休業茶店不多遠的亭子，沈浸在心滿意足的理想的新婚愉快裏。我也另外租借一間同樣的亭子，早上與正午在他們那裏食餐，晚上，自茶店開來的晚飯，是獨個子寂寞地喝酒。T不會喝酒。所以，只要在T那裏喝，在那少年美貌的新夫人的跟前，我就聽見T的種種色色的說話的，因為有一些聒耳了。

只有互相愛戀着的關係，最是令傍人豔羨似的新婚時光。尤其是怎樣的溫柔呵——他在新夫人的跟前，就是關於一切女人的話都忌諱的。在一個晚上，我很受了他的叱責。那是我在許久以前寫的東西之中，可是決決不是描寫他的，有描寫着沙寧主義者的，他竟以為是我描寫他，暗中像是發怒了。

「像老兄一樣，描畫着一個輪郭，把他人的事情寫好填進那裏，像這樣的寫法，不很奇

怪嗎！失敬，失敬！」

他那晚這樣的說着，漲紅了臉同我作難。喝着酒的我，遭着這突然的質問，很狼狽了起來。

「那決不是描寫你的，不是嗎？那件事嗎？在老兄不是全然沒有一回事的麼？你雖像說着對K和我絕交什麼似的，但是，爲什麼這樣會使你發怒的呢？我真是莫明其妙。誰會以老兄是沙寧主義者呢？這完全是你的邪推瞎算，你不是有着不能幹那樣事體的性質的人麼？」我不能不一一舉着事實來辯解了。

「若是這樣便好了，可是假使你稍稍想及，那麼失敬的事體，那末，我就是現在也會絕交的。失敬！失敬！」他這樣地反復着說。

「不，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在這一點，你寧可說是道德家呢，我不斷地相着呢。」
「這樣便好了。……」

這樣地，我在他年青的新夫人跟前被叱責了之後，晚上的晚餐便停止開到他那裏去了。不但這樣，有着將「他在任一點都是非常了不得的人」這件事，往往要說成「柔弱的籠」底辯性的我，一隨便地喝了酒，便意外誇張地說完了，後來會臉紅的，所以，縱然寂寞也忍耐

着，獨個子有着輕蔑的感覺。

「叫浪子姑娘不行麼？」

「不行啲……」

「怎樣叫呢？叫夫人又太年青，不是有點不自然麼？」

「沒有這樣的事情，仍然是給我叫做夫人吧。」他說。

雖有過這樣的事，而看着他柔優的心痛，我不能不愛這青年的朋友了。但是，要我叫他美貌年青的戀人，爲夫人，像是怎樣不自然似的，到底不能出口來。

我們每天一塊兒拿些米去給猴子吃；或登上嫩草山；甚至散步到遙遠的「鶯之瀧」

(Yuguisu no taki) 那邊去消費時日。鹿兒們呢，每天只要打開雨窗 (Amado) 來等待她，便會集攏起來要飯吃呢。在嫩草山上摘下來蕨，和在山谷間採來的露，經年青夫人手做的生食的菜啦，含着蜜訂的菓實啦，會使你吃得非常愉快。在毫無目的底放浪途上的，當真豔羨他們幸福底生活了。聽着他們美麗的戀的羅漫斯，誘得我的淚珠兒潄潄地下。我希望時時刻刻在他們身傍過活，可是在我，這是不能實現的事情。

在離別的前夜，和他們一塊兒在一間「六疊」(註)的房裏並床而睡，那晚洋畫家F氏

也來坐了。喝酒的只是我一人。浪子夫人給我酌酒呢。我很愉快地醉了。晚上快要近十一時的時候，大家到街上去吃湯圓，我只是看他們吃。在大佛街與F別離之後，我們三人在潮濕的五月的鬧中，踏着柔軟的草兒歸來。走到放着鞦韆架和遊動圓木那裏，浪子夫人這樣說了出來：

「我想乘一乘呢；就在晚上也不要緊啞……」

「危險危險，並且像你這樣的人也跨不上去呵。」

「那麼，我試試看……」

浪子夫人也不脫開穿着的「氣草履」(KUKI ZORI)，霞一樣的風躍上去，圓木便搖幌幌的搖動了起來。細長的肩膀的，短小的美麗的身材，似故意地傾斜着，好像鍛練跳舞什麼似的，漸漸越發搖動起來。呵，是怎地熟練！鎖的軋聲在滋滋的響，在偉大的波濤上動搖的她，自由自在的將小小的足，腰肢和兩手拍着調子，作着沒有什麼危懼的微笑，在走回走去。實際是可驚異而稀罕的事！我以為她若單單在女學校遊戲時學習，而不經過什麼特別的練習，恐怕不會有這樣的成功。T只在呆笨地昏然看着，也爭氣的想在浪子夫人之後捉住了鎖跳上去，可是兩腳並不前進。他忽然要跌了下來，可是他跳起舉住上面的橫木，他肥大的身

體，好像游泳似的呢，雖然左右蹣跚着，但不願敗於這位驕傲的浪子夫人。

「梅和尚！梅和尚！」

我這樣的在心中反復地笑着，不使忽然發笑似的一個感覺跟了進來，我的心靈便悲暗了起來。

「禪骨！禪骨！」

我今次這樣叫起來了，雖聲譽地閒談似的叫着，我的心靈仍然不能歡快。覺着在我們這樣人們裏共通的寂寞的形姿呈現了出來——這好像不論戀人和妻都不能理解的一樣。

浪子夫人越發以昂然的態度，在巨大的波濤似的搖動的木上，自由地往來。鎖的軋音，滋滋地在深夜的鬧中作響。

(註)六疊，爲(Rokuno)，意爲六張蓆子那麼闊的房子，日本計房子大小是用蓆數的。葛西氏的文章在日本文壇上雖不多見，他的文名到現在還保存着最高的水準。他用「苛烈」的態度，冷酷如冰的眼光去探討人生的醜惡與苦悶。這篇短篇是自日本文學全集第四十八冊葛西善藏集中譯出的。但意譯的地方有幾處，應該附帶說明。

譯者，十二，十六。

一九三二年中國文壇之回顧

天 狼

(一) 引言

過去這一年中，中國文壇的轉變較之以前兩年急速而且複雜，然而，我們不能就說是中國文壇已經從世紀末的頹廢形態之下起了一個新的轉變。這一個急速而且複雜的轉變在意識上是反對軍國主義者的屠殺和追懷祖國的榮譽，統可稱之爲抒寫復仇的熱情；於此，我們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那便是僅僅祇有這一點空想或可是高喊「民族復興起來」那都等於說謊，等於普羅文學那一個荒唐的口號「世界無階級聯合起來」。這是一種病態的墮落，因爲意識上的不透澈，那一個抒寫復仇的熱情不是失之淺薄，便是流於「英雄主義」的夢囈，不知不覺的經過若干時期之後便動搖了，便幻滅了。過去這一年中，中國文壇雖然有一個熱烈的新的轉復，然而作家未能把握住這一個重要的樞紐，仍然照舊的道路活動，一方反對現世主義，一方又不照客觀的自然主義，於是仍然在歧路上徘徊。爲要明瞭過去一年來的中國文壇情形，我們非得依據一二八事變以前以後的情勢來說明不可。

一二八事變當然不是簡單的「殖民」關係，這和東北的情形一樣，日本不僅想從土地上

經濟上給我們一個致命傷，並且要靠暴力來封鎖中國的政治。要靠暴力來毀滅中國的文化。因給這不祇是一個簡單的民族鬭爭，乃是一個未來的驚人的世界第二次大戰的預兆，所以，一二八事變在意義上是極嚴重的。再說明一點，那便是新舊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格外尖銳化了，各個帝國主義的本身發展已經爬到最高的形式，爲了需要伸張霸權，爲了需要爭奪市場，在一種極高潮的妒忌之下，新舊帝國主義便不能相安一時的忍耐下去，便要先從弱小的國家開刀。一二八事變，也就是在這種意識之下形成的。當一二八事變起後，中國的文壇自然不得不與之呼應，平時慣寫花月文章的，這時也捲入戰爭的狂瀾運動了。自稱爲民族詩人的這時也本其「隴海線上」的精神（？）大寫其大上海的毀滅了。便是創造社初期最努力的成仿吾這時也寫了一篇兩個後防。其他專以這一個絕妙的題材而寫成長長短短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的不知多少。這時候，中國文壇也正和開北的砲聲一樣，鬧得烏烟瘴氣，震耳欲聾。這時的中國文壇不拘向來是以什麼主義標榜的，這時便隨着一二八的事變將各個的本來面目忘掉了，一齊致力於「復仇洩憤」的抒寫，這在無形之中便變成一條主流，而這一條主流同時便也汎濫開來將整個的中國文壇浸沉在內了。這就是說，中國文壇自一二八事變以來，已經另換了一個活動的途徑，而最重要的一點那便是以「反帝復仇」爲其中心的標的；在日本文壇也

有這種現象，不過出發點和中心意識有點不同，他們是在「鼓吹戰爭誇耀軍國的武力」，是一種有系統的大日本主義的野性的爆發，關於這一點，無論如何我們得承認日本文壇也在假借這一個絕妙的題材來和我們中國文壇戰。這裏，我們要附帶說明的便是在軍事上是有廣東軍隊抵抗了一陣，應在文壇上此風竟成絕響了。這就是說偏狹的「復仇」觀念是寫戰爭作品最忌的一點，因為僅僅要復仇，復仇，而設了許多誇大的惡狠的言辭，於寫作的本意上已經是「離題太遠」，不能實現。非實現的東西用來「洩恨」是可以的，而要以之和人相應戰，那個力量簡直微乎其微。我們對於中國文壇所期望的那一個轉變是這樣，所以我們不得不表示失望了。無疑的，我們需要另一種能夠把握着文藝的純粹性，事實的真實性，時代的超拔性而能不政治化不黨派化不流於偏狹偽「復仇」觀念的文藝集團來開始這一個廣大的領域。因此，我們分析過去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藝，也無疑的我們敢肯定：一、普羅文學已經從最後階段沒落了；二、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也無聲無息的收場了；三、一般的文學就這兩種情形之下并找不出一個具體的主張，也日在動搖之中。現在，就從這三種現象來講述吧。

(一) 普羅文學

普羅文學誕生於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有過很迅急而且很高度的發展，出版界大都被他包

圖了。那個時候，也可以說是普羅文學的黃金時代，出版的刊物很多，如「拓荒者」，如「大眾文藝」，如「現代小說」，如「萌芽」如「南國月刊」等；在作品方面也不能不說是汗牛充棟了。單就從翻譯方謂過來的長篇如「一週間」，「飢餓」，「石炭王」，「煤油」，「屠場」，「好細」等，短篇如「初春的風」，「蔚藍的城」，「冬天的春天」等不下數十種。在創作方面也有過鉅量的收穫，如郭沫若的「我的幼年」，「反正前後」，蔣先慈的「短褲黨」，「麗莎的哀怨」與「衝出雲團的月亮」，錢杏村的「鉄流」等。這許多作品中，連翻譯的都算在內，篇篇找不出普羅意識之所在，根本是一些無聊的小資產者的「洩憤」的東西，充其量祇是反抗現實的一個絕叫，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意識正確的普羅作品。詩歌方面也變得緊，然而被「炸彈」，「襲擊」，「鉄和血和肉」，「暴動」這許多英勇十足的狂暴的呼喊將詩神都嚇走了。技巧根本談不上，然而他能擺脫花月的無病呻吟，還未始不好，可惜從舊的細流裏被衝往相野的大海了。於是，詩在普羅作家的手中便變成標語口號了。以上是普羅文學產生以來的情形，他經過一段光榮的途程，而今已經是再也引不起人的注意了。

根據這一個簡單的敘述，我們知道普羅文學原沒有存在餘地，何況理論又不健全。再加之文學這樣東西一旦黨派化了政治化了便一文不值。普羅文學的沒落原是意中之事。在前年

，普羅文學已經是「百骸鬆懈」，「無能爲力」，算是從文藝上退下去了。現在，我爲什麼再在這裏重新將它提說一下呢？這我有理由。因爲普羅文學的壁壘雖倒，而在過去一年中餘勢仍然未曾肅清，出版界中仍然有他們的潛勢力在發酵，這可以分兩方面講。

其一、普羅文學因爲一度麻醉過一部份讀者，在此「強弩之末」的過去一年中，仍圖死灰復燃。最初有「榴花」詩刊，再後又有文學月報出現。前者是王獨清輩的地盤，因爲詩人有詩人的懷抱，他的作品未嘗不好，可是自從變更作風之後，他的詩名便不如前了。於是，不得不仍從一條路線上打出路。「榴花」我曾看過一期，內容當然是「絕叫」。以後近繼續出版，然而在文藝上顯然的號召不起來了。後者是光華書局出版的，起初由蓬子編輯，後由周起應主持，態度始終沒有變過，間有田漢等作品披露，這也是一種「絕叫」。然而，因爲他叫的方法比較文明，「炸彈」，「暴動」，「鉄和血和肉」已經看不見了，現在他還繼續在叫着，不過也和「榴花」一樣遭了同一命運，引不起多大的回響了。

其二、普羅作家以及中途投降左聯的魯迅等仍然在做運動。出版界也時常有冊子出現。於此，最使人不能忘懷的便是魯迅的「二心集」，那一種依老賣老的神氣誰也覺得好笑，不爲「半路出家」的和尙，立論，真淺薄可憐，可是「二心集」中有一篇差可人意的東西，

那便是批評民族主義文藝的。這方面將「民族主義文藝」評得「體無完膚」，這未始不是一件快事。然而，好的地方固然有，壞的地方可多了。假使魯迅不以我言爲逆，還是回到阿Q時代去比較好。

總之，過去一年中普羅文學已經是迴光返照，自己在搖動自己的喪鐘，無論如何掙扎，墳墓已經挖掘好了。普羅文學在這種情形之下，究竟再可延長幾日壽命呢？

(三) 民族主義文藝

提起民族主義文藝，就使人懷想起那位拜老頭子的文學家（？）來，他在一九三〇年六月裏化錢收買了一大批無聊的文人，發起了一個如火如茶（？）的實際運動之後，文藝的空氣就給他閉塞了。一紙宣言發表之後，接着便出了「前鋒月刊」，「前鋒週報」各刊物。據他們宣言中說：「民族主義文藝不僅在表現那已經形成的民族意識。同時，並創造那民族的「新生命」。又道：「文藝的最高使命是發揮他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換句話說，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基於他們這一兩句自白，我們很明顯的看出他們是和普羅文學一樣，將文學的真義無條件的歪曲了。（關於理論方面說來很長，此篇姑從略。）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在上海發動之後，的確對外引起不少影響。接着南京也有努力這一個運動的，如王平陵等的「文藝月刊」，「開展」，「長風」等等都是這一類貨色。這一個運動來勢雖然兇猛無比，去勢也非常迅速，在一九三一年中曾有一個高度的發展之後，便也落落了。過去一年中可以說是不見有民族主義文藝的活動，所有的也不過是幾個無名小卒在掘着自己的墳墓工作。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顯然是失敗了。

去年大半年，湯增啟曾組織一個獅吼社，那就是一個未清的「餘毒」。可是已經不行了，發表的東西十分淺薄，據說要出週刊，以「大衆」做幌子來號召，結果到現在還是不生不死的狀態。

此外再從人事方面講，從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人有的離開上海去做省委了，有的在報館裏混飯吃，有的還寫上一兩篇投機的戰事小說，有的正在期望重振旗鼓。這一批人是風流雲散，事實上也集合不起來。總之，民族主義文藝已經有如關北一樣，被日本兵的砲火打毀了。曾經努力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人。這時該作何感想？

(四) 一般文學

除了普羅文學與民族主義文藝而外的是所謂一般的文學了。這裏面派別也很多，主張也

不一致。有的是「樂天知命」，有的是「悲天憫人」，有的是「吟風弄月」，有的是「無病呻吟」，有的是本其紳士流氓的態度在「賣弄筆墨」。這裏，使我們不能不一說的便是「新月」這一派的東西。「新月」在文藝上未曾給我們什麼好的東西，而那種討厭的政治論文夠使我們討厭了。還有曾今可的「新時代」，除了特約幾位有名（？）作家寫稿外，他自己也有大文發表。曾今可的大文我們已經拜讀過不少，什麼「愛的三部曲」，什麼「法公園之夜」，什麼「某夫人之死」，這都是題名漂亮而內容一塌糊塗的東西。於此，我記起不知那位先生曾替他的作品寫過一篇序文，說他的作風很有日本名作家的風味，樸實無華。這簡直太不像話了。拜讀過曾今可作品的，你想大概不會不引起一種悚然之感，因為作品的靈魂崇高不崇高那倒還是小事，就連軀壳也不端正，眼目耳鼻也未生全，那樣的東西還要介紹到日本去，那能不使人毛髮悚然呢！我特別提出這一點來，是說明一般的文學也正和曾今可的作品一樣，一錢都不值了呢。

一般的文學在過去一年中，一點也沒有建樹，混亂，傾軋，動搖，沒落，就是這樣如此這般的賸混而已。沒有什麼好說的。過去一年的總賬簡直無從登說起來。

(五) 結論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壇，主要的現象就是這樣，現在我們再在這裏作一個綜合的鳥瞰，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文壇，除了上述的主要的現象而外，便是我前面所說的一個意外的轉變了。那一個轉變的評價如何，我業已簡單的說過那是一個病態的墮落。那末，今後的中國文壇該需要怎樣的建設呢？是不是可以照舊路走，還是需要另建設新出路呢？這一個問題是很明顯的極易置答。便是今後中國文壇需要鮮的血液來灌溉才能開出奇異的花朵，否則中國文壇光靠着幾塊舊磚瓦是很危險的，就要傾塌的。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轉變，我們反對文藝政治化黨派化，我們要本着內心的要求來活動；那才能夠將垂死的文壇空氣轉換過來，那才能夠重新建立起一座光明的文藝的高牆，將一切野心的文藝暴徒摒之於外。現在我們已經担負起這個使命來了，在一九三三年的開始，謹以此意自矢，廣大的建設有待我們大家努力。

一九三二，一二，三〇。於忘懷室

詩史吳梅村

饒生

在中國文學史上被稱為詩史的，祇有吳梅村一個人，而詩史的頭銜，已經成為吳梅村的名號了。他以豪邁逾豔之詩筆，紀喪亂興亡的史實，詩非尋常之詩，史非尋常之史，詩史吳梅村所以能在詩壇上別樹其幟，是有其條件的。

吳梅村的詩批評，有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所云：「其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繳楚蒼涼，風骨彌為遒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為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為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此確是梅村詩之的評。其調之所以絕，何止稱於「一時」而已？我少時，是很喜歡吳梅村的詩的。但所謂喜歡，不過覺得他的詩很合於我的脾胃而已。然以年來之飄泊奔亡，除了以他的詩代曲偶然一唱而外，他的詩卷不知拋於何許了。今年一二八之役，羅荇之先生為避日寇之侵害，挾「梅村詩集」來至寓所，朝夕為之吟讀。不但把我嗜吳詩之念重逗，且將人世喪亂家國興亡之恨，一一兜上心頭。

我國的現在，不是明亡之前的時代之重見嗎？江南浦上，碧血尙新，白山黑山，戰骨將朽，現在我國情形有如明代滿清寇邊時的景況。而亂子縱橫，賊騎披猖，今日之匪禍，還甚於明代流寇之亂。同時，所謂軍人也者，禦外有「館娃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的白晝通候。靖內，沒有「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的雁門尙書。現在，日本又有所謂大清復辟的陰謀。中華民國會不會踏上明亡的覆轍，那是最值得國人憂慮的事情，然而在此時讀吳梅村的詩，研究吳梅村的詩，其意義之所在，當非鑑賞文藝那麼簡單了。

我們看了「吳梅村先生行狀」之後，知道吳梅村的一生，是在一種非言詞所能說明的極大痛苦中過去。因為他的生命史，就是一部明亡的縮寫。他以科舉見知於莊烈帝，但阻於奸佞而飽經宦海的危惡的風潮，他以文章氣節著名於復社，但不能革除衰頹卑鄙的世風。甲申之變來了，以身殉君之志，以母之泣阻而不遂。福王立於南京了，來了一個刊章置獄之阮大鹹，一個爭地稱兵的高傑，不但救亡的大事不可爲，且要逃避東南的黨禍。明亡了，爲新朝權力所強徵，二親涕淚所驅使，又不能不忍死忍痛而受職。不久便以病以夷而辭退，以遺老的資格，渡其「居恆苦忽忽不樂」的晚景，抑鬱成疾以死。吳梅村不但是千古惟一的詩史，

且爲千古僅有的傷心人。此傷心人是一個詩人，以他的詩，寫出自己與自己相關的一般傷心事。於是君國之悲，興亡之跡，英雄兒女，孽子孤臣，都在吳梅村詩筆底下，寄於文藝領域之中，爲嗜好文藝者所吟讀。

明朝之亡，是他生平傷心事中最傷心的一事。但是，明亡了，在新朝的環境裏，此傷心事，沒有澆洩的機會，也沒有發表之可能。於是，除了以一種詩教所允許溫柔敦厚之筆，在借托，影射，諷諷，牢騷等形態之下，表示其哀痛，蒼涼，憤怒，抑鬱之情。是的，明朝之亡和宋朝之亡，情形是差不多的。所以他讀了謝翱西臺慟哭記，寫了一首很沉痛的亡國詩。所謂『看君書一編，伴我愁千斛』是。此詩，似爲文文山而詠，但一看，就知道他是爲史可法而作了。詩中有云：

『……廬陵赴急難，幕府從羈僕，運去須武侯，君存卽文叔。臣心誓弗諉，漢祚憂難復。……卽今錢塘潮，莫救厓山麓，空阮戰士盡，柴市孤忠戮，一死之靡他，百身其奚贖。隄生天天年，翟公滿家族，會稽處士星，求死得亦足，……文山竟以殉，趙社終爲屋。海上悲田橫，國中痛王蠋，門人蒿里歌，故吏平陵曲，彼存君臣義，此裂朋友服

。相國誠知人，舉事何頗蹙。丈夫失時命，何以辭碌碌……」

他的家國之痛，和謝翱一樣，但謝翱能參文山之軍，而吳梅村欲參史可法之軍而不可得，雖然未能如謝翱到西臺設文山主而跪拜放聲痛哭，但其隱痛之所在，還比謝翱難堪呢。於是，他對於史可法之推崇與追慕，時在詩中流露，北去深源有盛名，在「揚州」詩很恭維的提起了他。不過史乃新朝敵人，未敢暢所欲言罷了。但是，他於以文山喻史而外，則許之爲安石，爲武侯，他在讀史雜感十首中，第一首就是爲史而作：

「吳越黃星見，國陵紫氣浮，六師屯鵠尾，雙闕表牛頭，鎮靜資安石，難危仗武侯，新開都護府，宰相領揚州。」

明崇禎時代的外患，是最烈的，滿清雖然是兵強馬壯，但邊事能處置得宜，未嘗不可爲者。不過，雖在外有大將，而在內有權臣，誠如金兀朮之扣馬書生所云，未聞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命，楊延禧當時已痛而言之了。虛象昇是禦侮長城，對滿清的主戰，和岳武穆對金主戰一樣，而虛的忠勇，能有後援，不失事機，邊事不至於敗壞，至遣後來松山之敗，有「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增奔瀾」

之慘劇發生。但主中樞的楊嗣昌以彈琵琶者周元忠之介，主和議，有如南宋的秦檜，他主和，反對盧主戰，利用諸將怯戰的心理。戒毋輕戰，列城破而事機已失了。而盧則兵無援而單薄，餉被絕而久乏，於是不能不敗了，盧象昇也不能不死了。關外已無堅城，內患一起，清兵竟以吳三桂之請而入主中夏，明社便以覆亡。在和戰之廷論交爭之時，楊廷麟因勸楊嗣昌，而被出參盧軍事。此役關於明之存亡，吳梅村當然認爲一件刻骨痛心的事。因此曾有『臨江參軍』一詩詠其事。所云臨江參軍，就是指楊廷麟。所云『去年羽書來，中樞失籌策，桓桓尙書公，提兵戰疾力，將相有纖介，中外爲戰慄，』則謂楊嗣昌之誤國，樞督之不和，所云『唯說尙書賢，與語才挺特，次見諸大帥，驕懦因無匹，逗撓失事機，倏忽不相及，』則云楊嗣昌利用諸將怯戰心理而主和，以撓失事機。所云『先時我軍中，我歸已孔亟，剽略斬亂兵掩面對之泣，我法爲三軍，汝實飢寒極，諸營勢潰亡，羣公意敦逼，公獨顧而笑，我死則塞責，老母隔山川，無由寄悽惻，作書與兒子，勿復收吾骨，得歸或相見，且復慰家室。別我願無言，但云到順德，椅角竟無人，親軍惟數百，是夜所乘馬，嘶鳴氣蕭瑟，推鼓鼓聲哀，拔刀刀芒澀……當爲諸將帥，揮戈誓深入，日莫箭鏃盡，左右刀鋌集，帳下勸之走，叱爾吾死國，』則敘說盧象昇軍心散亂，死心堅決的致敗的悲壯事蹟。讀吳梅村之詩，想見

當時虛象昇遭遇之慘，死難之烈，而一看我國今日的守土邊將，無「死國」其人，輒倡不抵抗主義，而東北之大好河山，在鎮靜口號之下斷送，言之真不勝其悲憤。

盧死國之後，邊事益不可為，崇禎十五年松山之戰，洪承疇亦敗降，錦州等地相繼失陷。從此便以三桂所守之天下第一關，為京師之唯一門戶，和今日之情形一樣，山海關外已非吾土了。此決定明清興替命運的松山戰役，在明遺老心中，是不能遺忘的。但清兵入主而建新朝了，洪承疇也是開國元勳了，此事，梅村也有一詩「松山哀」以紀之。除了「十三萬兵同日死，渾河流血增奔湍」的兩句，作戰敗悲慘的嘆息外，對於洪承疇呢？接着有如下之吟：

「豈無遭際遇，變化須臾間。出身憂勞致將相，征蠻建節重登壇。還憶往時舊部錦
曲，喟然歎息摧心肝。嗚呼，元菟城頭夜吹角，殺氣軍聲振寥廓，一旦功成盡入關，錦
裘跨馬征夫樂。天山回首長蓬蒿，烟火蕭條少耕作，廢壘斜陽不見人，獨留萬鬼填寂寞
。」

在委婉反覆之中，襯托出其諷刺的情緒，詩人之心，真苦若黃蓮了。

國之亡於敵，第一因為敵之強，第二在國之有好，不是洪承疇之策劃。吳三桂之請兵，滿清斷不敢貿然入關，斷不能將朱明天下完全奪去。所以洪固可恨，吳三桂更可恨，吳三桂

之所以出關請兵，不是爲君，也不是爲國，是爲了一個女人陳圓圓，吳梅村目擊此事，是非常之憤恨的。於是寫了一首很有名的「圓圓曲」以記其事，以寄其憤。

「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謔，電掃黃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管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

此詩對於吳三桂之責罵醜詆，可謂盡其能事。但吳三桂之可惡可恨，詩人是難已的，所以在雜感之中再來一律以詠之：

「武安席上見雙鬢，血淚青娥陷賊還，只爲君親來故國，不因女子下雄關，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快馬健兒無限恨，天教紅粉定燕山。」

妻子豈應關大計，不因女子下雄關，此祇知有色不知有國的軍人，和吳三桂一樣的還多着呢。

明之亡，除了外患，還有內憂，李自成張獻忠所統率之流寇，是魚爛中原之動力。「黑山起張燕，青城突莊躡，積甲峨眉平，飲馬壘塘涸，生民爲菹醢，醜類恣啖嚼。」匪禍之烈，如是如是。「一人勞悴深宮裏，賊騎西來趨易水，萬歲山前擊鼓鳴，九龍池畔悲笳起，」莊烈帝竟以一死而殉國了。吳梅村在琵琶行中，於吟了「龜年哽咽歌長恨，力士淒涼說上皇」之餘，便接着吟他，「獨有風塵潦倒人，偶逢絲竹便佔巾」之傷心句了。

莊烈帝在賊騎破京之日，自縊之前，曾恨恨的說：「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是的，這正是有爲之君的亡國的自我的批評。邊事一壞於樞臣楊嗣昌的主和，再壞於督將洪承疇之降敵。然而對於討賊之事，如孫傳庭之敗死於賊手中，帝實負相當的重任。孫出自獄中，即受命討賊，以軍係新集，賊勢尙銳，力主固守潼關。但關中大夫，迎帝意而催戰，帝然之。而孫在莊烈帝檄促秦士夫恫脅之下，不願再對賊吏，不得已乃強作未必捷之戰。天淫雨，糗糧不繼，於是孫傳庭竟兵潰身死，關內從此無堅城以阻賊之西來了，此又是一樁遺憾的事，吳梅村則寫一首「雁門尙書行」以詠之。

「雁門尙書事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嘔吐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長頭揮羽扇，臥

甲船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沈機好待兇徒變，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
覆轍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箭。尙書得詔初沈吟，蹶起橫刀忽長歎，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惟牛督衆出潼關，墟落蕭條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峰風雨斷千山。雄心慷慨宵飛檄，殺氣憑陵老據鞍，掃籜謀成頻撫劍，量沙力盡爲傳餐。尙書戰敗追兵急，退收巖關收潰卒，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持矛噴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撐距無能識。……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沙沉白骨魂英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鴉落日盡田樹，青史誰人哭薜碑，赤眉銅馬知何處……」

流寇陷京師，莊烈帝自縊之後，馬士英等，卽迎立福王，建都於南京。但君昏臣佞，兵驕將悍，不但中原之恢復無望，卽一隅之偏安也不得。吳梅村不但救亡有心，復國無力，且有被羅織收囚之虞，江右衣冠先解體，西京豪傑竟投兵，明社終於亡了。是如何的悲哀與憤怒啊！因此，他有十首讀史雜感，借史以詠其事。除了第一首爲哀志竭身殲的史可法而外，第二首卽寫當時建都南京的醜態。

「莫定三分計，先求五等封，國中惟指馬，關外盡從龍，朝事歸諸將，軍輸仰大農，淮南數州地，幕府但歌鐘。」

南郡當政者，就是馬士英阮大鍼，馬阮日以錮正人引凶黨是務，賄賂公行，史可法上書討賊不報，馬士英等因迎變而得進爵。一個代表向清兵議和的左懋第，因不降而殺了，讀史雜感之第三首詩，則云：

「北寺纔成獄，北園賄拜官，上書休討賊，進爵在迎變，相因爭開第，將軍罷築壇，空餘蘇武節，流涕向長安。」

福王時代之興雲作雨的，要算是燕子箋的作者阮大鍼了，小人得志，醜態難堪，桃花扇傳奇，描摩已盡，讀史雜感第四首，就是詠此。

「御刀周奉叔，應敕阮佃夫，列戟當關怒，高軒哄道呼。監奴右衛率，小吏執金吾，匍匐車塵下，腰間玉鹿盧。」

宏光之昏淫，乃一正牌亡國之君，不但沒有渡河而戰之心，且沒有畫江而安之謀，祇知要女人。但后妃未立，即行出走了。第五首的讀史雜感云：

「聞築深宮就，君王擁麗華，尚言虛內主，廣欲選良家，使者嬌頭舫，才人豹尾車

，可憐青冢月，已照白門花。」

宏光君臣這樣子一塌糊塗在南京，清兵一到，宏光卽由走而至被田雄挾降了。黃得功戰死了，史可法也戰死了，讀史雜感第七第八首，如此的詠道：

「漫說黃龍府，須愁朱雀桁，三軍朝坐甲，十客夜傳觴，王氣幹天慙，逸書棄御床，江州陳戰艦，不肯下溇陽。」

「偏師過采石，突騎滿新林，已設牽羊禮，難爲刑馬心，孤軍推章粲，百戰死王琳，極目蕪城遠，滄江莫雨深。」

南京破後，張國維等迎魯王以海居紹興，由紹興而逃舟山，再由鄭成功奉之於金門，朱明江山，差不多沒有了。讀史雜感第十首紀此事。

「絕越山河在，征人尙錦袍，乘風竹箴利，狎浪水犀豪，怪石千灘險，疑城百里高，臨江諸將帥，委甲雨東逃。」

在南京沒有被清兵攻破之前，馬士英之奸惡，爲一般人所切齒。左良玉傳檄舉兵討之，實然是大快人心，所謂「東來處仲無他志」是。然師次九江，左卽嘔血而死。此事吳梅村在

「楚兩生歌」中紀之。楚兩生，卽蘇崑山柳敬亭。柳雖一談啁諧笑之人，乃淳于東方之流。但左良玉討馬之舉，柳實參預之。柳出身職業雖不高，以有氣骨，頗爲士林所重，吳梅村在柳敬亭傳中許之爲魯仲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爲失輕重，吳梅村苦心之所在，四庫全書的編者，不知是真不知還是故作不知呢？

「……………憶昔將軍正全盛，江樓高會誇名勝，生來索酒便長歌，中天明月軍聲靜。將軍聽罷據胡牀，撫脾百戰今衰亡，一朝身死樹降旛，貔貅散盡無橫陣，祁連高冢泣西風，射堂賓客嗟蓬髮。……………」

讀此詩後，可以知道吳梅村所以推重柳敬亭同情左良玉之所在了

南都之亡，因亡於奸佞的馬阮，亦亡於淫惡的武人，而四鎮之中，劉澤清有了一個冬兒，吳梅村爲冬兒寫一首「臨淮老妓行」。其不知有國祇知有色的行爲，現在有無此種武人呢？且看吳梅村的詩：

「臨淮將軍擅開府，不鬥身強鬥歌舞，白骨何如棄戰場，青蛾已成灰土……………臨淮遊俠起山東，輟下銀筭小隊紅，巧笑射棚分畫的，濃粧毳仗簇花叢，縱爲房老腰支在

，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能走馬，李波小妹解彎弓……翻身歸去遇南兵，退駐淮險正拔營，寶劍幾曾求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酣杯酒，女子無愁發曼聲。可憐西風怒，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戍。不惜黃金購海師，西施一舸東南避。鬱洲崩浪大如山，張帆振柁無歸處，重來海口樹降旛，全家北過長江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誤作王侯邸第看。收者到門停奏伎，蕭條西市嘆南冠……」

劉澤清之逃避不抵抗主義，而至投降被誅，吳梅村借多兒之口，一一述出。還有一個提督馬逢知，比劉澤清更來得厲害，在昏淫之外，再加上凶惡，吳梅村的「茸城行」，好像他的罪狀一樣在寫。

「……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雄豪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豨賓客劍成羣。刻金爲漏三更箭，錯寶施牀五色文，異物江淮常日進，新聲京洛自天聞。承恩累賜華林宴，歸鎖高談橫海動，未見尺書收草澤，徒誇名字得風雲。此地江湖館鎖鑰，家擅陶朱戶程卓，千箱布帛運輅車，百萬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貨，下令搜宰徧墟落，非爲仇家告并兼，卽稱盜賊通囊橐，望屋遙窺室內藏，算緝似責從前諾。敢信黔婁贖網羅，早着騎頓填溝壑。窟室飛鷹傳箭催，博場戲責橫刀案，縱有名豪解折行，可堪小戶勝狂

藥。將軍沈酒不知止，箕踞當筵任國指，拔劍收收伍伯妻，鳴辭射殺良家子。江表爭猜張敬兒，軍中思縛盧從史。枉破城南十萬家，養士何無一人死，貪財好色英雄事，若輩屠沽何足齒……」

這是一幅如何妙肖的現代軍閥寫真啊！

明朝的家法很嚴，女人很少是干政的，不過在宮闈之中，也不免發生與政治有關的事情。所以吳梅村對於明亡的一般亡國事情，以詩歷歷數之之外，對於宮闈也有所談及，以監發之才華，寫香豔而帶興亡意味的事情，真有前無古人之歎。

在明史上，妃嬪中之最能惹起風波者，則為鄭貴妃與她在神宗生時，有專房之寵，而門戶之禍，亦由她而生，蓋以她既有以己子福王為太子之謀，而光宗崩後，她又有與李監侍聽政垂簾之圖，這是令廷臣深惡痛絕的。到了梅村時代，鄭妃是死了，她的墳墓也被掘了，梅村為詩銀泉山以詠之，且追溯其前事，語云：

「銀泉山下行人稀，青執月落魚燈微，道旁翁仲忽聞語，火入空墳燒寶衣。五陵年少若狐兔，夜穴紅牆縣官捕，玉腕珠襦散草間，云是先朝鄭妃墓。覆雨翻雲四十年，專

房共罄承恩顧，禮數由來母后殊，至尊錯把旁人怒。承直中官侍宴回，血裏銀環不知數。豈有言辭忤大家，蛾眉薄命將身誤。宮人斜睨伯勞帝，聲聲爲向驪姬訴，盡道昭儀殉夜台，萬歲千秋共朝暮。宮車一去不相隨，當時極信南山銅，只今雲母似平生，皓齒明眸向誰妬。選侍陵園亦已荒，移宮事蹟更茫茫，兩朝臺諫孤忠在，一月昭陽舊恨長。說爲是非留信史，却憐恩寵異前王，路人尙說東西李，指點飛花入壤牆。」

鄭妃爲了想她的兒子福王立爲太子，發生張差持挺入宮案，後太子不肯株連請於神宗，始磔張差了案。福王亦於萬歷四十二年就藩洛陽，到有崇禎十四年，爲流寇李自成所殺害，梅村之「洛陽行」一首，就是爲此而作。「骨肉終全異母恩，功名徒付上書人。」「願王保此黃期髮，誰料遭逢黑山賊。」「廷議由來貴佞夫，國恩自是優如意，萬家湯沐啓周京，千騎旌旗給羽林，總爲先朝憐白象，豈知今日誤黃巾」等句，卽前後之敘說。

梅村宮闈的詩，以「永和宮詞」一首爲最有名，日本某文家所編之中國文學史且舉之爲晏眠的代表作。此詩爲詠田貴妃的事情。「君王宵旰無歡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付少晏，梅陳娥衛黜誰頻傳。」以江山爲重的莊烈帝，是不好女色的（陳圓圓他也不要）但是「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憂應至尊，皓齒不呈徵索問，蛾眉欲盛又溫存」莊烈帝終於愛她了，

測了她病了，「從此君王慘不樂，盡台置配風蕭索，」她死了，「苦沒長門有憂婦，花花寒食應相憶。」一個不受美人愛江山的君王，爲了愛憐悼念若此，田貴妃的魔力大極了。「頭白宮娥暗嘆嗟，庸知朝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倉皇，還向官家問永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頭白遺臣之悲，何讓於頭白宮娥呢？

關於吳梅村的史詩，已於上面有所述說。現在，開始說他自己的生命的史詩，以補不足。

名士風流的一句話，就是說明了讀書人應該要有女性的安慰與快樂的，真名士自風流，文人學士的性慾之找求，不但沒有人目之爲壞事，且稱之爲佳話。吳梅村是名士，風流那是必然有的事情。

在明末清初的常兒，名士是比較多。名士要有美人安慰才得快樂，美人也要得名士才能高尚光榮。所以，當時的名士，冒辟疆有一個董小宛，侯朝宗有一個李香君，龔芝麓有一個顧橫波，甚而至於鄙賤如錢謙益，也有一個柳如是。吳梅村呢，未能免俗，當然要有一個了。是的，吳梅村與卞玉京也免了一段因果，然而他倆始終沒有成眷屬，且成了一件恨事。他

倆爲甚麼弄到如此沒有結果的結果，卽梅村自己的詩和文，也說不清，「吾自負之，可奈何？」梅村祇有如此的說罷了。

吳卞相逢於喪亂之中，又同感興亡之恨，（此時之妓女，文學是很好的）在名士美人一句話和當時名士美人的事蹟之催眠和影響下，他倆是很容易愛好。但是自己認爲君親有愧生死無端的吳梅村，已無復人世之歡的。所以他在琴何感舊中雖有「青衫憔悴聊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之句，又有「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驄容易別盧家」之句，甚而至於很慘傷的，在「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詩中，悲吟其「薄命祇應同入道，傷心少婦出蕭關，紫臺一去魂何在，青鳥孤飛信不還」。但爲了悲慘的身世，痛苦的心情，在離亂之中，已不願有名士風流之想了。但是，他倆是很愛好的。在琴河（常熟）彼此避面不見，是恨亦愛，吳梅村自己知道的。「緣知薄倖逢應恨，恰便多情喚却羞。」是他很明白的自供。吳梅村臨死，遺囑要斂以僧服，是家國的情懷，也免不了女兒的心事。就吳梅村對卞玉京關係的自述來看，知道他倆之愛，是在靈的方面，是很值得回味的。

名士之得美人愛，是前代必然之事，我已說過了。吳梅村除了一個卞玉京之外，還有一個虞山羅氏才女。羅登門拜訪，作毛遂的自薦，但吳梅村却之，據說就是以義自持。此是羅

與片言之愛不足以言卜玉京的。此事，吳有無題詩四首紀之。二三兩首，說得很明白：

「到處鶯花畫舫輕，相逢只作看山行，鏡因黛少螺類換，書爲香多蠹不成，魏我白頭無治習，讓卿紅粉有詩名，飛瓊漫道人間識，一夜天風反瑤城。」

「錯認微之共牧之，誤他舉舉與師師，疎狂詩酒隨同伴，細膩風光異昔時，畫裏綠楊堪贈別，曲中紅豆是相思，年華老大心情減，孤負蕭娘數首詩。」

以吳梅村的才筆聲名，就物質方面來說，他個人肯和錢牧齋龔芝麓輩一樣，可以做官，是很沒有問題的。但在精神方面，就不如是，他認定他的存在，是最恥辱與痛苦的。所以他
要抑鬱以死了。

明朝遺老，多唱着「傳得傷心隨去語，每年寒食哭天涯」之句而逃隱深山的。祕密從事反清復明的實在不少。而入新朝爲官，而安富尊榮的，也有很多。被迫者固有，即半推半就，不推而就的，說之不盡。但吳梅村曾被追做官的。但吳始終認食新祿爲可恥，不久便以病爲名而辭，說「此身端合伴漁樵」了。不過新朝是很想要他做官的，而舊友更要他同流合污的。但吳梅村壽龔芝麓則云：「卻思少小經離亂，銅駝荆棘尋常見，側身天地竟何心，過眼

風光有誰羨？」寄當事諸老，則云：「平生蹤迹儘由天，世事浮名總棄捐，不召豈能逃聖代，無官敢即傲高眠，匹夫志在何能奪，君相思深自見憐，記送欽崖詩句好，白衣宜至白衣還。」

莊烈帝崩後，他死不成了，很想幹一下的，但南都之亡國環境，不但不容許有幹的機會，於是他便如陸放翁一樣，有白衣効命永無期之痛。想學張子房椎秦報韓的故志麼？他的聲名大了，所謂「去家容易變名難」，又不能容許他去祕密參加反清復明的工作。所以他很痛心的在悼亡詩中說：「君親有愧吾过我，生死無端事總非。」與友人譚遺事則云：「孤臣流淚青門外，徒使田橫客笑人。」於是，除了歸隱與求仙佛而外，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但此不過一種思想而已，所以他雖然「莫想陰符過黃石」，又想「好將鴻寶駐朱顏」，但人事合他不能這樣子的。他與侯朝宗約歸隱的，但是不能了，他寫了一首「懷古兼吊侯朝宗」以自傷。

「河洛風塵萬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門，氣傾市俠收奇用，策動宮娥報舊恩。多見攝衣稱上客。幾人刎頸送王孫，死生總負侯贏諾，欲滴椒漿淚滿樽。」

中國古來文人消極之路，第一是歸隱，第二是學佛求仙，吳梅村的思想；自當不例外，他負了侯朝宗歸隱之約了，也負了顧雲師出家之約了。那位顧雲師，是很不客氣的，贈吳五

十初度詩落句云：「半百定將前諾踐，敢期對坐聽松聲。」他慚愧極了，強爲一詩以答，有「出世悲時事，忘情念友生，亂離兄弟恨，辜負十年盟」，以說明他不能做和尙的理由。他不但學佛，還要求仙，他的言懷詩云：「苦留蹤迹住塵寰，學道無成且閉關，只爲魯連寧蹈海，誰云介子不焚山，枯桐半死心還直，斷石徑移薛自斑，欲就君平問消息，風波幾得釣船還。」

吳梅村的詩，除了苦于應酬詠物之作而外，都是興亡史蹟的描寫，不管是描寫一人，還是描寫一事，都具有史的價值和意義，此史的價值和意義，經過了吳梅村文學技術之煊染，更覺得有聲有色，所以讀了一部梅村詩集，明史便覺得無味，讀了明史而讀梅村詩集，則其味便無窮了。

他所處的時代和地位，實在是太可憐了。他常常都覺得此生命之存在，受着很重要的威迫，尤其是在宏光南京建都之後。新朝滿清，更不容說了。所以他不能不入都，又不能不急流勇退，勇退之後，又常懼禍從天上來。「人生苦樂皆陳迹，年去年來堪痛惜。」祇有在痛惜中過生活。他的鴛湖曲，是寫吳昌時吏部之榮枯起敗的事蹟。君不見，「白浪滔天一葉危，

收竿還怕轉船遲，世間無限風波苦，輸與江湖釣叟知。『明哲保身，成爲吳梅村生存的法則了。因爲他知道他那胸中之血，流不成什麼江河，心頭的火，燒不起什麼烽煙，爲了個人及家人的生存，他是一個弱者了。』魯連蹈海非求名，鴟夷一舸寧逃生，丈夫淪落有時命，豈復悠悠行路心，』時也如此，命也如此，不能強即弱了。

不過，他是復社之有名人物，以文章氣節標榜於時的，他對於文人喪節於權要者，在『贈陸生』詩有云：『京華浪跡非長計，賣藥求名總遊戲，習俗誰容我棄捐，才名苦受人招致，古來權要嗜奔走，巧佞高賢謝多口，古來貧賤難自持，一餐誤喪平生守。』把權要與文人之相需相托的關係，有一個很痛快的敘述。他對於文人的自處，是有主張的，『好將輕俠藏亡命，恥把文章謁貴游。』這就是吳梅村所期許的文人了。『丈夫肯用他途進，相逢誤喜知姓名，』他以爲讀書的出身，應如此才光榮的，至於鴻都買第歸來的空心人物，在西園論價，以求東觀掄文，那就要令吳梅村氣憤，而明代科舉之弊端，於此可以想見。

詩史吳梅村之詩和史，已如上所述；他的詩之不尋常，所寫的史之不尋常，其價值之所在，似不必你再作如何的恭維，因爲他的詩，在前代文學上，已有定評了。

梅村的詩的文藝價值，於新文化運動之後，在舊文學堆裏，是不會爲人所注意的。紅樓夢可以標點。水滸儒林外史也可以標點。與梅村詩集同一史的意義而不同文藝價值的桃花扇，也有人標點，吳梅村的詩，除了被棄於文壇的老先生們外，青年是沒有注意的。但吳梅村的時代又要重新來臨了。一種家國的仇恨與身心的慌懼，使我冒着落伍之譏，在舊籍把他的詩尋掘了出來。

在從前讀吳梅村之詩，除了文學之咀饜而外，不過略略加上一層興亡的情感之膜而已，而現在，尤其是胡騎已經踏破了江南明月的現在，白山黑水雨茫茫的現在，幾乎錯認了吳梅村是現代的詩人了。吳梅村不是現代的詩人，是當然的，但他在詩中所描寫的情形，真使我驚訝古今之同轍。日本不是在爲滿清重燃其死灰嗎？不是想代滿清之庖以入關嗎？不是有法戰之邊將嗎？不是有死戰之馬占山蘇炳文嗎？在內，不是有李自成張獻宗之新式流寇嗎？不是有醉生夢死宏光式的要人嗎？不是有吳三桂，劉澤清，馬逢知般的軍人嗎？讀了吳梅村詩之後，真有國之將亡之感，吳梅村的詩，是不是亡國之音呢？不過亡朝亡姓之音而已。中國真亡於日本的話，此種亡國之音，只有如吳梅村其在寫在吟，恐非我們的子孫所能知所能見了。

（一九三二年除文復稿）

出路

一
空

夜幕已漸漸地垂下，一片熱烈的討論聲，堂皇的宣誓聲，憤激的叫囂聲，歡呼的贊成聲，……這些在五分鐘以前曾充滿S埠白克路某一個亭子間幾乎要擠破那小房子的同志們的聲音，都已隨着夜幕的脅逼而消失在那清冷的馬路上呼呼吹着的寒風裏；現在，那個小房中，只剩下牠的主人——青年李士剛一個人猶在興奮地坐着。

他約莫有二十五六歲的光景，大的格兒，闊的肩胸，人是生得很魁梧，如果不是他操着一口南腔，便幾乎令人錯認他是一個道地的山東大漢，當電燈射出明亮的白光照出他臉上嵌着那一對濃黑的劍眉和一雙圓滑有光的銳眼的時候，更反映着他於魁梧之中正內蘊着一種非常活動的能力。

他坐着，稍為休息一下後，便急忙地把桌上雜陳的一大堆違禁的報紙刊物，謹慎地整理收藏起來。最後，他收拾到桌上一本他們自己祕密會議的記錄簿時，他那一雙粗大而正在忙碌的手，突無地停止了。

【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第三十六次小組會議】

討論問題：現代中國革命青年的出路。

主席：組長李士剛同志

.....」

他看見紀錄簿上關於今天的會議部分很清楚的記錄着。

「是的，」他馬上自己在對自己說，「今天的印象很好！」

點上一枝金鼠牌香煙，他慢慢地坐下椅子，在興奮地回溯剛才同志們第三十六次小組會議的情形：——

——當他以主席的地位首先發表意見的時候，哼，這篇意見真是一篇偉大的熱烈的理論。他滔滔不絕的演說着，最後結論到：「同志們，我們除開努力反抗外，沒有出路！」而同時砰的一聲很起勁地把桌子一拍的時候，同志們都不禁歡呼的贊成和吶喊起來，有些更熱烈地往下補充，有些更激憤的搶着吡咩，有些更舉起右手站起來嚴肅的宣誓，還有些則連自己目前生活的苦況和內心的煩悶也喃喃地當他做耶穌教主一般地向他伸訴，……呵，他這篇偉大的熱烈的理論，實在已經取得同志們充分的信服，欽佩，和擁護。……

他想到這裏，不禁歡慰得從椅子上躍起來，在他泛着微笑的口邊，把紙烟一枝一枝不斷

地狂駁，舞蹈一般地在亭子間裏踱來踱去，在明亮的電燈的白光中，他那對濃墨的劍眉，一動一動地在飛躍，尤其是他那雙銳眼，烏溜溜地發出光輝，表示他正蘊藏着無窮無盡的希望，那一縷縷紙煙的白煙，象徵着他無窮希望正在慢慢的升起，升起。

「然而，」突然地，他這時却想起一件不大高興的事，暫時停止他興奮的脚步，「然而王強那個小東西真有點討厭，地偏偏以一種很尷尬的意味，單獨的起來補充，說什麼：『同志們，是的，我們除開努力反抗以外，沒有出路；可是，同志們，這出路是爲着社會國家，爲着勞苦的大家而反抗呵，並不是爲着我們自己……』，同時，也學他一樣碎的把桌子拍了一下，吹，這小東西真討厭，討厭……」

「還好，」他接着又自己安慰自己，「那小東西不過只是一個人而已，總不至影響到全體同志們對我一致的精神，你看剛才散會的時候，他們——除開那小東西——還不是仍舊親熱的向我表示充分的信仰和擁護嗎？……哼！那個睬他——王強？……」

於此，他毫無牽掛了，仍舊圓放他興奮的脚步踱來踱去，濃黑的眉，銳利的眼，仍舊在燈光中飛躍，發光，無窮的希望，仍舊在紙煙的白霧中：一團圓地升起，升起……

可是，突然間，一種可怕的恐怖襲擊到他的身上，他覺得一陣空虛。接着又是一陣焦急

，興奮的脚步呆呆的停止了，飛躍的眉毛緊緊地皺下了，發光的眼睛，遲遲地灰黯了；無窮的希望，也隨着紙煙的白霧，一絲絲地漸漸由升起而消滅了。

他像一個兇惡的搜查者一般，一陣捲風似的急忙細細地在他衣袋裏，箱籠裏，床頭，桌子的抽屜，甚至那偏僻而黑暗的壁角，一一的搜查，盡力的搜查，一遍，兩遍，三遍，……可是，結果却是一無所獲。

「呵，只有幾個銅板，明天又沒有錢買米了！」他手插在衣袋，心裏突突的戰慄着。

他又像一個偵探一樣，以他那銳利的眼睛，炯炯地視察着，思考着，希望發現一件可以典當的東西。可是，在這小小的亭子間裏，除開一個破藤箱裝着笨重的舊書，一件已經褪黃色的三年前的呢帽，一床骯髒僵硬的被蓋，一雙躺在床底下正在張開洞口喘着氣的破皮鞋而外，已沒有什麼好當的東西了。

「唉！……」他深深地從胸膛的深處吐出一口長氣。

「把大衣當去吧，還可當出一塊錢，……」最後，他於無辦法中想出一件東西來了，他馬上把他正在穿在身上的一件已經脫了絨的煙黃色的大衣，毅然的脫下。然而，冬夜的寒風，這時忽陣陣地從窗外撲到他的身上，遠遠地還聽到大葉颯颯的聲音，他覺得一陣冷，冷得身

子都不禁的發抖起來，於此乎，他又躊躇了。

「唉——」他又嘆出一口長氣，隨後便一陣心酸，眼淚汪汪地充滿着他剛才炯炯發光盡
藏著無窮希望的眼睛。

「唉，窮，窮！——」

他開始起著無限的煩惱了。

他煩惱什麼呢？

——還是爲着那個出路問題！

x

x

x

x

兩年以前的青年李士剛，他的生活沒有現在這樣的煩惱，他在N地x黨部裏充當幹事，每月拿着二百塊錢的薪水，度着一種很舒適的生活，他的心中充滿無限的人生的幸福，他的眼前浮現着無限的光明的希望，「這世界是多麼快樂，多麼美滿呵！」他時常這樣的讚美說。

然而，不久，一個革命的狂潮捲他入一個轉變的時代，他們具體的政治鬭爭來了，他毅然地簽名反對那非法的x代表大會，他那魁梧的身體，開始每日的在N城各處活動，以他

那對濃黑的劍眉和一雙炯炯發光的銳眼，表示他十二分反抗的決心，他到處去聯絡同志，領導同志，一致起來反抗，這正是N城鬧得滿城風雨的時代。

「同志们，勇敢地一致起來反抗這非法的代表大會，努力地起來一致反抗獨裁的政治，為中國革命打開一條出路，為民衆打開一條出路，為三民主義打開一條出路」這是當時同志们公推起草的一篇鬪爭的宣言中最熱烈的末後的一段。

鬥爭的結果，他們是失敗了，於此，他以前舒適的生活便宣告了死刑，他被××黨都開除了，而且又被N地當局嚴厲的通緝，

於此，他便不得不離開N地，在S埠，開始度他飄零的生活。

雖然是這樣，但他們對濃黑的劍眉，依舊在飄零中活躍，那雙炯炯的銳眼，依舊在流亡中發光，人生的幸福並沒有因此而在他的心中消失，光明的希望並沒有因此而在他的眼前幻滅，「最後的勝利終歸我們，我們終會有出路的！」他還在興奮地憧憬着期待着。

果然，隔不了一個月的光景，跟着他們政治的鬪爭來的，便是他們武裝同志的軍事鬪爭。有名的C軍，他們唯一的軍事集團，首先發動，一路由H省而打到K省，勝利的消息，一天緊似一天，「反抗呵，同志们，努力反抗！」他焦灼地期待着，熱烈地祈禱着。「已經打

「什麼地方？已經打到什麼地方？」他每天起碼有十次以上頻頻地向幹部細細地探聽他們軍事反抗的消息。

——C軍已打到K城的近郊。……

一個探來的確息，幾乎把他喜得要跳躍起來，當他一天晚上悄悄地由幹部回來的時候。

「看呵！最後的勝利終歸我們……」他不禁欲呼起來了。

於此，他急急地治理行裝，期待着，期待着，把不得日子快一點過去，預備那最後的消息：「C軍已於×日完全佔領K城」的消息一到。他馬上即搭輪飛渡回他的故鄉K省去。

「回到故鄉，G州十三縣的政治黨務，都可以給我一手主持，同志們都不是正在一致的擁護我信仰我嗎？S先生看見我有這許多羣衆，都不是一定信任我的力量嗎？……哼，一切都不成問題！回去，回去，回去！只要那最後的消息一到。……」他美滿的幻想着，一片光明的無窮希望，電影般地在他的眼前一幕一幕地浮現。

最後的消息到了：

——C軍在K城近郊被敵反攻，大敗，刻正在節節潰退中，

這個適得其反的最後消息，好像晴天一個霹靂，幾乎打得他痛絕昏厥，又好像一盆冰冷

的水從他的頂上突然的倒下，使他從頭一直冷到腳底。

他仍舊地在S埠飄零着。

然而，已經幻滅的影子，不久又來重現在他的眼前，C軍在K省剛剛完全失敗後，P省那方面大規模的軍事反抗行動又在由醞釀而發動了。

中間雖然經過一個很令人不耐煩的悠久時間，但P省一帶大規模的軍事反抗行動，醞釀一個月以後，終爆發了，一天天的在激烈的打着，由河之南一路打到江之北，勝利的消息，和C軍打K省一樣，很迅速地傳播着；「呵，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反抗呵！勇敢的同志們，繼續努力！」他在亭子間裏，重新熱烈的祈禱，焦灼的期待，「新政府已經成立了未？新政府已經成立了未？」他每天又起碼有二十次以上頻頻的向幹部細細地探聽他們政治建設的消息。

幹部又傳出一個可喜的消息了：

——新政府已於×日成立！

「不在這時求出路，更待何時？到那邊，起碼總有……」他這回緊緊地抓住他美滿的幻覺，慌忙他即於當天趕到P地去。

不幸，他到P地剛剛只一星期，一切還在期待中的時候，新政府突然宣告解散，大規模的軍事反抗行動，已被擊潰了，前後都受了可怖的脅迫。

他悵然地又不得不回來S埠白克路的亭子間裏，每况愈下地度着他飄零的生活。

經過這樣長久多磨的飄零生活，他身邊的錢老早已花完，衣物也老早的當完，幹部中談不到生活的接濟，雖然幹部的人物仍在住着洋房，同志方面也借得精光，家庭更沒有接濟，這實在是一個不堪設想的日子；雖然他在S埠仍舊主持着他們的小組會議，繼續他們的革命，一羣在他領導下的同志也仍舊的信仰他擁護他，尤其是那天第三十六次小組會議討論關於革命青年的出路問題時，所得的印象更好，然而，他同時却看見目前同志們軍事反抗已一敗再敗，將無復再起的日子，漸漸地由幻想的天堂跌下現實的地獄時，他眼前只有一陣無涯的空虛，同時，窮，窮……的恐怖又從他的背後襲擊在他的身上，給他一個腹背受傷，異常狼狽。

——唉，沒有出路！

他於此乎便煩惱起來。

x

x

x

x

青年李士剛的煩惱是無論如何不會恆久繼續着的，而且想繼續也不可能，他終要求一個解決煩惱之道，何況一種無涯的空虛正在一天緊似一天的在面前咬噬他，一種緊張的恐怖在背後正襲擊他，他更想無論如何要求一條出路。

於此，當民國十九年已經過去，民國二十年的春天來到的時候，N城又有青年李士剛那個魁梧的影子在活動了。縱然是舊地重臨，多少總有些今昔之感，但是出路問題要緊，他還是拋開一切的感慨，由那死氣沉沉的S埠趕到充滿着無窮希望的N城來活動，活動。

他活動些什麼呢？

他是和兩年以前一樣，在熱烈地起草宣言，聯絡同志，領導羣衆一致起來反抗嗎？

或者，他是奉命來做祕密的反抗工作，繼續他爲偉大的主張而奮鬥的行動嗎？……

或者，他是來偵察他政治敵人的形勢嗎？……

這些，在他，這時都成爲一個模糊的夢。

他正在向N地的××院尋求一個機會，××院的院長以前會和他們會發生過一度政治上的關係，院裏有一位趙處長是院長的親信，以前會認識過他，比較和他接近得多，而且××院是新成立，各種人才正在羅致中，機會是很好，不過要有一個聽見趙處長的更進一步的表

示。

於此，他便對N城各小同志說，要繼續地努力反抗，目前正想辦一件秘密的刊物，以資宣傳，望同志们大家籌出五十塊錢做出版費。素來信仰他而在他的領導下的同志们聽了他熱誠的計劃後，居然於數日間湊出五十塊錢，一個也不少。

他拿了這五十塊錢，便去做他具體的工作了。當天晚上，即請××院趙處長到N城世界飯店吃酒去。

他在酒筵前，極殷勤地招待趙處長，那種馴良得像綿羊一樣的殷勤態度，博得趙處長很大的歡心，何況他們以前又是老朋友？酒半，李士剛便提出他的請求，說什麼不揣驕矜，願為處長一效馳驅，為黨國努力，如蒙不棄，則三生感激，……而且，目前實在，實在沒有出路……等語；殷勤，捧拍，哀懇……種種周到，居然已蒙趙處長滿口答應，說一定和他在××院找一件職務，一道兒為黨國服務。趙處長的答應，又實在，又客氣。呵，不料這五十塊錢的功効，竟得到這樣好的結果，付欣喜得幾乎在趙處長的跟前就叩起頭來。酒散後，他為表示更誠懇起見，又恭陪着趙處長回公館去。

他和趙處長的包車正跑到中山馬路時，遠遠地他一眼便看見一個穿着襤褸的學生裝的年

出

路

輕的青年，在他的左方迎面走來。他認得，這個襤褸的青年，就是在S埠第三十六次小組會議上，當他演說過「同志們，除開反抗外，沒有出路」後，獨自起來以一種討厭的意味補充說：「是的，除開反抗外沒有出路！可是，同志們，這出路是爲着社會國家，爲着勞苦大眾而反抗呵，並不是爲着自己！」的小東西王強同志。

——哦，李同志！

當士剛的車子正跑近那個襤褸裝束的青年時，他聽到那青年一聲親熱中而有點帶嚴厲的招呼聲。

士剛寂然，心頭上起一陣恐怖。

——李同志！……

那青年又叫了一聲。

士剛馬上把頭向右邊閃避，兩部包車飛一般的走過去。只有王強那小東西仍在走他的路。

雖然，天下事不如意的有十之八九，如意的只有十之一二，可是，這十之一二，却恰恰落在青年李士剛的身上。果然一個星期過後，他已在××院充任祕書，月薪和兩年前在××

黨部一樣，二百塊大洋。

充任××院秘書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青年李士剛又找到一個很摩登的愛人，卿卿我我，噴影衣香，居然雙宿雙棲於六朝金朝的N地。

「好呀！這才有出路了！」煩惱已在青年李士剛的心中消失，他好像已卸下心中一塊灰色的石頭，無限的人生幸福重新充滿他的心中，無限的光明希望重新浮躍在他的眼前，他的臉上時常泛着欣舞的微笑，那時久已縹下的劍眉，重新飛舞了，那雙灑灑地銳眼，重新發光了。

x

x

x

x

這是一個快活的暮春三月的早晨，青年李士剛和他的愛人吳淑貞在N城一間華貴的飯店裏，正度着一種甜蜜的生活。點蕩的春風從有色的玻璃窗外吹得令人薰醉，明媚的春光，跳舞在富麗的房間，青年李士剛在他的愛人的懷中，悠悠地在賞玩着桌上瓶中一朵鮮紅香馥的桃花，這朵桃花是昨天他的愛人由第一公園裏親手摘下來的。

「春天是多麼快樂呵！」他讚美說。

「春天是多麼美麗呵！」他的愛人也讚美說。

兩個人正預備來一個甜蜜的長吻的時候，茶房忽敲開門送進一份當日的中央日報。

李士剛坐在愛人的懷裏，從容地展開報紙，出乎意外的，報紙第一版上便有一個新聞的標題，箭一樣地突寫入他的眼裏：

反動份子王強被捕

陰謀破壞政府煽動罷工

搜出秘密會議紀錄多種

——完——

民國二十年春寫於南京。

世界文壇消息

蘇聯今年銷路最廣之小說

喬洛夫 (Grunov) 之描寫資本主義戰爭慘禍的「戰爭」，與塞廷 (Shayev) 以列寧發電所大建設事業為題材之「中央水力發電所」，為今年蘇聯銷售最多之小說。(芷)

阿非利加之文藝獎金的獲得者

最近北非新聞社懸賞徵集描寫非洲之文藝作品，當選者為戰爭小說「這是他們的血」的作者恩鳩蘭 (R. Erenland)，獎金二千五百法郎。(芷)

戰後法德文壇新人

格林 (E. Grell) 與弗蘭克 (J. Frank) 是以明析之客觀的描寫與精密之意識的剖析聞名於戰後法德文壇的作家，前者的代表作有「泡浪」，「幽暗的旅路」；後者有「資產階級

「卜爾與安娜」及「被殺了的馬義爾先生」。他們兩人，一則略有藝術派的氣味，一則近於普羅小說家。（芷）

詩人歐本汗逝世

美國著名詩人歐本汗（Ezra Pound）氏，遺下他最有力的詩作『Song For the New Age』而逝世了。他的作品，多富於自由之精神，洋溢著對於因襲之反抗與追求「真」「美」之熱情。年來似潛心於精神分析之研究，『Behind Your Front』即關於這方面之著作（芷）

「戰國時代」之英出版界

近來英國書業經營家之競爭，頗為激烈，僅就今年上半年而論，新設之書店亦達九十餘家之多，人稱為英國出版界之「戰國時代」（芷）

安得生之新作

安得生（S. Anderson）之新作『Beyond Desire』已出版。是書為氏所作小說中最能吸

引讀者之作，聞自出版以來，坊間每苦供不應求云。（芷）

熱河的故事

這是一部關於中國風景的作品，很有文藝的價值。因為牠是瑞典國著名的文學家兼遊歷家海定司文（Sven Heden）所著的。他有一部份作品很受歡迎，因為牠們都是敘寫探險的故事。很能夠引起讀者們的興趣。而他對於文學很有根底，所以他的作品都帶有這些風味，「熱河的故事」是描寫以前清宮的避暑的情形和熱河的宮殿的偉大建築的。書裏並附印有許多熱河地方的照片，這是一部很好的描寫中國的外國書。（鑑平）

「午時的音樂」(Music at Noon)

這是牛津大學新出版的詩集，張伯氏（Sir E. Chambers）所編輯的。他收集了許多英國十六世紀時候的詩人作品。都是新發現而沒有發表過的。所以這是很有價值的，像奧克司福特（Oxford）的六行詩便是一例——

我是滿足一切，倘然我是一個帝王；

我怎樣能夠匿藏起我的錯誤和失望；

除非我是死了，一切都可以遺忘，

沒有恐懼，沒有憂愁，沒有留戀，沒有希望。

王位，茅屋或者墳墓，

到是一個疑感的選擇。

此外還有很多詩，都值得我們去一讀的。（鑑平）

巴黎的戲劇博物院

巴黎現在有一座很大的戲劇博物院，牠的裝飾非常的美觀，院裏所搜羅關於戲劇的藝術作品很豐富，完備，世界各國的新舊戲劇的作品和圖像都搜羅在裏面。院裏天天看得到很多的作家，戲曲家，學者，及佈景者在那裏研神參考，圖書室裏大約有一萬部劇本，很多演員的照片，還有三萬卷的劇本說明書，六萬張劇片，統計大約幾十萬關於戲劇的圖書，還有六萬套演員的衣服，古代的近代的都有，這是世界上最完備的戲劇博物院。（鑑平）

〔勃呂丘太子的回憶錄〕 *Memoirs of Blucher*

歐戰之後各國都覺悟到戰爭的恐怖，而所得着的結果都是拖欠了大批的戰債。這一本新近出版的「勃呂丘太子的回憶錄」是一個親身臨陣作戰的德國軍官署司頓少校（Major Hunsdon）所寫的。他雖然沒有在文壇上著名，而他以經驗上的體會來敘述戰爭的惡魔，並且從側面去闡明和平的真義，最後他在書底結論裏說，「歐洲能否有永久的和平，在乎英德兩國之肯否誠意合作。」那本書雖然帶些政治的思想，但終不失為小說的體裁。敘述勃呂丘太子底雄心，企圖，參戰以後是反悔，覺悟，憤慨。（鑑平）

蕭伯南將來華

英國著名社會主義著作家蕭伯南氏（Bernard Shaw）近來老興勃發，作環繞全球之遊，對於他的生平及著作諒讀者亦知道不少，無須再贅。以前他亦曾到過蘇俄去遊歷，遊罷回到倫敦後，他就著作一本書，敘述遊歷蘇俄的印象。裏面有不少的地方贊美蘇俄，所以在輿論界裏激起很大的影響。因為他是英國現代作家的權威者。他在這一次的遊程裏是先到伯力司頓，印度，暹羅，中國，日本（因為他對於遠東的情形很是隔膜，尤其是中國），就後再到美國，我們在此歡迎這位老著作家的到來。（鑑平）

托羅斯基的命運

因政見不同而被蘇俄政府所逐放在外的托羅斯基 (Torosky)，悲慘地過着流浪的生活，歐洲各國都是懷着恐懼心對他，似乎是他一到境內就要有莫大的恐怖降臨的樣子。雖然他現在流浪在捷克的京城，但是政府裏的驅逐令早經通知了他，請他另覓安身之處。(因為這樁事是捷克政府和蘇俄政府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結果。) 他就要過再次的流浪生活了。他想到西班牙政府疏通在馬德里 (Madrid) 居住，並且聲明着不問政治從事於文學的著作，因為他是很有文學的天才和著作的經驗。但是不知道這件事能夠得到西政府的允許否，此刻尙是問題。(鑑平)

安斯脫的新作

安斯脫 (Otto Ernst) 是奧京維也納的著名作家。他的著作頗為豐富。最近他埋頭在寫一部更宏大的作品，書名是「無冠的帝王」(The Dethroned Monarchs) 這一部作品是以歷史為背景，實地去描寫歐洲一班既經推翻了帝王——威廉第二，亞爾方朔王等——的。他們一切在宮裏享受着天堂的生活和專制暴行去魚肉人民的行為敘述無遺，尤其是對於威廉第二的野心格外描寫得真切，這部書大約不久可以出版。(鑑平)

政治之路與文藝之路

李敏生

我現在毫不遲疑的決定，要由政治之路，跑到文藝之路來，換明白一點說，就是要擺脫了政治關係，還我社會面目。

革命之潮高漲，我當然不能迴避，要捲入政治旋渦去。革命之潮低落，我也不必留戀，要走向社會的沙漠來，願意以我駱駝般的靈魂，在社會的沙漠裏，重新找尋我理想的綠洲，以充實我的生活，表現我的人生。

所謂擺脫政治關係，就是拋棄了政治團的意識和使命。我之所以要如此，自有我自己的理由，此理由之所以為理由，自有其因果關係之存在。所謂因，不過是我的副理由，而果，才是我的正理由呢。副理由之所在，不客氣的說，是對政治現狀的不滿。對政治現狀之不滿，不祇是我個人為然，而是很普遍的情形，並不是什麼難言之隱。不過，我是參加過所謂革命及政治團體的人，說了起來，恐怕被人誤會為施存統「悲痛的自白」及周佛海「逃出了赤都的武漢」那一套玩意兒，或者是此屋招租招頂的租頂政策。更或者是一種牢騷與報復及失意與無聊的舉動。所以，祇有以不說不願說了之。真要說的話，祇有「我不願加重我靈魂的

擔負的一句。

我的真理由，就是要做社會人的事業，不應具有政治人的資格。換句話說，就是要對社會人的專業負責任，不能同時對什麼政治團體負責任，幹那些欺天欺人的勾當。我現在所走的，是文藝之路，走文藝之路的人，不能以政治團體的鯁鯁使命做行李的。所以，我要擺脫政治關係，即政治團體關係，在文藝的王國裏，忠實的履行其國民的義務。

我對於文藝的認識，自始至終都認定牠自有牠的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有牠的特殊的領域，不是旁的什麼東西所能代替和冒充的。在目前我國文壇，是有人主張文藝要政治化，甚而至於黨派化，以文藝為政治宣傳及鬥爭武器的。但我不贊成這個。我承認文藝離不了若干的政治關係，但我也承認文藝離不了若干哲學科學等的關係。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不過等於哲學科學等的關係而已。文藝不是政治，和文藝之不是哲學科學等是一個很容易明瞭的常識。至若以文藝為政治團體的宣傳工具及鬥爭武器，那是我所不贊成的。我之所以在走文藝之路的時候，要擺脫了政治的關係，就是這道理。

所以，我在走文藝之路的開始，應該要對道德負責，作一個鄭重的聲明。我祇有對我所從事的文化負責，對我的人生負責，絕不對任何政治團體的使令來負責。決不會拿政治團體

的殘尸，來做文藝的神像。

於此，我再接着說一說革命與文藝的意見。

偉大的文藝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他們是上帝的驕子，對於人類的幸福，是很負責任的。前者，是以他們的真摯的情感與光明的理想，啓發人類走其還未有走的幸福的前途；後者，是以他們崇高的人格及有見解的行動，領導人類走其還未有走的幸福的前途。他們對人生的使命及其對未來的憧憬，是相同的。但是，他們生命力的表現，是不相同的。所以，文藝家之對革命之同情，文藝家之對革命的義務，他們是毫無成見的在賜予，毫無作用的在貢獻着。所以文藝家也不一定要做革命家，但也可以做革命家。即革命家有文藝的天才和餘暇的時期要做文藝家的時候，無論什麼人和什麼物都不能阻礙的。所以，我對於任何政治團體的革命朋友之努力於文藝運動，不但不加以反對，而且要予以同情。不過，個人人生的使命和人類幸福的憧憬，是不能忘掉的。不能將文藝的標準弄歪，將文藝拉入政治團體的狹道去。我不必本着隱士的觀念，認政治是醜惡之物，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政治團體所具的矛盾，是不能否認的。所以，從事於文藝的人們，應該運用其智慧與情感，為遠大的設想，毫無畛域的為多數人的幸福而努力，不應利用革命的口號，在某種政治團體製就的宣傳大綱下，對

文藝不負責任的，（即對人類多數不負責任的）在幹那機械無味的宣傳員的工作。若果如此，所謂文藝並不是文藝，也不是革命。祇是某個政治團體宣傳員的宣傳。

我個人之所以跑向文藝之路，已經說過，是充實我的生活，表現我的人生，不但不敢作什麼偉大文藝家的痴夢，並且沒有做普通文藝家的野心。不過，我的能力如果許可的話，甚願在文藝上盡些人類的義務，希圖對革命有若干的幫助。革命是多方面的，其任務當不是文藝方面所能完成，這是我站在革命立場對文藝的見解是如此，站在文藝立場對革命的見解也如此。於是，我便抱着這個見解，由政治之路，跑到文藝之路，在政治之路已不通的現在，祇有此路可通，因為革命之神提示着我，在最近的將來，中國革命的福地之四圍，沒有和政治之路相連接了。

編後的話

(編者)

新學創刊號，終於在我們文藝見解相同的一羣辛苦經營之後，和世人相見了。

關於我們文藝的主張和見解，饒生的『新的壁壘』及榮楨的『文學派別之產生及其對壘』兩文中，已經說過。而饒生的『政治之路與文藝之路』，雖是說他自己的話，對於我們的主張和見解，也可以作相當的補充。而天狼之『一九三二年中國文藝的回顧』，於補充我們的主張和見解之餘，作了一個老實的清算。至於我們的主張和見解對與不對呢？在我們，當然認爲對才說的。但我們是懇切的希望主張與見解相同或不相同的文藝家來參與指教。此壁壘的建立的工作，雖然由我們的一羣在擔任，而所有的權利，則有一般的公衆所享得。此壁壘，祇是文藝的壁壘，沒有什麼政治團體在支配，祇有歡迎參加，絕不拒絕入夥。

此期的稿件，因爲來得太匆促了，來稿可不說，即我們一羣中的稿，我們認爲不滿意的，是非常之多。祇有希望文藝界朋友及閱者諸君之指導，以得努力改進而已。

創作，有對革命與人生有必然的見解的『灰色牛』，有對革命與戀愛有不同的見解的『申訴』，有對所謂革命的暴露的『出路』與『蠶子』，是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

儀生的「詩史吳梅村」，很有時代和文藝的意義，諒閱者不至於作開倒車之譏罷。
下期的稿，在寫集中，真抱歉，未能爲之預告，這不能不請求原諒了。